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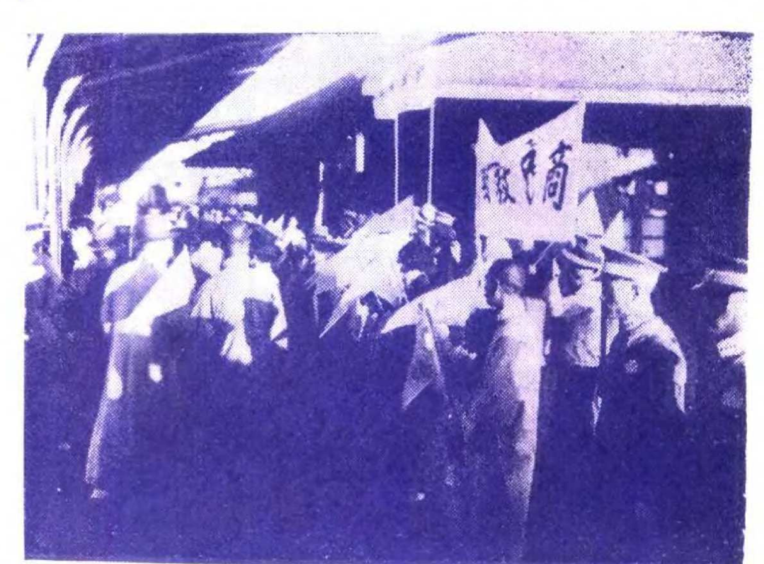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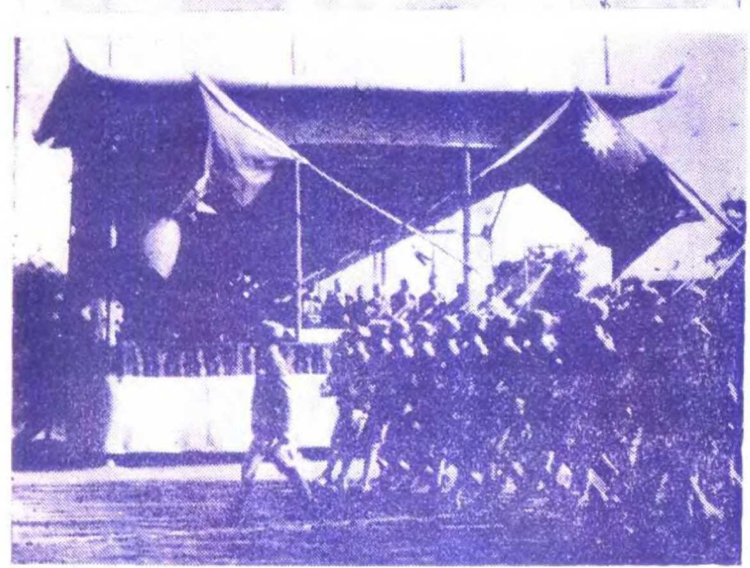
歡迎比專使

比專使祥生奉新王理阿博三世命，來華報聘，五日蒞津，圖中【右上】爲東站歡迎盛況，【左上】爲比使與于主席學忠（左）及津市長王韜（右）等合影，【中】在公共體育場檢閱第五十一軍，【下】參觀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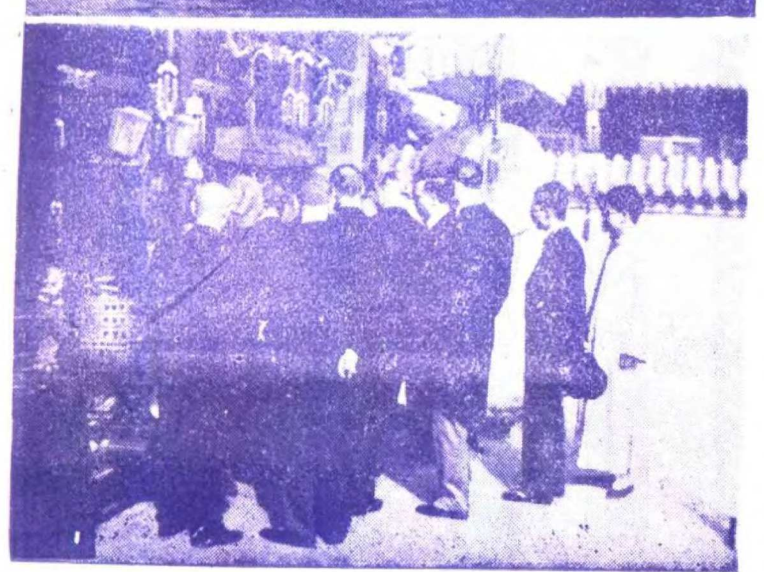
—李子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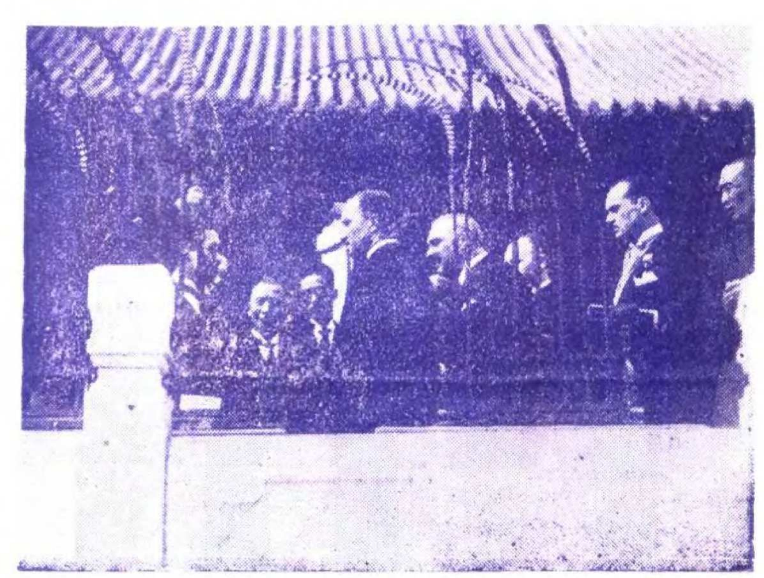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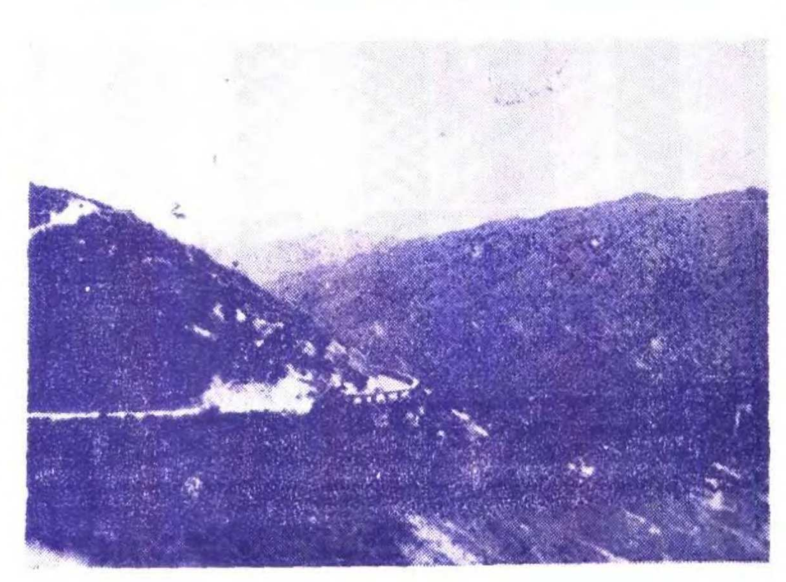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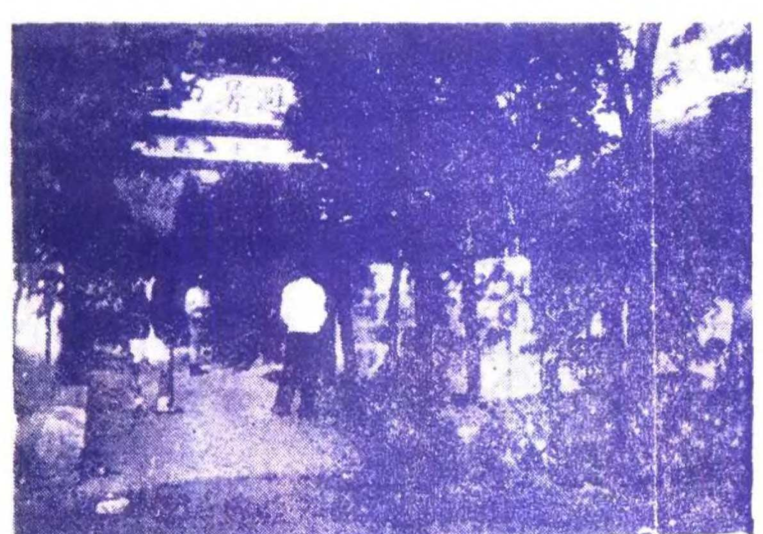
雞公勝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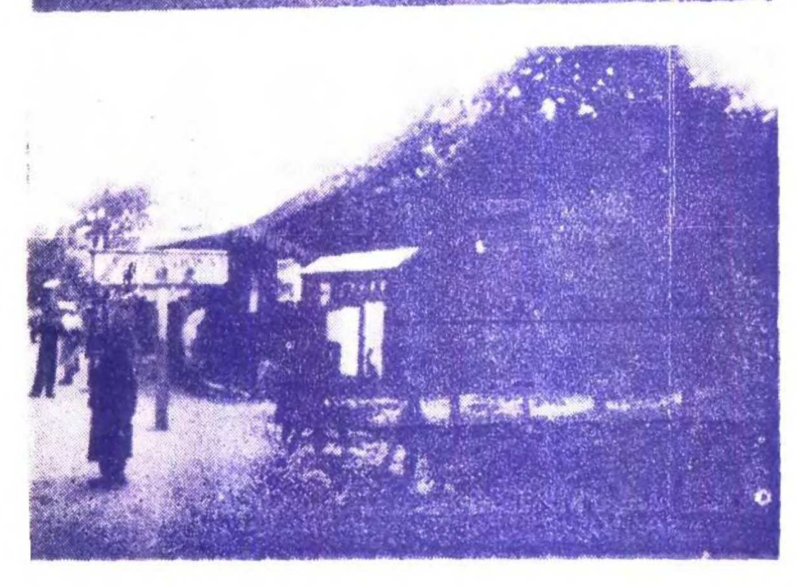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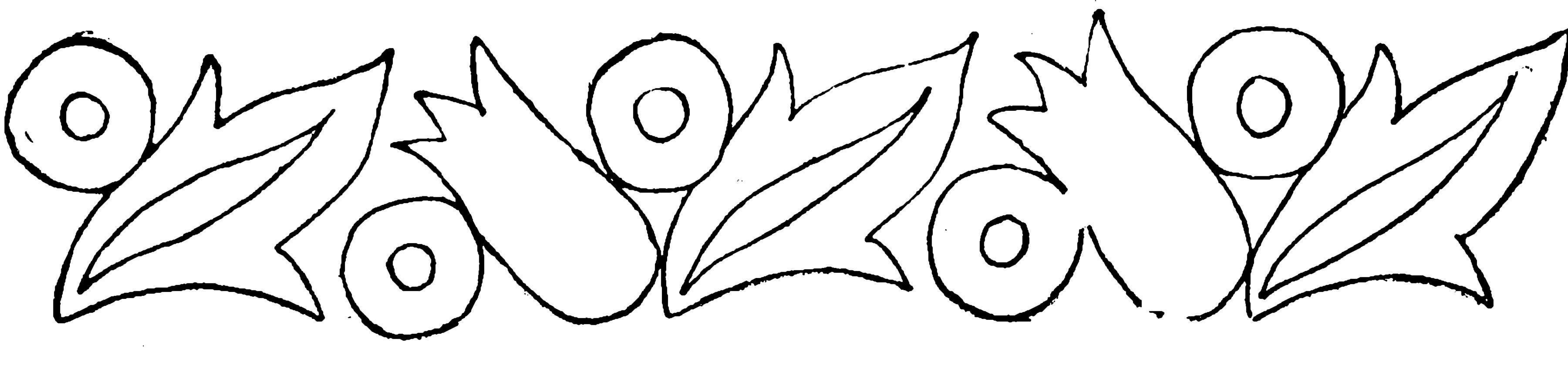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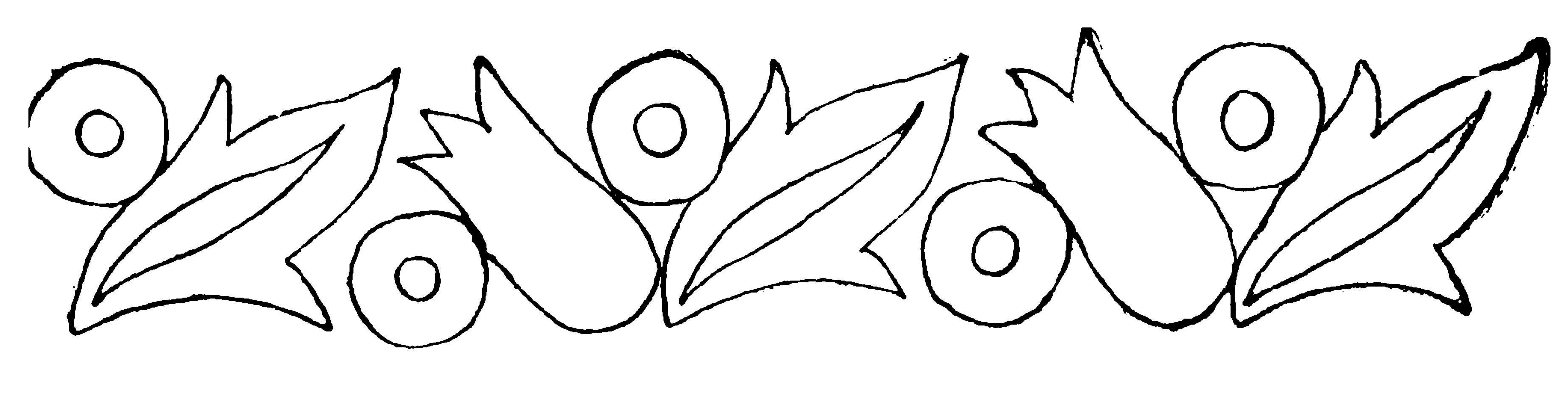
雞公山爲豫南避暑名勝，距漢口七百餘公里，圖中（右上）爲半山俯瞰風景，（右下）縈廻之邱壑，（左上）山下之新店車站，（左中）平漢造林場，通避暑山莊，昔爲吳子玉別墅（左下）武勝關車站。

——趙南煌君攝贈——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六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一周簡評

贛閩桂川的軍事

本週內人們最注意的問題，還是剿匪軍事的形勢。

現在所知道的，江西軍事，入了最後階段。蔣委員長對大公報牯嶺特派員有一段詳細談話，這是軍事當局直接的聲明，江西形勢，觀此可以瞭然。福建呢？這幾天沒有甚麼新的形勢。

此外可注目之點有二。（一）蕭克一股，竟然由湘邊竄入廣西。廣西對贛，本來說出兵合剿，其實始終宣傳多於事實。直到最近，蕭克由湘南竄近桂邊，纔有周覃兩師出動。現在呢？周覃正向全縣灌縣推進，蕭克却已越過興安轉出彼等的背後。湘桂軍合剿追擊的電訊，這幾天很多，眞相還弄不清楚。（二）四川自劉湘聲明辭職以後，人們忙於挽劉，大有不暇問匪之勢。這幾天，又轉到調和擁神派與反神派的問題，即擁護「劉神仙從雲」派軍人與反劉從雲派軍人的問題，此點不解決，劉湘不能復職，劉湘不復職，說不到如何剿匪。好在匪也疲敝萬分，沒有乘隙謀利的力量，這是四川目前惟一可以樂觀的理由。

賑務會議

財政部將於日內召集實業部賑委會等各機關代表，商討救濟各省水旱災辦法，現在並已決定：由中央辦理急賑，由各省各自辦理工賑，這眞是災民的福音。

不過，災民所需要的，是切實的賑濟，不是會議或決議的空文。就拿近事來說，政府爲了救濟各省旱災，抑平米價，決議設立糧食運銷局，迄今已經一個多月了，但是這個運銷局究竟幾時成立？倘使再經若干時日，慢慢地組織起來，尙有什麼意義？所以希望今番的賑務會議，在決議了辦法以後，總得有些實惠及民的動作！

黃郛到滬

北平政整會自從黃委員長南下以後，在過去幾個月中，除掉關於戰區善後問題，經北寧路局長殷同在大連與日方代表一度商談外，對內對外一切政務，似乎都沒有推動。

黃委員長曾經說過：挽救華北，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黃氏最近在牯嶺與蔣委員長迭次會談，現已到滬，我們盼望他赴京訪晤汪院長後迅速北來。因爲戰區的善後，應該

起辦！地方的努力，也應該開始！

日本驅逐華僑

日本此次驅逐華僑，究有什麼理由，現在還不明白，所可知者，事前雖經蔣公使訪晤廣田交涉，未生效力而已。

我們相信：華僑情形雖然複雜，但其中絕對沒有為非作歹販毒擾亂的人，他們唯一的罪名，或者便是在惡劣的經濟情況之下掙扎謀生。然而他們竟被逐回了，這是我們受了巨創後的一個新創痕。日本大概怕我們忘却九一八以來的恥辱罷，所以剛剛在今年九一八紀念以前，給我們一些新刺激的資料。

日俄局勢

本週哈瓦斯社傳出一個極引人注意的消息，講駐俄日大使太田曾於上月三十一日和本月三日兩次往訪蘇俄外次斯托莫湼科夫，非正式談及解決俄滿邊界爭執的辦法。續據五日路透社東京電，講日外務省已正式否認此訊。這消息的正確性，究竟如何，我們不難留待時間證明。現在單就撤兵提議一層講，這本是已往日本占便宜的拿手好戲。試看日本從前侵吞朝鮮的時候，不是提議過清日共同撤兵嗎？歷史昭示我們的結果是什麼？不過當時的情形，還是建議兩國撤回駐在第三國的軍隊。如果哈瓦斯的消息可靠，那末這次日本的撤兵建議却又進一步了。日本這次期待蘇俄撤退本國境內的駐軍，而以她撤退非法駐在第三國領土的軍隊做代價了。以前日本之所以得逞，因為相手方是一個委靡不振，毫無戰意的清廷，如今她用這手段去對付積極備戰的蘇聯，這套舊把戲果然能耍得靈？

從某方面觀察，這傳聞中的提議，果如法報的觀察，「敏活異常」。但是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九一八」以來，日本的國格，已經一落千丈，這種狡猾手段，惟有加重世人厭惡的反感，有何「敏活」可言？

按實在說起來，這倒很像童話當中，野獸想吃小螃蟹，誑牠把門打開的故事了，蘇俄之熊，智識程度竟會低到像小螃蟹一般？

據此推論，我們想必日本是不會這般單簡和蠢笨的，我們以為路透電的否認，是可以相信了。

蘇聯入盟

蘇聯入盟於世界大局有很重大的影響。她已經獲得大多數國家的贊同和擁護，二三國家因為政治甚或信仰的原因，

而加以反對，那是很無聊的。

假設蘇聯入盟，沒有枝節問題，我們所關心的，毋寧是下列幾個問題：國聯果真能夠因此復活？和蘇聯先天處於敵對形勢的某大國聯會員國，能否因此改善她的對俄政策？蘇聯此舉，確能為穩定遠東和平的一種因素？

蘇聯入盟的真正價值，當以上列幾個問題，做估定的標準。

希忒拉的轉向

政治家在朝和在野的態度，不能一樣。在野的政治家儘管喊革命，一旦在朝，就要講究怎樣建設。一個是坐而言，一個是起而行。當政者如沒有一番作為，是不足以維繫人心的。希忒拉近在紐倫堡國社黨大會演說，講「革命不能永遠繼續，革命不已，將釀成大亂，摧殘全國的經濟生活」。這幾句話真可算得是藥石之言。我們看一年半前上台時候的希忒拉，比在野時候的希忒拉就沉靜多了，就兼總統職後的希忒拉，又比就職前更沉靜了。從政的人們對於這種地方，大可以借鏡。

英政局與國際

麥克唐納組織統一政府，動機在挽救財政危機，近來英國財政，已漸上軌道，所以現政府的使命，可稱大體完成。麥氏倦勤的風說，傳稱已久，本週又有此說，且有海爾珊將代西門長外交之說，倘使此訊一旦實現，原亦不足深異。

自從麥氏上台以來，他一向主張裁軍，在外交方面由保守黨的親法政策一變而為聯美。但是裁軍運動，進行了這幾年功夫，所獲甚微，現在更證明此路不通，麥氏當政，現在已無發展餘地。所以我們對麥氏遲早去職，認為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但是英政局的遞嬗和今後國際的影響如何，卻很值得我們注意。

杏山草堂詩話（一）

曾嘯宇

王漁洋秋柳詩○和者不下數千○唐孫年云，秋柳詩爲鄭妥娘作○妥娘福藩歌伎○鼎革後，流落濟南○當時在座者○有姊妹二人○故有桃葉桃根之句○余按妥娘，名如英○字無美○小字妥娘○工詩詞○與卞賽寇湄相頡頏○桃花扇傳奇○眠香，選優，等齣○以阿丑之詼諧○作無鹽之刻畫○肆意打諢○若瓦衛匠妹○一丁不識者然○殆未深考○鷹山金陵雜題云○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湘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板橋雜記○謂，頓老琵琶○妥娘詞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間○其風調可想○高丙謀先生秋柳詩釋云○余初至濟南○見朱曉村先生於錦秋茲屋○見壁間揭一畫幅○乃秋柳亭圖○座中一女子○上繫跋云，王文簡公秋柳詩○爲明藩故伎作也○伎洛陽產○後隨至金陵○鼎革後，流落濟南○每於酒筵客座○談及當年舊事○因歎人生盛衰無常○穠華易謝○故託秋柳以見意○詩中引用白下，洛陽，永豐坊，隋堤水，等字樣○無非傷其流落他鄉○蕭條景況○實無關於遷革大故也○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閨集○雨中送期蓮生云○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橋○愁從風裏長○夢向別時銷○客路雲兼樹○妝樓暮與朝○心旌誰復定○幽夢任搖搖○春日寄懷云○月露西軒夜色闌○孤衾不耐五更寒○君情莫作花梢露○纔得朝曦便乾○沉沉無語意如癡○春到窗前竟不知○忽見寒梅香欲褪○一枝猶憶寄相思○所著紅豆詞○未入衆香集○明詞綜採其浪淘沙云○日午倦梳頭○風靜簾鉤○一窗花影擁香篝○試問別來多少恨○江水悠悠○新燕語春秋○泪溼羅裯○何時重話水深樓○夢到天涯芳草暮○不見歸舟○余按明季隆武永歷之際○有錢中丞邦芑者○亦有秋柳詩四律云○蘇提春色竟如何○一夜西風恨轉多○細葉難勝秋雨重○柔條幾度經霜過○徒從漢帝憐青眼○不復章臺斂翠蛾○惆悵憑欄談往事○百花深處拂清波○驪駐一望共蒼蒼○回首春遊事可傷○征雁幾行連影盡○流螢數點惹絲長○旗亭折盡深秋色○砧杵敲殘午夜霜○傳語楚宮休見妬○纖腰不復舊時粧○秋光瑟瑟曉妝前○葉隕驚鳥拂素絃○張緒風流雖頓盡○小蠻腰怯尚堪憐○離披似欲迎來鴈○搖曳何能繫去船○客舍一枝青漸減○殷勤休唱渭城篇○憑道君多應列星○何期殘月逐浮萍○玉關萬縷春風度○上苑先愁曉露零○季了夢驚當日錄○韓翃書訊舊時青○陽和肯向清秋轉○我欲重修種樹經○按錢字開少○江南鎮江人○雲南亡後○屢謀光復不克○祝髮於大理雞足山爲僧○號大錯○著有雞山志一卷○已無存○吳梅村滇池鐃吹句云○龍坑牡馬看馳驟○雞足高僧任往還○似係指錢公而發○考其境遇○錢詩較在漁洋以前○詩中語意○殆亦爲如妥娘其人者○爲之俯仰盛衰○對花寫照○而詩之標格○風神韻味○較漁洋猶覺遒逸而上○乃一則名重當代○一則湮沒不傳○豈眞文章憎命○殆亦有幸不幸歟○ 又按錢中丞在滇時 ○ 孫可望初雖陽奉永歷帝○而誅殺任意○一時廷臣，皆收爲腹心○有禮部主事方於宣者○擢編修○諂事尤甚○爲可望撰國史○ 稱張獻忠爲太祖高皇帝 ○ 作太祖本紀○比崇禎帝爲紂○又定天子鹵簿○定朝儀○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後可望爲李定國所敗○投降於洪承疇軍前○于宣自知禍及○以錢中丞字紘擬節○人心所歸○馳書干錢云○欲糾集義旅○戮擒可望○以報國家○錢得書大笑○答以一絕云○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未幾縛至滇○以凌遲處死○人心稱快○按此則，出自旅滇聞見隨筆○附錄之以資談柄○

評憲草修正案

徐允[illegible]

憲法初稿審查修正案，已由立法院於七月十日公佈，較初稿增加二十八條，其改善進步之點，誠屬不少。然其根本體系，因仍未變，繁複龐雜，扞格難行之處，依然不少。蓋其思想統系，含混不清，一面囿于總理遺敎，惜未澈底遵行，一面激于世界新潮流，又未盡量採納，徘徊於新舊思潮之間，舉棋不定，故兼容並包之效未見，矛盾抵觸之跡已露。茲就修正案分段批評，並附帶說明應行改正之點，與國人一商榷焉。

（一）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部分

初稿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之規定，最爲時論所詬病，如身體自由保障之不切實；基本自由受普通法律之限制；所謂「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意義之含混；關於戒嚴規定之疏漏等等，修正案頗少改進。僅對于限制人民之自由或權利的法律，除保留初稿之「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外，增加「保障國家安全，避免緊急危難」二語。（二十五條）追加之二語，明指戒嚴而言，爲保障國家避免急難，而始限制人民之自由，於法理事實，兩無可議，惜未更進一步，將「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一語，完全删去，以免易爲蹂躪自由者所藉口。關于戒嚴之規定，則毫未改善，以間接選出之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委員會，賦以議決複決戒嚴之大權（四十八及七十一條），原則上已屬可議。且戒嚴經立法院議決後，非逕國民大會或國民大會委員會複決不可，手續太繁，無以應緊急之事變。此外對於宣布戒嚴之詳細手續，宣布後之效果，限制個人自由之程度等重要原則，均付闕如，實一重大缺點。雖有第二十四條之增加，較初稿之範圍擴大，其如無保障何！或謂國難期間，爲應付非常事變，應設立强力政府，而限制人民自由，如憲草以此爲出發點，自有相當理由，然憲草列舉權利書bill of rights，固未脫十八世紀以來自由主義之窠臼，而關於五院分立，互相牽制之體制，尤與强力政府之旨相違。總之憲法既列權利書，必予以切實保障，使其可以實施。否則與其列舉空無保障，形同具文之權利書，實不如不入憲章

之爲愈，人民實際能否享自由權，固不繫乎憲法之有無權利書也。

(二)關於國民大會及國民大會委員會部分

第三章關於國民大會及國民大會委員會之規定，爲憲草中最要部分，在未評修正案前，姑作原則上的簡單討論。夫一國政制，多由其特殊歷史背景及經濟環境孕育而成，因時制法，求其在我，不必效顰，更不必立異。就史實言，我國數千年專制相承，絕無民治的素養，民國以來，議會制，總統制，委員制，皆曾試行，而結果每況愈下，時至今日，國人幾有皇皇然莫知所從之感。欲採議會制乎？則所謂英美資本主義之副產品，自由主義的死灰餘燼，早爲時論所鄙棄。民國初年行之，曾釀起府院之暗鬥，內閣之流產，二十年春孫科長行政院時代，採似是而非之內閣制，亦等於曇花一現。欲採總統制乎？則南美諸國行之而多亂，美國雖行之而治，然美國總統任期內之爲所欲爲，論者輒引爲民治前途之隱憂，袁世凱且假以爲實行帝制之初步，至今國人猶談虎色變。欲採委員制乎？則一度行之於廣州革命軍政府，而七總裁終不能合作，十五年北伐軍興以來，效法蘇俄，委員制通行於中央及各省，其結果非衆志紛歧，諸事叢脞，即強者操縱全局，或秘書長專斷一切，放眼一觀，竟覺世界上無可採之政制。就潮流言，自歐戰結局，民治之勢日微，獨裁之燄漸張，過去之西班牙，現在之俄，意，德，土，葡，奧，匈，波蘭，猶哥斯拉夫，及最近之保加利亞，無不捲入巨浸之中，政治獨裁與經濟統制并行，以典型的自由主義之美國，且由國會賦總統以獨裁權，而英國一九三一年成立之國民內閣，論者亦謂帶有獨裁之氣息。蓋自歐戰以後，各國經濟破產，元氣尚未恢復，繼之以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整個不景氣之狂潮，資本主義，陷於絕境，各國不得不改弦更張，漸以經濟支配政治，爲全體犧牲個人，增强行政權力，使不受立法機關之牽制，潮流所屆，舉世風靡。尤以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成功，德意志國社黨之崛起，頗爲時論所稱道，頗有「臨淵羡魚，退而結網」之勢。平情而論，我國領導人物及一切客觀條件，是否適於採用意德式之獨裁制，誠未易言。然在內憂外患交乘之今日，爲救亡計，宜設立強有力及有效率的政府strong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似爲多數輿論所贊許，而真正強有力的政府，必需以全國人民，爲其後盾，使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方克有濟，又爲一般人民所共知。蘇俄政府雖萬能，其權力實爲全俄蘇維埃大會所授予；意大利下院之形式尚存，另設全國工團協會，作代

替下院之準備；德國國社黨得勢以來，重要立法及政治問題，多付人民票決，去年德國之脫離軍縮會及國聯，最近希忒拉之合併總統總理于一身，皆經人民投票擁護者也。英美有英美之德謨克拉西，俄意德有俄意德之德謨克拉西，雖各有其特點，而以民意爲依歸，則大體相同。若分析言之，則俄意德諸國民意機關之力爲潛在的，常設而不輕用，其最後控制，並未失却。故就世界潮流及時代需要言，以眞正民意爲後盾，設立强有力及有效率之政府，似爲合理而易行，爲我國應採的政制。憲草中之唯一民選而行使中央統治權之機關，爲國民大會，是否能代表民意，而爲强有力的政府之後盾，頗待研究，修正案關于國民大會改善之點不少，然尚有可議者在，茲分段述之。

（甲）國民代表之選舉　修正案關於國民代表之選舉，仍採地域代表制，而以人口爲比例，每縣市選代表一人，但人口逾三十萬者，每增加五十萬人，增選代表一人。地域代表制，旣以人口爲比例，則人口統計，自應按時舉辦，以爲分配代表名額之標準，但人口——尤其在工業發達區域——之流動變遷極速，按時統計，輒赶不上，因之釀成人口與代表名額不平均之流弊。在歐美各國，在憲法或普通法律上規定定期統計人口，尚且不免此弊，我國人口向無整個的精確的統計，歷來政府分配各省應選代表名額，多根據陳舊模糊之統計，甚或雜以感情作用，其不公允孰甚，故憲文上應規定每五年或十年，重新統計人口，分配代表名額，政府此時應即舉辦人口統計，以爲下次分配各市縣代表名額之標準。又修正案未規定選出一名代表之最低人口額數，邊徼荒涼縣區，人口不過數千，選代表一人，而人烟稠密，人口達二十餘萬之縣區，亦選代表一人，殊不公平，且有使鄉村代表凌駕城市代表之可能，故條文應規定選出一名代表之最低人口額數，其不足此額的縣區，則合併於鄰近縣區，組成一選舉區。又修正案規定人口逾三十萬者，每增加五十萬人，增選代表一人，則逾三十萬而不滿五十萬的縣市，即不能增選，亦屬不公，鄙意此條宜改爲「人口滿三十萬之縣市及其同等區域，選出代表一名，如逾此數，每增加三十萬人，增選代表一人，」如此旣可使人口與代表名額，有較公平之比例，又可減少代表總額，使國民大會不至成爲人數太多不便議事之機關。復次地域代表制與小選舉區制及多數選舉制輒相連繫，在英美行之最久而弊端特著。如（一）選舉範圍小，易選出小人物，被選者地方色彩太濃，輒有只代表一地方利益，而非代表全國利益之感。（二）政府便于操縱選舉。（三）各黨所得議席，與其實力不相稱，大黨太過，甚或壟斷一切，

Over-representation，小黨不及，甚或不能參加，Under-representation。凡此諸點，均為前車之鑒，如欲選出眞正代表民意機關，似應加以預防，或採用他種選舉法以資救濟。

(乙)**國民代表之任期及國民大會會期**　總理提倡的民權主義，就是用人民的四個政權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而人民行使政權之機關，就是國民大會，所以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大書特書「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于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于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于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國民大會既然行使中央統治權，隨時選官制法，當然是一個常設機關，而任期會期，須有相當之長時間，不然任期既短，會期又促，其存在若斷若續，時隱時現，試問何以行使統治權，監督政府？初稿國民大會每三年召集一次，會期以一個月為限，明申且大會職權，于閉會之日終了，違反總理遺教，莫此為甚。修正案規定國民代表，任期四年，尚稱適當，但大會每二年開會一次，會期又只一月(三十一條)，則四年之中，常會只有兩次，最多只能有四個月之會期(必要時得延長一月)，雖有「經四分一以上代表之同意，得自行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之規定，而此項例外，事實上恐難實現，則國民大會仍是行使統治權的時期甚短，停止行使的時期甚長，雖有四年任期，有何益處？以一國最高統治機關，負選官立法之重任，四年中只有少則兩月多則四月之會期，而冀其能勝任愉快，不負人民期望，恐等於緣木而求魚；或謂國民大會閉會期間，有國民大會委員會代行職權，可資救濟，不知憲草中最難愜人意處，即為國民大會委員會，其批評另詳下文。復次國民代表總額，必在千人以上，如此龐大散漫之集會，欲其有意志，有團結，有精密之討論，自非易事，使會次稍多，會期較長，接觸既多，團結自易，意志便於集中，討論或不散漫。今如照修正案之規定，將來結果，自不難想像得之，大會代表如一盤散沙，受人操縱，既無意志，復無團結，臨時由主政者指定主席團，宣讀長篇報告，預備提案，最後提一候選單，提案則無異議而通過，選舉則依樣畫葫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之情景，將移演于我國，自不可不慎之于始。故為便于行使職權計，為便于團結討論計，國民大會應改為每年開會一次，會期兩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一月，庶易達提高政權，限制治權之目的。

(丙)**國民大會之職權**　初稿與修正案關于大會職權，無甚出入，修正案第一項：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另申明本款保留院會再議。此次修正案首稱「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

遺教，制茲憲法」，則遺敎中之精粹，自不應隨意抹煞。按孫文學說第六章明言「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立法院負責……」。夫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現行于德國及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魯諸國並無流弊，如謂我國地大人多，交通不便，敎育又未普及，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恐不相宜，暫將此權，委之國民大會，亦無不可。議會選舉總統，法國瑞士，行之最早，歐戰後奧大利，波蘭，捷克，拉提菲亞，立陶苑，愛司多尼亞諸國，均仿行之，在國家多事之秋，尤為相宜。至於代議士應由人民選舉，遺敎如此規定，各國亦莫不然，今修正案仍以選舉立法委員之權，委之國民大會毋乃不當。如必以此權委之國民大會，則立法委員名額宜少，權力宜縮減，使其彷彿國民大會之法制委員會。至於司法監察考試三院長，遺敎規定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實有絕對不應抹煞之理由在，蓋司法院長為全國最高法官，各國除瑞士外，多採元首委任制，絕少用選舉方法產生者，誠以司法院長之地位，應超然于一切政治關係之外，如由選舉而來，自易染政治色彩，被選者為固位計，不得不效法政客所為，以見好于國民代表，甚至枉法徇私，亦所不惜。且各國對司法官多採任期終身制，今國民大會享有罷免司法院長之權，而司法院長任期，復限為四年，于司法獨立前途，實不甚利。監察院長及委員之地位相仿，亦應超然于政治之外，獨立不倚，守正不阿，方能盡監察之能事，如由選舉而來，其流弊將更甚于司法院長之選舉，因人數較多，流品易雜也。考試院長需要在學術界資深望重之人充任，此種人才，多與政治絕緣，不易選出，且考試與行政相關之處較多，更宜由大總統提出。總之就職務本身言，就行政效率言，國民大會選舉司法院長監察院長委員及考試院長，誠有百害而無一利也。

國民大會職權第三項，初稿僅概括規定複決法律，而將議決預算宣戰媾和之權，反付之立法院，其輕重倒置，早為識者所不滿，修正案列舉複決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法律案條約案戒嚴案大赦案，自較周密，惟此項複決大權，只應由國民大會所獨享，絕不宜假于其他代表機關。

(丁)國民大會委員會　此種組織，非常奇特，在總理全部遺敎中，絕無根據，在並世國家中，亦無其例。既不似蘇俄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因蘇俄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在其上的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對行政立法司法種種重要職權，雖然共同享有，但關于憲法基本原則的修正，及和約的批

准，完全屬于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修正案中之國民大會委員會的職權，則超國民大會而上之。國民大會委員會又不似議會制國家之議會休假委員會，此種組織，歐戰後新國家多有之，如德憲三十五條規定在議會常會閉會期內，及議會任期屆滿後，應由議會成立一常設委員會，以保障議會權利，對付內閣，並無其他職權。又按捷克憲法五十四條，議會委員會人數較多，有通過普通立法議案，及代表兩院表決緊急事項之權，但無權選舉總統，修改憲法，更動公務員，增加人民負擔，對外宣戰。修正案中之國民大會委員會，眞所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茲就其組織任期職權分析如下：

（子）組織　初稿對組織頗略，修正案較爲具體，委員由國民代表互選，以省爲單位，人口爲比例，選出人數將有百人上下，以言集思廣益則太少，以言集中敏捷則太多。

（丑）任期　自國民大會開會之日起，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止，國民大會四年之中，至多只有四個月之會期，閉會期內，代表不能行使職權，其餘之四十四個月，全爲國民大會委員會行使職權之時間。國民大會委員會既由國民大會產出，地位當然在國民大會之下，然行使職權時期，相懸如此，眞有「後來居上」「喧賓奪主」之勢。

（寅）職權　初稿關于委員會職權之規定，已屬過當，修正案更變本加厲，列舉七項大權，多爲國民大會所未有，略述如下：

一，「接管國民大會秘書處」，無甚關係。二，「籌備召集次屆國民大會及臨時國民大會，」語意不明，如係籌備次屆國民大會及臨時國民大會的召集似無不可。三，「代國民大會複決立法院所通過之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戒嚴案大赦案」，此等關係國家生命民族存亡之大權，只能由民選的最高統治機關國民大會行使，前已述及，絕不應假手于間接選出，既不代表人民，又不對國民大會負責的國民大會委員會，如以此等大權，委之此項寡頭制之太上政府，既違民治之原則，復妨行政之效率。各國議會之休假委員會，有時行使類此的一部分職權，但事後須向議會報告，對議會負責，今幷此而亦無之，其危險何堪設想！四，「代國民大會受理總統及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院提請解決之事項」，亦爲國民大會享有之大權，在國民大會閉會期內，爲權宜計，尤其是關于緊急事項，交由國民大會委員會解決，未始不可，但事後自應報請國民大會追認，且如涉及前項第三款立法事項，仍應提交國民大會解決。五，「受理監

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長，及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彈劾案，」（下略）按總理遺教，「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見孫文學說第六章）憲草既規定總統副總統立法監察兩院司法考試兩院長均對國民大會負責，並不對國民大會委員會負責，何以國民大會委員會竟能受理監察院對總統等之彈劾案？總統副總統為中央政府重心，為鞏固中樞計，似不應令其時受國民大會委員會受理彈劾案的牽制。況議決罷免之權，仍操之臨時國民大會，則國民大會委員會受理彈劾案，豈非多此一舉？至於監察人員失職，遺教主張選由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意在防官官相衛，狼狽為奸之流弊，實有至理在焉，修正案何以不加採用？六，「國民大會委員會對於國家政策或行政措施，認為不當時，得向總統提出質詢，如不滿總統之答復，經全體委員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為罷免與否之決議。」修正案既規定總統對國民大會負責，則國民大會委員會即不應有質詢總統之權，退一步言，即認國民大會委員會應享此權，何以對其他四院之政策或措施，並無質詢之權？豈厚于此而薄於彼耶？總統為中央行政樞紐，責任最重，理應優予迴旋，少受牽制，今乃使其受較多之掣肘，而責任較輕之他四院，反得不受質詢，豈非輕重倒置？總統除對國民大會負責外，尚須受監察院之彈劾，國民大會委員會之質詢，使中樞易于動搖，危害國本，實非淺鮮。

總之國民大會委員會以間接選出，不能代表人民，又不受國民大會支配之寡頭組織，賦以如此龐大權力，眞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無是處。或謂國民大會人數太多，開會時少而且短，不便行使職權，實有設一較小的委員會代行職權之必要。而蘇俄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我國現在之中央政治會議，均為設立國民大會委員會之思想出發點。不知國民大會人數多而開會少，應在本身設法補救，前已述及，何必另生枝節？修正案中之國民大會委員會與蘇俄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不相同，而現在我國之中央政治會議，原則上此種組織是否應採入憲法，實一疑問。夫一國政制，貴在簡而易行，今乃於五院政府之上，設一雙重監制機關，統系複雜，責任混淆，故國民大會委員會之存在，在學理事實兩面，均屬重大疑問。萬一認為國民大會閉會期間，非有此項監督政府的機關不可，亦應削其大權，使其彷彿德

捷諸國之議會休假委員會，可以複決普通立法，並得權宜解決緊急事項，但仍須請國民大會追認，對國民大會負責，至于上述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各權，則絕對不應享有也。

（三）關於中央政府部分

在以民意為後盾，設立強有力有效率的政府之原則下，應如何成立真正民選，代表民意，而能作政府後盾的國民大會，既如上述，茲進而研究如何組織強有力的政府。人民或其代表，既已慎選執政者而付以重任，欲其忠於所事，不負人民期望，積極方面，需要任期稍長，權力集中，得以暢行其政策，增加其效率，消極方面，必減少其掣肘牽制之機關，聽其放手做去。同時人民或其代表，仍處監視地位，如執政者久而無功，或枉法徇私，濫用職權，自可依法更張，另選賢能。苟不如此，一面責以重任，期以速效，一面處處掣肘，層層監制，其結果力量渙散，責任混淆，求政局一時之苟安，尚不可得，遑問建設？遑問長治久安？英儒Agnes Headlam-Morley 在其「歐洲新民主憲法論」書中，評述新興各國之不善用內閣制，有言曰「近代民主國家之趨勢，在設一政府機關，就其組織及選舉方式言，應加以信用，然並不任其和平的進行工作，反用不斷的監視及查問以束縛之。……如德國國會為人民之代表，而人民用創制權及複決權，加以不斷的監制。政府為國會大多數之代表，而國會另組一委員會以監督其行動。……用不斷的疑忌，使其互相敵視，新憲法之目的，完全喪失。」（二三二頁）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蕭伯納在滬與上海泰晤士報記者談話，略謂「De Valera 鬧了半天，並沒有把愛爾蘭弄好，不過這或許是因為愛爾蘭政治制度不良，舉出五十個人來治理國家，又另外舉出五十個人來制止這五十個人，叫他們不能實施他們的政策」。慨乎言之，堪為殷鑒。初稿關于中央政府之規定，扞格難行之處太多，修正案頗能加以改善，如取消國民政府名稱，將其職權合併于總統等等。至于政治制度，論者多謂修正案改內閣制為總統制，其實尋繹其條文，類似總統制之點固多，但類似內閣制之處亦不少。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優劣，因時因地而異，未易加以定論。就事實言，內閣制之在英國，純為歷史演進的結果，無英國之歷史背景而強效之，自難免貌合神離。法國以短命內閣著稱，幸能利用「內閣改組，極少更動閣員」之原則，維持其政府。歐戰後波蘭，猶哥，捷克，拉脫非亞，立陶苑諸國，均採內閣制，內閣時常流產，政黨合謀分贓，大為人民所詬病。總統制行之美國，尚著成效，行之南美諸國，則治少亂多。我國試用新制之歷史尚淺，政治經

驗，更說不上，故主張此時二制必採其一，正自難言。此外土耳其現行政制，兼採總統內閣兩制，而運用頗當，土耳其大總統由一院制之國會選舉，任期四年，與國會同，可以連任。總統之下有內閣，主持行政，內閣總理由總統選任，閣員亦由總統同意任命。對國會通過之法案，總統可行使否決權，但須于十月內行之，如國會再以多數通過前項法案，總統即應執行。實際上土耳其總統爲國會多數黨之領袖，可以操縱國會，國會議長，由其選擇，蓋以一身而兼任國家，國會，內閣，多數黨，四種領袖也。此制之特點，在以國會選舉之總統，輔以內閣，而仍不失其爲實際的行政元首，吾無以名之，姑名之曰土耳其制。修正案關于總統之選舉及任期，兼爲行政首領，選任行政院長等規定，似頗受土耳其制之影響，惜尚未徹底仿行，對總統行使職權之障礙，仍復重重佈設。總統對國民大會負責，但又須受監察院之彈劾，國民大會委員會之質詢，前已述及，此外牽制總統，使其不便行使職權之處尙多，尤以總統對五院之關係，最欠斟酌。故一面維持五權憲法之精神，一面擴大行政權力，增加行政效率，實爲憲法最要關鍵，而亟待解決之問題也。茲就修正案分別研究

(甲)總統 近代國家行政機關，不僅執行法律，創制政策，頒佈法令，且享廣大之行動自由權discretionary power，以推行日益增多之集團的立法Collectivist legislation，故行政機關，在現代立憲國家，地位最占重要，而行政權之擴大，尤爲各國不可掩之趨勢。修正案既規定總統爲國家元首，兼爲行政首領，總攬行政權，就時代潮流言，就事實需要言，均應提高其地位，擴大其權力，除對國民大會負責，受其監督外，其餘牽制，自應減至最低限度。然就修正案大體觀之，除行政院直隸總統外，其他四院之地位，似與總統平行對峙，消極不受總統之支配，積極得予總統以牽制，矛盾扞格，莫此爲甚。如四十三條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並須各關係院院長之副署」，除行政院院長副署，決無問題外，其他四院院長，如拒絕副署，總統是否可以迫其副署？或另有他項救濟方法？萬一四院實行絕對分權，各行其是，各不相謀，不與總統合作，總統又將如何？總統與四院院長，俱由國民大會選舉而來，總統對失職或不能合作之院長，既不能予以任何處分，復不能訴之國民大會或國民大會委員會，提出彈劾。則總統直成一「光桿」元首，一國五公，各行其是，試問政府何以維持？政令何以推行？夫三權分立，就廣義言之，不過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由三個機關，分別執掌，英儒Laski嘗謂分權非謂權力的平衡，“Separation

of powers does not mean the egual balance of powers.（Grammar of Politics, ch. X）蓋分權之精義，在分別機關，行使權力于互相牽制之中，仍寓合作之意，若嚴格解釋分權爲絕對獨立，各不相謀，則在現代國家中，決不可能，三權尙且此如，況五權乎？或謂國民大會及國民大會委員會，均可受理總統，及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院提請解決之事項，即係以統率機關之地位，可以救濟五院分立之不便。不知國民大會四年至多僅有四個月之會期，當然無法統率，國民大會委員會，雖係常設機關，然以間接選出之寡頭組織，不應行使統率之大權，其理由已詳上文。故爲鞏固中樞計，應於形式上不違五權憲法之原則下，設法促進五院之合作，減少立法等四院對總統之牽制，實爲題中應有之義，下列四種原則，似應採入憲文中：

一、總統地位，應使其名義與實權，均在五院之上，立於監督統率地位。行政院雖直屬總統，應與其他四院地位相等。

二、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長及監察委員，應遵總理遺敎，由總統推荐經立法院之同意委任之，理由詳上文。

三、五院間如發生權限衝突事項，應開五院聯席會議，由總統主席以解決之，如仍不能解決，則提國民大會。

四、五院所屬部會長官，雖由各該院院長提出，但總統有最後決定之權。

（乙）行政院　**行政院爲直屬總統機關，院長由總統任免，自不發生牽制掣肘諸問題。**五十二條旣規定總統爲行政首領，總攬行政權，而六十二條又稱行政院爲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似有衝突，六十二條儘可取消，因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實爲總統，而非行政院也。行政院長爲行政院領袖，秉承總統，指揮一般的行政事務，且有代總統主席行政會議之權，其責任實較其他四院院長爲重。然照修正案，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其他四院院長，則由國民大會選舉，又行政院長有總統爲其「頂頭上司」，其他四院院長，則似與總統平行，自不甚妥，補救之法，應使五院院長之地位相等，同立於總統之統率下，行使職權。此外行政院之政務委員各部部長及各委員會委員長，均應由行政院長遴選請總統任命，使行政院長統率政務委員各部部長及各委員會委員長，連帶的對總統負責，如此系統整齊，責任分明，旣可提高行政院長之地位，又易收和衷共濟之效。政務委員大半兼任各部部長及委員會委員長，係採內閣制之精意，惟政務委員數目，爲集中意見，動作敏捷計，宜少不宜多，絕不必限爲二十八。各部會之設立，亦應以事實需要及財政狀況爲標準，現時中央駢枝機關太多，統系複雜，行動滯而效率鮮，將來自應大加更張，使組織合理化，工作科學化。又六十八條第一二三欵與三十二及三十八兩條銜接，惟第三欵除提出立法院之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外，何必贅一「及其他關於重要國際事項之議案，」旣無根據，語意又含混，畫蛇添足，無此必要。

（丙）立法院　七十條「立法院爲中央政府行使立法權之最高機關，」儘可删去，因行使立法權之最高機關，爲國民大會，而非立法院也。立法委員之選舉，大部分由國民代表選出，以省區爲單位，但不以人口爲比例，一部分由立法院長提出決選，可羅致專門人才，用意甚善。立法院之地位，不能與東西各國之國會相比，因按四十八條，「總統對于立法院議決之預算案，媾和案，條約案，戒嚴案，大赦案，于未公佈前，應送請國民大會或國民大會委員會複決，」即普通法律，國民大會亦享複決之權，（三十二條第三欵）此種立法手續，殊嫌太繁，于立法效率上，妨碍實多。最好一面使立法院彷彿國民大會之法制委員會，負起草與審查法案之責，一面予立法院以議決普通立法之全權，除涉及四十八條之各項法案，須由國民大會複決外，其餘普通法律案，經立法院議決後，除非國民大會有四分之一以上代表，要求複決，即成定案。至國民大會委員會，除不能與聞關于四十八條所列各項法案外，雖得複決普通法律案，亦應限制須有出席過半數之委員要求複決，始能行使複決權，以期立法手續簡單，責任分明。此外七十七條立法院對總統提交覆議之法律案「經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時，總統應即公布之。」爲使立法院不易抹煞總統意見，似宜將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改爲全體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

（丁）司法院與考試院　形式上雖然五院分立，但組織上當力求簡單化，合理化，不必盡同，尤不必故意擴大。如司法行政部之事務，似可由司法院辦理，不必另設機關。考試院事務較簡，更宜縮小組織，考試最宜臨時組織委員會辦理，考取公務員，應予以切實保障。

（戊）監察院　監察委員應受「非受刑罰或懲戒處分，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之保障，與法官同其待遇。爲鞏固中樞及防止監察院對元首濫用彈劾權起見，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應改爲經監察委員二十八以上之提議，全體委員三分二以上之連署。

或謂總統職權，如此之大，其他機關之制裁力，如此之微，獨不慮專制政治之興起乎？余曰不然，總統四年一任，其間國民大會，照修正案有兩次機會，可以加以制裁，臨時國民大會，尚不在內，監察院尤有隨時彈劾之權，因不虞其枉法營私，殘民以逞也。

（四）關于其他部分

（甲）關于省者，我國人衆地廣，交通與教育均不發達，不便施行直接民權，中央政制不得不採代議制，暫將統治權付之國民大會。然中央政府以下之各級政府，自應酌採直接民權之原則，如省民對省立法之創制複決，省長之民選，即令暫時不必實施，亦宜作原則上之規定，逐漸推行于自治完成省分也。省參議員之選舉，亦應以人口爲標準，以昭公允。修正案一面採單一制，一面以省爲國家行政區域，省長由中央任命，毫無承認省自治之傾向，殊有重加考慮之必要，

因既採兩級制，省為承上啓下之樞紐，如中央集權太過，省之活動力太小，本身自難健全，本身既不健全，將何以推行中央法令？監督地方自治？建國大綱十七條，「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法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故就遺教言，省自治不應完全抹煞，就行政原理言，除關係全國之事務，應由中央舉辦，或由地方稟承中央辦理外，其餘純粹地方事務，應予各省以廣大自治權，任其全權辦理，俾能利用其財力及特殊需要，盡量發展，中央極力避免干涉，以免妨碍省政之進行。

（乙）關于國民經濟，教育，財政各章，均屬政策之宣言，重在實行，條文繁簡，無甚關係。關于軍事一章，為修正案所增加，係主張憲治者一致之呼聲，實為納政治入軌道之重要條件，我國救亡之唯一方法，國人應以全力作後盾，抱最大的決心，促其實現。

（丙）關於憲法之解釋，初稿完全採議會最高權制，修正案仍以議會最高權制為原則，而兼採司法最高權制。司法最高權制，以美國為代表，美國最高法院之解釋憲法，老成持重，不偏不倚，折衷至當，建設憲法的無上威權，保障個人自由，又能使剛性憲法，適應時代環境，允稱良制，然歐陸學者，輒謂美制違反分權原則，易陷法院於政爭漩渦中，究不如議會解釋憲法，對人民負責之適當，兼採兩制，自可彌此缺陷也。夫成文憲法，剛欲其固定，柔欲其易改，初稿關於憲法修改之規定，殊太繁難，修正案之改訂，較為易行，然以國民大會人數之多，代表三分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二之決議，亦不甚易，似宜將決議人數改為過半數。

（五）結論

信筆評來，已占相當篇幅，再贅數語，以當結論。憲法為一國根本大法，貴在體系清晰，責任分明，修正案雖較初稿進步，然繁複扞格之處仍不少，亟待再加鍛鍊，使成為一部合理的，適用的大法，區區之意，在以民意為後盾，建設強有力有效率的政府之原則下，國民代表之選舉應絕對以人口為比例，規定選出代表之最低人口額數，以期減少國民代表總額，並須增加會次，延長會期，使國民大會成為有適當組織，有精密討論之代表民意機關。國民大會委員會既非民選，又不對國民大會負責，不應假以大權。五院分立，應採分工合作之原則，總統為實際的行政元首，宜提高其地位，擴大其權力，統率五院，放手作去，除對國民大會負責外，其餘任何機關之牽制，極力減少。尤有進者，我國一般法治觀念之薄弱，官吏守法習慣之缺乏，實為憲治前途之一大障碍。語云，惡法勝于無法，為政貴在實行，將來憲法公布後，政府先宜自納于憲法軌範中，兢兢守法，樹之風聲，為全國楷模，過去玩法弄權，官官相衛，朝令夕改，只求利己之惡習，應一舉而廓清之，國人尤應抱最大決心，促憲政之實現，作大法之保障，法治前途，庶有豸乎。

訓政與專政

——答林炳康先生——

佛泉

我在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二十六期發表一篇文字，題爲「建國與政制問題」。有一位林炳康先生在北平周報第八十一期上載一文，題爲「論建國與政制問題」。他以很鄭重的態度，根據我的文章，討論我國應當採取的政治制度問題。我本想私下回答林先生，但國聞周報的讀者也許不厭煩再聽幾句我對於那篇短文所附加的話，所以便把和林先生的討論，在國聞周報上發表出來。我另外不再回答林先生，望他能原諒。

※ ※ ※ ※

在林先生文中，我最感覺興趣的，有兩點：一是關於「訓政」問題，另一是關於「專政」問題。我在這裏分別加以討論。

在「建國與政制問題」文中，論到「訓政」問題，我有這樣的一點觀察。我說：「我覺得關於革命成功後的「訓政」政治，我們應當有一點須先認清。這一點便是，國民政府在實際上所施行的「訓政」與中山先生在理論上所計劃的訓政間，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在。中山先生的訓政論，雖然沒有極詳細的說明，但我們可以推定，他決沒有不容許國民黨外的政黨之存在與滋生的意思。……國民政府所採用的實際「訓政」政策，却太含蘇俄式的或法西斯式的「專政」味道了。這時期的最基礎的標語，便是「黨權高於一切」，「黨外無黨」。……』這一點觀察，本是我文中的一個旁枝，我當時爲求文章的勻稱，不能再就此點詳加解釋。其實對這一點加些較詳細的剖析，也頗有意義。

林先生曾在「論建國與政制問題」文中提到我上面的觀察有問題，他並引孫先生自己的話作証：『現在尚有一事，可爲我們的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祇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均一切不顧，祇求革命成功……可見俄之革命，……其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我以爲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原文見孫先生對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

會演說詞，「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載胡本總理全集第二集三九〇頁。）崔書琴教授對中山先生理論夙有研究，他早就曾把這一段文字引給我看。不過，這一段話決不能推翻我上面的觀察。最簡單的理由便是，中山先生這話是在軍政時期伊始說的，所以與其隨林炳康先生說「這些話都是孫先生的訓政論」，實不如說這是他的「軍政論」更爲妥當些。

此外，孫先生這裏所說的「把黨放在國上」是否即一定含有「黨外無黨」的意義，也是問題。孫先生講建國程序的地方，本散見各處，前後主張亦時有細小的更動。他在民國三年七月八日手草的中華革命黨總章第五條中早有這樣的規定：「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政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力爲其難，爲同胞創造無窮之幸福。」（見胡本總理全集第四集頁三十一）其中所舉「庶政」及「完全」責任各點，是否含有「黨外無黨」及「黨權高于一切」的意義，也相當含混。

關于這種類似考據的討論，我總以爲根據中山先生十三年手草的，爲國民黨用做宣傳總則的建國大綱，較爲妥當一些。在建國大綱裏，他規定「……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他又說「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在他所說的情形之下，即使國民黨不積極獎勵其他政黨的產生，然而也不見得就應去阻遏其他政黨的發芽與滋長——假若他們的總綱不與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相抵觸。因爲祇要人民向自治的路上走，他們便要發生不同的意見，而欲表現或實現這意見便須團結起來，提出具體計劃——於是這時便成了政黨。所以政黨的滋長幾乎就是民治的生命，雖然政黨也有牠們的許多弊端。

總之，我前面所指出的一點（孫先生訓政理論與國民黨所採的「訓政」政策有分別），是由一個頂簡單的邏輯的推理出發的。我以爲我們現在可以想像到，可以理解到的政黨政治，憲政，第一必先預定（Presuppose）一個以上的政黨的存在。所以若說以訓政當做憲政階梯，那末在訓政時期至少是不能壓抑政黨的滋生的。因爲如若不容政黨發生，則永也不會得到憲政（對一黨專政而言）。所以如果我們不承認孫先生的訓政理論和後來的實際「訓政」有分別，那末我們就必須犧牲孫先生整個學說的圓滿的邏輯系統；如果我們覺得孫先生由訓政到憲政的步驟有至理，那末就又不能不承認後來

「黨外無黨」的實際辦法，與孫先生的原則不盡吻合。

我並以為中山先生所擬的訓政與俄義的專政實截然為兩事。這兩個方式決不得混為一談，決不能同時採納。但我們近數年來所吃的大虧，幾乎全在未能深刻地辨明訓政與專政之間的分別。我們一面在名義上施行「訓」政，一面又採頗與專政相近的策略。因為採取專政的策略，所以並沒有能在近幾年內促進施行憲政的條件；又因為顧慮訓政的名義，所以也並沒有堅決沈毅地實行專政，得到像俄義所得的效果。當時這一點的思想淆亂，竟使我們出了[illegible]的實際代價。祇可惜我們現在發現這一點已嫌過晚了。

※　※　※　※

我們現在來談「專政」問題。

我第一先要聲明，我不是無條件地反對專政，我更不是無條件地主張民治。這由我幾篇長短作品中，已可概見。我所以在目前不主張中國採用專政制度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由於實際政治的反映。第一次專政似乎總算不大成功，現在國內好像也很少再重新施行專政的準備，很少再想走專政一條路的企圖，甚至很少再願走專政一條路的情調。我因之也屢次想，既是這樣，就不必再勉强重走專政的一條路，免得畫虎不成反類狗。我因之更推究到中國不適宜于專政的原故。我舉出國民沒有宗教熱與領袖道德力不足為理由。我當然沒有在說，中國永永遠遠不能採用專政；我祇在說，中國在最近未來恐不易採用專政（但此點同時也不必含蓄着採用民治便絲毫沒有困難的意義）。

林炳康先生以為「中國的人民雖然沒有宗教熱，但有充分的馴服性。有充分的馴服性的人民也是適宜於實行一黨專政的。」我覺得這種說法中有問題。我以為民治需要人民有開通的頭腦，專政則必定需要人民有熱烈的心腸；民智水準如過低，民治容易變為政棍(Demagogue)政治；民衆如過于馴服，專政則恐容易變為虐政（Tyrany）。今日的斯塔林與希特拉政治與舊日帝制的俄德最主要的分別，我想便可以說是，前者有一部份民衆熱烈地追隨，後者祇有被動的百姓。君主肯否施行苛政，大部是道德問題。狄克推多之肯獻身國家固然也是出自道德觀念，然而同時却有很强的力量節制着他，使他不能須臾忘却大多數的利益。他的信徒，便同時都是他的監察。

林炳康先生還屢將「人」與政治分開來談。他在一處說，「中國不是沒有一黨專政的基本條件，只是專政者本身缺乏這種機能」。很明顯地，人與政治問題是不能分開來講的。專政者（汎指一般專政者而言）本身缺乏專政能力，還不就是缺乏專政的基本條件嗎？民治下的政治人才問題不很嚴重，這就是牠這種制度的特點。專政却最需要政治天才。

今日談到民治，許多人便都感覺厭煩。胡適之先生最近說，『前些年，大家都承認中國需要民主憲政；然而憲政還沒有入門，國會祇召集過一個，早就聽見一班「學者」高唱「議會政治破產」「民主憲政是資本主義的副產物」了。』

胡先生說這是因為中國人「沒有胃口」。這實是很客氣的一種解釋。我以為中國人之所以如此者，也許還另有原故。依我看，中國人的「鄉下老戇」心理，或說是Inferiority Complex在其中作祟得惡劣。我們因為覺得不如人，所以偏想冒充不落人後。比如前兩年美國人在窮困到極點時，忽然有人講起 Technocracy 來，其實在他們也不過是畫餅充饑，強做甜夢而已，但中國人鬧起「技術政治」來却比他們嚷得還響。還有外國女子在城市裏並不大光腿，中國女子却更勇敢，居然可以比取為「摩登」的「模特兒」更「摩登」。我以為這都是出自鄉下老戇的心理。

民治為甚麼要不得？我沒見到國人對于這個問題做過有系統的解說。

我曾屢次提出中國目前應當採用在立法機關節制下盡力擴大行政權的民治制度。我覺得在目前狀况之下，恐怕不會有更合適的主張。因為我們既沒有走專政一條路的準備，同時又需要大政權來建設國家，除了設法採用強有力的民治制度之外，還有那一條路可走？

晚近對代表制政治本有兩種反應，一是直接民權的運用，一便是狄克推多制的勃與。

直接民權，瑞士早就運用。十九世紀美國各州也有採用直接民權的。大戰後歐洲各新與共和國在憲法上更多規定着人民可以運用複决，罷免，創制等權力。這種直接民權的運用，主要原因是由於代議制已不被完全信任，所以人民才親自出馬，來决定大計。這在政治原理上便是已由西涯(Sieyes)回到盧騷。盧騷所理想的社會，是希臘時代的城市，和瑞士的小自治團體。所以他講主權（Sovereignty）是不能付託給旁人的。他有一句被許多人徵引的話是：英國人民祇有選投票的一刹那是自由的。總之，按這派思想的要義，便在反對民權託人間接運用。但照實際運用直接民權的方法看來，有許多眞眞重要的事情，直接民權反不能過問。如財政問題，特別是稅則等問題，政府實不能容人民自己來决定。還有遇到急事的應付方法，也不能待公民的複决。究竟直接民權日後能成功到那種程度，我們現在尙不好預言。

對於代議制的另一種反應，便是狄克推多制。這種反應與直接民權運動的方向正巧相反。這一種反應在理論上也有牠的基礎。現代政治問題之複雜，實不下於任何專門問題。一切對付國家大事的策略，全需要專家來設計，需要有經驗的領袖來定奪。一般民衆對於這種問題祗是茫然的。認眞以專門問題去取决于這些人，結果必不會好。所以倒不如不做虛僞，一直去代民衆幹事為優。但可惜專政制度與開明的專家政治相去還太遠。

我們還沒有實行過代議制度，當然提不到對代議制的反動。不過在目前中國狀况之下，即使我們要採用民治，在未提高民衆政治程度以前，也不能過於信賴民衆。所以我們在最近未來的政治，總須要與訓政或「保育政策」相近，甚至都須得含一點寡頭政治的意味的。

我想我們對于民治專政一類的名詞之爭，簡直是大可不必。反正我們所最需要的是政權。國民在心理上漸漸能承認樹立政權的重要，幾乎是更迫切的一件事。

由華盛頓會議談到明年海會（二）

楊敬慈

二 日內瓦海軍會議之失敗（承前）

（四）三國海軍會議開幕

國際聯盟裁軍預備會，積久無功，顧理治乃謀在會外，召集華府協約各國會議，將海軍裁減問題另案解決。故第二次海軍會議，不在華盛頓賡續舉行，而在日內瓦開會，原因即在於此。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三時，三國海軍會議，在日內瓦開會。出席代表，有美國駐比大使吉卜生等七八，英國海軍大臣波里斯曼等十八，日本朝鮮總督海軍大將齋藤等八人。法義各派代表，列席旁聽。首由美全權代表報告顧理治召集開會之宗旨，經英日代表提議，推吉卜生爲主席。嗣由各國代表分陳各該國提案內容。第一日會議，於茲閉幕。

二十二日，三國全權代表會議，決定設置專門委員會，審議技術方面問題，其涉及政治方面者，則由最高幹部會議協商決定之。

（五）三國提案之內容

三國代表，各自提出有利於己之提案，利害關係大相懸殊，提案內容互相鑿枘，此爲三國會議不能成功之主要原因也。

茲摘記各國提案於次，以資比較：

（1）美國提案

補助艦，依左列艦別限制之

（一）巡洋艦

（二）驅逐艦

（三）潛水艇

（四）不受限制之他種艦類

各種合計噸數之限制，應從現在勢力至達最終制限之噸數過渡期間，求其適合而調節之。美國於提出各艦類之限制案，同時更根據華府條約之原則，承認英日兩國可以允諾補助艦各艦別，合計噸數之最小噸數。

△代艦建造

各艦別之代艦建造艦齡如左：

（一）巡洋艦二十年

（二）驅逐艦　十五年乃至十七年

（三）潛水艇　十二年乃至十三年

乙各艦別之合計噸數

各艦別之合計噸數，限制如左：

巡洋艦	美國	二十五萬噸乃至三十萬噸
	英國	二十五萬噸乃至三十萬噸
	日本	十五萬噸乃至十八萬噸
驅逐艦	美國	二十萬噸乃至二十五萬噸
	英國	二十萬噸乃至二十五萬噸
	日本	十二萬噸乃至十五萬噸
潛水艇	美國	六萬噸乃至九萬噸
	英國	六萬噸乃至九萬噸
	日本	三萬六千噸乃至五萬四千噸

巡洋艦及驅逐艦之現在噸數，在依照本案一定噸數之過渡期間，應就現存各艦之合計噸數，合算處置。其超過限制噸數之總額者，作爲廢棄之噸數。各艦別之代艦建造，在巡洋艦以三十萬總噸數爲基準，驅逐艦以二十萬總噸數爲基準，應在容許之最大範圍內行之。

因是，本案之適用如左：

一、各種艦齡之巡洋艦及驅逐艦總噸數，英美各五十五萬噸，日本三十五萬噸，不得超過之。

二、從完成時起算，艦齡未滿二十年之巡洋艦總噸數，英美各三十萬噸，日本十八萬噸，不得超過之。

三、從完成時起算，艦齡未滿十五年之驅逐艦總噸數，英美各二十五萬噸，日本十五萬噸，不得超過之。

四、現存巡洋艦驅逐艦總噸數如超過限制總噸數，即廢棄之。

廢棄艦之選定，由各該隨意爲之。惟在所要噸數內，非至廢棄艦達於規定艦齡，不得建造代艦。

（2）英國提案

一、現在主力艦之協定艦齡，二十年者，延長爲二十六年。華府協定代艦建造表上，三國所有權利，全拋棄之。

二、其他艦別之艦齡，規定如左：

（一）八吋砲巡洋艦　二十四年

（二）驅逐艦　二十四年

（三）潛水艇　十五年

三、將來建造之主力艦排水量，從現在限制噸數三萬五千噸，減至三萬噸以下。

四、主力艦之備砲，從現在限制十六吋以下，減至十三吋以下。

五、航空母艦之排水量，從二萬七千噸減至二萬五千噸。

六、航空母艦之備砲，從八吋減至六吋。

七、備砲八吋排水量一萬噸之巡洋艦，適用五五三之比率。各國此類大巡洋艦隻數，留待他日討論。

八、一萬噸級巡洋艦隻數決定之後，製造之巡洋艦，限於排水量七千五百噸，備砲八吋。

九、㈠嚮導驅逐艦排水量一千七百五十噸，

㈡驅逐艦排水量一千四百噸。

十、驅逐艦之備砲，以五吋口徑為限。

十一、潛水艇，大號千五百噸，小號六百噸，備砲限於五吋以下。

「附記」英國提案，於英國在歐洲之地位上，如未參加三國協定之諸國海軍力增加時，保留其再考量本案協定之必要。

（3）日本提案

一、各國今後不得以增加海軍勢力為目的，採用增艦計劃。

二、前項所謂海軍勢力

㈠各國保有現存艦艇中，未達下記第四規定代換艦艇之噸數。

㈡以各國建造中艦艇之計畫噸數為基礎，可以協定之水上輔助艦等總噸數，並潛水艇之總噸數。

本協定可以容許之各國海軍勢力時，應考慮兩點：

㈠各國已定而未着手建造之艦艇計畫，

㈡已在建造中代換艦齡，應考慮其噸數。

三、下列艦艇，不在前兩項適用之列，

㈠排水量未達七百噸之艦艇，

㈡六吋砲以下，四吋砲以內之武裝小艦，但速率不得超過二十海里，

㈢未達一萬噸之航空母艦。

四、在不超過第二項所定之海軍勢力範圍內，各國依照超過左記艦齡艦艇，或亡失之艦艇，從其類別，得依新艦艇之製造或取得以為代換。

計開　水上輔助艦三千噸以上者十六年，未滿三千噸者十二年。潛水艇十二年。

代換艦齡，雖如各項規定，但對於特殊狀態，不妨認為例外。

五、超過一二兩項協定海軍勢力之噸數，及第四項規定之代換艦艇，應另依協定辦法處置之。

六、建造代換艦艇時，為避免急激變化，及每年度製艦率均齊起見，應為適當之規定。

日本提案，最重要之點，即為以建造中之計劃噸數為基礎，用數字表示其要求之三國應有艦艇噸數及比率，如下表：

	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艇
美	一四九·七〇〇噸	一〇〇·〇八〇噸	六三·八六六噸
英	三六七·二六〇	四六·九〇四	五七·四七五
日	一八九·八五五	一〇一·九一五	七五·六七九
比率	對英 五三 對美 一二六	對英 二一七 對美 一〇七	對英 一四七 對美 一二〇

（註）據拙譯「日本軍人眼中之日美危機」

概括上述三案各要點而觀之，其互相牴觸之處，正自不少。就抵制標準言之，美國主張輔助艦艇援用華會五五三之比率，英國則主張依據特別國情，日本則以現有勢力為標準。就限制方法言之，美持總噸數主義，英取隻數方式，日本則採折衷辦法。就艦型言之，英日主張用多數之小艦艇，美國則持大艦型主義。就艦齡言之，英主張長期，日本主張短期，美則折衷其間。各案錯綜複雜，曾無一三國共通之點，所表示者，大概與裁軍原則相背馳，則會議已失其維繫之中心，寧有意見接近之可能耶？

（六）會議之兩重難關

三國會議之目的為何？曰縮減海軍軍備也。乃觀於三國之提案，乃設想將來戰爭以定計畫，本備戰之心理以謀和平，和平又安可望？會議前途之失敗，固不必待開會以後而始知之。

孰知會議開幕之後，英國首先提出主力艦代艦延期問題，遂令會議如觸一巨礁幾致擱淺。本來主力艦限制問題，華府條約早有明文規定，不在此次補助艦限制範圍以內，英國忽然提出此問題，頗有令人出於意外之感。但英國所以提出此問題，亦自有其特殊原因在焉。

蓋英國適在開會之前，造成三萬六千噸最新式戰艦兩艘，名曰「奈爾遜」號及「洛多納」號，英國不願美日兩國再有此種大型戰艦出現，乃提出主力艦代艦不得超過三萬噸之規定，一也。又照華府條約規定，第二屆華府會議，應於一九三〇年開會，關於主力艦事項，彼時始可付諸討論。惟主力艦艦齡應於一九三四年滿期者，英美各有三艘，日本祇有金剛號一艘，在滿期前三年，即第二次華府會議之第二

年，始可着手建造代艦。英國所以提議延長艦齡及削減噸數，用意在於提前決定代艦條件，則代艦起工建造之計劃，可以早日決定，而造艦經費，亦可節省。

美國代表，對於此案反對頗力。表面上之理由，以爲主力艦限制問題，既不在此次會議範圍以內，且法義兩國並未參加，而擅改華會條約規定，無異根本推翻華會條約之效力。其實，美國早已窺破英國之用心，故出死力反對。在英美代表相持不下之際，日本代表乃依違其間，不加可否。如此鈎心鬥角之狀態，誠盡外交家之能事矣。

其後，經過幾許波折，日代表乃出面調停，俟補助艦問題解決以後，再議此事。此一大難題，乃於相互諒解之下，暫時擱置。

主力艦問題尙未解決，而第二重難關之巡洋艦問題，又復接踵而來。本來巡洋艦在補助艦類之中，居於最重要地位，各國對此頗爲重視，因之解決亦較爲困難。美國主張適用五五三比率，但將以何國爲基礎而定比率之標準耶？如用美國現有巡洋艦爲基礎，則英國須削減十一萬餘噸，日本亦須削減二萬噸，當然爲英日之所不願聞。如以英國爲基礎，則美國可增加十一萬餘噸，日本須削減二萬噸，固美國之所樂從，而日本固無此雅量也。依日本爲標準英須削減七萬噸，美國則可增加三萬八千噸，又非英日之所願也。故假定即完全採用美國主張，已苦於無法解決，況英國又提議一萬噸以上八吋砲之巡洋艦，可以援用五五三比率，而七千五百噸以下，六吋砲者，不在此限。而日本則主張以現存勢力爲標準，更將何由解決？

不料英國在六月三十日專門委員會內，又提出「國防上最低限度」之要求。即排水量一萬噸備砲八吋巡洋艦十五艘，七千五百噸備砲六吋巡洋艦五十五艘，水雷敷設艦及補助航空母艦五艘，共計七十五艘，總噸數五十九萬五千噸，驅逐艦二十萬噸，就全體艦數言，英國可增加現有數目之二倍，就巡洋艦數而言，不啻增加三倍之多。而美國更可擴充新艦五十萬噸，即現有之六倍，日本能無望而却走乎？

美國代表，因英美意見相距太遠，乃電華盛頓政府請訓，接獲電允修正原提案，乃於七月五日專門委員會中，提㈠大巡洋艦可造二十五艘，㈡以小巡洋艦砲位限制，不與大巡洋艦相異爲條件，允將巡洋艦噸數，改以四十萬噸爲最大限度。較美國原案已增加十萬噸，仍較英案爲低也。日本以違反裁軍目的爲理由，表示拒絕。

日本乃在七月八日委員會中，正式提出水上補助艦，日本爲四十四萬二千噸，英爲六十九萬四千噸，美爲六十四萬

八千噸。除去艦齡超過及尚未起工建造者，作爲七折計算，美國約爲四十三萬噸，英爲四十八萬噸，日本爲三十一萬噸。英代表認爲相差過遠，表示拒絕。

蓋英國之意，因其國海岸線最長，爲保護沿岸港灣及海外殖民地起見，須有上述之一萬噸巡洋艦十五艘七千五百噸者五十五艘，總噸數六十萬噸，始可足用。又英國主張將艦齡，由二十年減爲十六年，則截至一九三四年，英艦之超過艦齡，由五萬二千一百六十噸增至十萬二千零九十六噸。美國則在今後十年間，無超過艦齡之巡洋艦，故對於英國主張，反對不遺餘力。以致巡洋艦問題，成爲英美直接衝突之原因，日內瓦會議又遇之第二重之難關矣。

（七）專門委員會議決案內容

主力艦及巡洋艦問題，在專門委員會中，不能解決，祇好議而不決，暫時擱置。至七月五日止，專門委員會開會七次，審議決定之各項限制案，計有下列各項：

限制外之艦艇

一、非戰鬥用之艦艇，須具有下列條件

㈠備砲在六吋以下，

㈡備砲三吋，四尊以下，

㈢非鋼製甲板，

㈣未帶魚雷，

㈤未備有飛機升降甲板

㈥高射砲在艦之中心或兩舷祇有一架，

㈦速率在十八海里以上。

二、六百噸以下之水上輔助艦

三、戰鬥用六百噸乃至千噸之水上輔助艦，具備下列各項條件者，

㈠備砲六吋以下，

㈡備砲三吋四尊以下，

㈢未備魚雷及飛機，

㈣速率在十八海里以下。

限制內之艦艇

一、驅逐艦

㈠備砲五吋以下，

㈡一千五百噸以下，

㈢艦齡十六年，

㈣速率十八海里以上。

二、驅逐旗艦

㈠備砲五吋以下，

㈡五百噸以上，千八百五十噸以下，

㈢艦齡十六年，

㈣速率十八海里以上。

三、潛水艇

㈠備砲五吋以下，

㈡千八百噸以下，

㈢艦齡十六年。

以上各決議案，類多屬於無關緊要之專門的事項，而實爲此次三國會議之唯一成績。然而會議之兩重難關，依然無法解決。主力艦問題之無法解決，固不待言，即巡洋艦問題，英美代表，根據其國家之特殊情勢，各作有利於己之主張，美國着眼於攻勢戰鬥，英國重在保護戰時通商。彼此各懷私意，遂由口舌之爭，演成互相排擠之暗潮。會議前途，愈形黯淡。

(八)會議破裂前之形勢

英美兩國，除巡洋艦問題，意見隔膜而外，對於備砲口徑之限制，亦相持不讓。英國主張用六吋口徑砲，美國力主巡洋艦得自由搭載八吋砲。兩國所以力爭此「二英寸」之砲口徑者，另有極複雜之原因在。蓋八吋口徑砲，較六吋者，射擊力約在三倍以上，射程相差更遠。美國利於實施海上戰鬥起見，八吋砲巡洋艦，多多益善，英國重在保護戰時通商航路，故需要多數六吋砲巡洋艦。此外，尚有一最重要之問題，即戰時假裝巡洋艦之商船隊是也。排水量八千噸速度十五海里之商船，英國共有三百艘，美國祇有其五分之一，即六十艘。一萬噸以上速度二十海里之商船，英國共有四十二艘，美國祇有四艘而已。此類商船所搭載之砲，概爲六吋口徑者，在海戰時，共可搭載六吋砲二十餘門，其威力且遠在舊式巡洋艦以上。美國視此爲莫大之威脅，因在戰時或非常時，美國祇有用八吋砲巡洋艦與之周旋。故美國不主張用六吋砲而力主用八吋砲者，原因即在於此。英國爲保持其海上優勢起見，故力主限制八吋口徑砲。由此可見英美之所爭執，雖不過二英寸口徑之微，其實即係借此題目，以爭取海權。故此次三國會議，因此二英寸砲徑之差，終令英美意見，無由接近，非無故而然也。

事態至此，遂成僵局。英美已至短兵相接之地步，日代表乃出頭轉圜，一面爲當事人，一面又爲調停人，先由英日兩國專門委員磋商，成立英日妥協案。該案內容如次：

一、水上輔助艦總噸數，英美各五十萬噸，日本三十二萬五千噸（老齡艦除外）。

二、一萬噸級八吋砲巡洋艦，英美各十二艘，日本八艘。(除去加古，古鷹兩艘艦齡超過後，不造代艦)。

三、一萬噸級以下小型巡洋艦，定爲六千噸，備砲六吋。

四、潛水艇，英，美，日各六萬噸。

日英妥協案內容，與一九二七年三國海軍勢力比較，三國應減少之補助艦艇噸數，如次表

	一九二七年總噸數	英日妥協案規定總噸數	比較減少噸數
英	五九八、八九六噸	五〇〇、五〇〇噸	九八、八九六噸
美	六四五、〇八〇	五〇〇、五〇〇	一四五、〇八〇
日	四五一、六〇一	三二五、〇〇〇	一二六、〇〇〇

美國對於英日妥協案，表示絕對不能接受。言其理由，㈠一萬噸級巡洋艦，美國始終主持五五三比率，照此案計算，則爲十，十，六·六，之比。美國共有此種大型巡洋艦十二艘，如遇戰時，美國勢不能不留數艘大型巡洋艦，以當大西太洋兩洋之守備，決不能全數調至戰場。故美國人常言：在實際作戰上，美日大巡洋艦威力，約略相等。故對於日本之增加大型巡洋艦噸數，當然竭力反對。㈡對於限制備砲六吋，美國尤所反對，理由已詳於前。㈢反對潛水艇之美日同數。

其後，英國又另提出新提案。摘記英案要點如次：㈠代換年齡以內之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之合記噸數，英美各五十九萬噸，日本三十八萬五千噸，㈡一萬噸巡洋艦，英美各十二艘，日本八艘，㈢小型巡洋艦，最大排水量六千噸，備砲不超過六吋口徑，㈣潛水艇，英美各九萬噸，日本六萬噸，㈤驅逐艦最大排水量爲千八百五十噸，不得裝備五吋以上之砲。美國認爲英國新提案，比最初提案更多難於承認之點，仍表示拒絕。

日本最後提出妥協的彌縫案，共計四條：

一、英日兩國，截至一九三一年止，不在現有勢力之上更造軍艦，

二、美國可於英美均等範圍之內，建造相當軍艦。

三、一萬噸級巡洋艦，英美各十二艘，日本八艘，其他備砲八吋巡洋艦，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得隨需要建造之，

四、承認八吋備砲之美國政治條項

美國對於日本之妥協案，附以若干條件，表示接受。而英國又以日案無六吋備砲之限制，顯然破壞英國之海軍對等原則，堅決表示不能承認。

三國會議形勢至此，已至山窮水盡之地步，終無起死復生之術，祇有宣告破裂而已。

（未完）

美國新聞事業的現狀

馬星野

三四年來，中國的新聞事業，不能說是沒有進步。望平街的老板們，聽說漸成百萬千萬巨富，而新與各報，既漸知現代化，舊的老牌報紙亦漸漸具改革之心。但是這點些微的進步，在全世界報業之猛進看來，仍舊是落後的。日本好幾家報紙，銷路已超過百萬，英國在過去一年中，竟有三百萬銷路的報紙。美國已有六十六家報紙，自造無線電台，廣播新聞與音樂及廣告。在數量質量方面，在營業和服務方面，在對老板和對讀者說來，中國報業還是非常落後的。

在美國方面，就賺錢一事而論，報業已大不如從前，一九二九年，賺錢最大，降至今日，因經濟恐慌關係，廣告收入，僅達一九二九年度之半。然而倒因為賺錢之不易，報紙之改進，益加努力。新的技術方面發明，日益採用。紐約世界報被司克利普家買去，變成世界電訊報，比以前進步得多。用飛機採訪新聞，自設無線電台收國際新聞，以至於排字機器之改良，印刷機的改良，逐年都有新的進步和設施。而最駭人聽聞的以無線電播音而印報，現在已試驗成功，待經濟惡潮過去，便可以出而問世。以比之吾國報館，還用排字工人，拿鉛字一個個的捉的放，的確有數十年或一世紀的文明差度。

雖然歐洲人以至於美國的知識階級，對於美國報業，往往存極厭惡心理，作極苛刻之批評，但是美國報紙在數量上，機械上，商業上及對於一般大衆之服務上，其成就之大，却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據美國專調查報紙銷路的機關A.B.C.（銷路稽核局）的最近發表之報告，美國全部，有報紙一千九百十一家，此二千左右家報紙，都是每日（有的把星期日除外）發行，從每日百萬以上的紐約報起，到每日千多份的小鎮的報紙止，天天把國內外最重要消息，傳給當地人民，而使各人對於本地社會，國家世界，都發生一種脈脈相關的聯絡。

除此二千家日報之外，更有星期日出版的星期報五百零六家。日報之中，又分晨報晚報。美國人貴重迅速，看報的大都在夜飯以後，在閑暇休息時，與家人子女，共同讀新聞

，所以晚報一方面，特別發達。計二千日報裏面，有一千五百三十三家出晚報，有三百七十八家是晨報。晨報往往流行于大城市，規模比較大些，銷路也會多些。所以就總銷售額來說，晨報當晚報三分之二。星期日的報，買的特別多，因為美國的星期增刊，其性質和雜誌相近，買一份報，不但讀當天的消息，而且可以看滑稽畫劇；雜誌專文，汽車無線電等增刊，劇評電影介紹等等。現在把幾個數字來表示美國報紙數量大概：

晨報	三七八家	每日銷路總數	一三・二〇六・七〇五
晚報	一五三三家	每日銷路總數	二一・九六八・五三三
日報總計	一九一一家	每日銷路總數	三五・一七五・二三八
星期日報	五〇六家	每次銷路總數	二四・〇四〇・六三〇

據美國中央政府發表的統計，全美國共有三千萬戶的家庭。現在美國的日報，平均日銷總數三千五百萬份，可見美國不但每家有報，而且每六家有七份報紙。而在三千萬戶裏面，銷了二千四百萬份的星期日報，可見每五家之中，買有四份星期日報。大家只知道美國人每天吃麪包，却不知道他們對於讀報，也視同吃麪包一樣重要。當晚飯時候，報童拿着才出版的晚報，捲成一束，挨家逐戶的丟去，投在前廊的門前，于是小孩子爭看滑稽畫，母親看家具同衆舖的廣告，姐姐看時裝及百貨商店消息。哥哥看棒球的比賽消息。老頭子抬一抬眼鏡，看點華盛頓新聞和國際消息。

因為美國報紙銷路的普遍，美國商人，也高興登廣告，在去年一年以內，美國報紙所收進的廣告費總數是四萬萬二千五百萬美金，合中國錢十三萬萬左右了。然而這個數目，還是一九二九年以來最低的紀錄，只合一九二九年的收入百分之四十左右。廣告價格，也跌得很快。以前賣一百二十三元的地位，現在只能賣一百二十元了。不景氣潮流打壞了美國產業，被害的產業使要登廣告的人也裹足不前，而那百分之八十經費來源靠着廣告收入的新聞紙事業，也不免受到同樣的厄運。

在我們中國，銷路十萬份的報紙，已經是鳳毛麟角，所謂大報，賣到萬份以上，已是十分困難。在美國，十萬份以上的報紙，是非常普遍的。美國雖然沒有英法一樣的打破百萬紀錄之許多大報，然而這裏面有個理由。英法報紙，是全國性質的，法國全部，差不多都讀巴黎的報，英國全部，差不多都讀倫敦的報，所以倫敦與巴黎報紙，有那樣驚人的紀錄。美國國家既大，重心不集中，法國只有巴黎，美國有許多紐約，所以除二三種全國聞名的報紙，如紐約時報及芝加哥講壇報，在城市範圍以外，還有點銷路外，其餘報紙，

差不多限於城廂內外，而不能推到全國，也不願意推到全國。因銷路集中於城市，對於本城廣告，有大利益。

現在把美國幾家最有名的報紙銷路，錄其數字於下：

紐約方面：

紐約新聞（晨報） 銷數 一，四二六·九〇八 （星期增刊一·八二六·五四三）
紐約日報（晨報）（晚報）美國人報 三三七·二三八 六〇〇·五三九 （星期增刊一·〇一三·二一九）
紐約鏡報（晨報） 五三六·七九九 （星期增刊 七五二·九七三）
紐約時報（晨報） 四五六·九六六 （星期增刊 七〇九·五九六）
紐約世界電訊（晚報） 三九五·六八九
紐約講壇報（晨報） 三一七·六九七 （星期增刊 四二六·四三二）
紐約太陽報（晚報） 二九一·〇一〇
紐約郵報（Post）（晚報） 八六·三九六 （此爲紐約最老報紙，最虧本之報紙）

芝加哥方面：

芝加哥講壇報（晨報） 七七一·一九〇 （星期增刊 八二四·六七六）
芝加哥新聞（晚報） 三九九·七九五
芝加哥美國人（晚報）試驗報（晨報） 四二四·七一九 三一五·八三三 （星期增刊 八六〇·五六五）

除紐約與芝加哥以外，其餘大城，如費拉達非亞城如地屈羅城，如洛杉磯城，如聖路易城，如克來扶輪城，都有日銷三十萬以上的大報。

在數量方面看美國報紙，是非常可驚的，每天出版的頁數，三十頁四十頁乃是司空見慣的。星期增刊，多到十幾類每類數十頁至八九頁不等，芝加哥講壇報自稱爲天下第一大報，其廣告之多，內容之富，的確當此而無愧。如果依每欄八千字計算，而每報二十四頁計算，則把廣告除外，每份報紙，有七萬五千到十萬字，這十萬字的讀物，一分錢到五分錢可以買到。讀物內容，可以大別之爲九類：消息，社評，特別欄：劇評，音樂批評及書評，顧問及指導，滑稽及諷刺品，小說，插圖，廣告。大概每報的第一面，都是拿來排新聞的。哈斯脫（報紙大王）的報紙，第一面第一欄常登總主筆弼里斯本氏之短評。其餘各版，廣告與讀物相雜。社論版則除社論數篇外，更有小品文字及專門問題的文章。婦女版常常是關於巴黎時裝及交際界的消息，運動版最爲美國人所注意，有時每天印到四頁到八頁之多。

數量方面如此，在質量方面，美國報紙，也有好幾點可以注意的。美國報紙最大的特色，是新聞與意見之分開。在法國，寫新聞的人，往往可以把自己的意見插入新聞裏面，而美國人寫新聞，則頗取客觀之態度。消息之社論化，是美國報紙所視爲禁忌的，其次，是新聞之商業化。以前新聞事業，乃是政治家或弄筆之士所經營的，現在新聞事業，已成

為賺錢工具之一，而新聞因為是商品之一，故只求多多出賣，而不顧及新聞對於讀者之利害休咎。所以美國人有句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因為他們採新聞都着重於奇特驚人之點，故新聞的質量，便只顧讀者趣味，不求利益。

美國報紙，是以登犯罪新聞出名的。下流些報紙，如報紙大王控制下的幾家報及如Denver Post之類，翻開一看，滿目是奸淫擄刼的消息。更因新聞事業化為營業性質，故廣告商之力量，遂使人於美國之報紙。有的報紙，因為怕銀行不肯借錢，所以得罪資本家們的消息，便不敢登載。又怕廣告商不肯與報紙訂契約，各事總依從廣告商之意見，而報紙成為廣告主顧之附庸。有的大企業家，知道報紙的力量，於是大買報紙股票，以之為私人的工具。這個趨勢，在美國非常明顯，而對於社會所種的惡果是十分明顯的。

論到報紙與政治關係，從小市鎮的報紙看來，政黨與報紙關係甚密切，從大城市的報紙看來，大概都能保持相當的中立態度，據「編者與發行者」雜誌的報告，在一千九百十一家日報之中，三百六十三家自認為民主黨的報，三百二十八家自認為共和黨的報，而大多數報紙，共八百荅三家，自認為獨立派，超然于政黨以外，小市鎮方面，如果鎮內民主黨黨員佔大多數，報紙恒為民主黨色彩，因為報紙是要取悅讀者的。在大城市中各黨各派思想都有，如果擁護此黨則將失另一黨的讀者。由這點看來，與其說報紙領導讀者之政治意見，無寧謂讀者的政治偏見領導着報紙。

在芝加哥同紐約方面，大報的態度，往往時翻時覆。紐約的講壇報，是共和黨的發言機關。麥考米克McCormick老板資本支配下的「紐約新聞」和「芝加哥講壇報」，乃是代表最右傾共和黨勢力，是資本家銀行家的代言機關，對于什麼革新運動，總是反對，可以說是共和黨中「死硬派。」紐約方面，紐約「時報」是民主黨，然而態度有相當獨立。老板是猶太人沃克斯Ochs.　，他可以說是美國報界中元老之元老。對于新聞事業，　的確能盡責任，對于革新運動，亦不大歡迎，可以說是偏于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最贊助革新運動，而奮鬥不遺餘力的，是紐約「世界電訊報」，這是已故司克利普Scripps家報紙的領袖，去年今年，對于打倒紐約的腐惡勢力中心之民主黨總機關『泰孟尼』（即民主黨的紐約城總部，一向為一個老板所操縱　，是植黨營私的東西）費了不少氣力。而今年紐約的獨立黨領袖當選為紐約市市長，及「泰孟尼』老板Curry 的被逐下台，大半是這家報紙攻擊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演進，是企業的集中及競爭之漸漸消滅。報

業演進，亦復如此。美國方面這個趨勢十分明顯。現在美國的報紙團，或稱為環形報業，已有六十三家之多，每家有許多報紙，分佈各處。此種報紙團，有的組織非常精細，為一人之意志所支配，有的只是資本所屬，在于一個人或一個公司，各個報館，仍舊獨立。報團之中，最有勢力的，當推報紙大王哈斯脫的哈斯脫報團，共有二十六個報紙，差不多都是大規模的。紐約第二大報，芝加哥第二大報，都在他的手上，而太平洋岸，如舊金山，西雅圖，洛杉磯等處，他的勢力，尤為至高無上。哈斯脫名為民主黨，然而傲氣迫人，與羅斯福不大相得。 對外方面，抱頑固之國家主義， 對內方面，專鼓吹美國人之偏見及激動低等興趣。對國際聯盟，痛恨入骨。

和哈斯脫報團對立的是司克利普報團Scripps-Howard此團也有二十六家報紙，以紐約的「世界電訊」及「克來扶輪 Press」為最大。其態度甚為開明而進步。美國合衆社便是這家報團的姊妹企業。至於 McCormick和Patterson 二人的報團，雖只有兩家，然而美國兩家最大最富的報紙，即紐約的「新聞報」和芝加哥的「講壇報」便在他們的手裏。

美國報紙，大衆不注意於發表意見，故社論一版，比較的沒有什麼精采。記載消息的周詳和迅速，是我們所欽羨於美國報紙的。近年以來，因為通訊社事業之發達 ，新聞方面，漸漸的統一化，因為美國大通訊社只有三家，而每報至少要用一家的通訊稿，自行採訪，費錢太大，故報紙所載新聞，已無甚可競爭之餘地，一般趨勢，漸重於新聞以外的讀物之競爭。然新聞以外之讀物，如滑稽畫，如滑稽評論，如美容指導社交指導，長篇小說，睡前故事，電影評論，衛生指導，烹飪指導，時裝及禮儀等等 ，亦有專營此業的所謂Syndicate，代理製造，賣於各報，取價既廉，內容又好。因此美國報紙日趨於刻板化，漸漸沒有個性。像「紐約時報」之每消息有長篇專電，每問題有專門論文，則財力才力，決非一般報紙所能勝任。

今後美國報紙，在營利方面說，要日趨於退步，因為無線電事業之崛起，把廣告的金錢，吸收過去，而報紙因為趕不上無線電之快之便，日形落後。報紙數目，恐將日趨於減少，因為互相競爭的報紙，為使有利可圖，必起歸併作用。又關於編輯政策方面，社論之地位或將再行提高，因為新聞及趣味讀品，既不能給報紙以個性，同時社會之依賴於報紙者，許多方面，無線電可以代替，報紙要受社會之愛護，非有精闢之社論版不可。況當此大變動之時代，輿論指導，為每人每日之要需，而打趣滑稽文字及小說戲劇之類，因供給

之來源已多，漸爲社會所厭倦。

中國報業所在之時期及環境，和美國先後及善惡不同。然而中國新聞家於世界報業趨勢，不容忽視 。現在中國報紙，不是極端的營利性質，便是極端的政黨機關報性質，獨立於商業及政治的勢力與目的之上者，鳳毛麟角。商業化的美國新聞紙，漸漸碰壁，政治化的德國新聞紙，亦醜態百出，我們要走那一條路才是，這眞是値得我們考慮的問題。

三國演義的藍本

士莪

三國演義。杭州羅貫中所編。但其編纂此書。亦有所自來。非毫無根據的。玆考福州梁章鉅先生，所著的歸田瑣記。有一則云。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啓窗越出。聞墻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墻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携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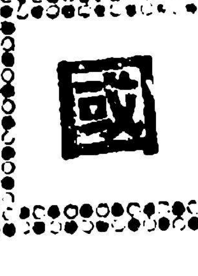
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舊歷)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淸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爲四戊午。則非也 。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

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由這一段考究起來。可以知道羅先生的三國演義。或採自陳壽三國志。或採自魚豢魏略。或採自神仙傳。以及各項故事。遂以成書云。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二十三年九月六日止

（金震）




國內

剿共軍事續有進展

贛軍事到最後階段

牯嶺六日電，大公報特派員本日謁蔣委員長，蔣精神煥發，身體已如常，毫無病容，記者問剿匪近況，蔣答云，江西方面剿匪軍事，赤匪已屆最後掙扎之期，近赤匪鑒於迭次慘敗，並以石城扼贛中贛西閩西閩北之要衝，尤為重視，因利用廣昌石城交界一帶之高山，集中主力，改採堡壘戰術，節節頑抗，故戰事極為激烈，如上月初我軍由廣昌之白水鎮，繼續向石城方面推進，與偽三五兩軍團主力，遇於貫橋地方，匪據高憑堅，固守勿退，我官兵奮勇肉搏仰攻，卒於上月七日將貫橋佔領，是役計獲匪步槍二千餘支，輕重機關槍五十餘挺，俘匪九百餘名，斃匪三千餘，匪乃退踞其驛前一帶之第二陣線，蓋驛前為入寧都石城兩縣之要道，崇山峻嶺，異常險阻，匪在該處附近複雜地區，構築三十餘里之縱橫堡壘，我軍深知匪情及地情，乃於部署妥當後，上月二十八日繼續猛剿，飛機與砲兵聯合，發揮最大威力，當日即將該地區赤匪所據之各重要山頭堡壘，分別攻克，是日獲匪步槍亦約二千餘支，輕重機關槍二十餘挺，俘匪團政委以下共二千餘名，斃匪四千餘，次日即進佔驛前，復俘獲人槍極夥，經此貫橋驛前兩役，匪之三五軍團精華澌竭，俘獲之匪兵，十分之八為匪區中強徵之民衆，年歲皆在二十以下三十以上，甚至有四五十歲者，足見匪區壯丁已盡，現該路距石城縣城僅五十餘里，指顧可以收復，橫取寧都，南向瑞金進剿，此外我軍上月下旬，在閩西之隘嶺及閩北之穆洋，亦均獲勝，追擊極為順利，外傳剿匪失利，適與事實相反，或者因合圍已成，殘匪化整為零，間有小股突圍亂竄者，不明眞相，遂誤會驚疑，其實此正足見匪勢窮蹙，與整個圍剿大計之完成，絕無絲毫影響，竄出小股，已離匪區，無所憑藉，亦極易消滅，殊不足介意也。又南昌三日電，國軍浩蕩前進，合圍勢成。殘匪展轉瑞金·石城·長汀間，無戰鬥力。又二十八日晨，三路軍聯合陸空軍，猛攻偽三·五兩軍團於金雞山一帶，國軍大勝，斃匪千餘，並相繼佔據豹子山·金雞山等處。其驛北之南嶺腦·黃土門等處，亦經中路軍完全攻克，故二十九日得將隘嶺驛前完全進佔，殘匪退石城，仍進攻中，日內可下。又南昌三日電，第三路軍佔領豹子山南嶺至金雞山等處後，乘勝圍剿驛前，今已完全克復。匪大部向石城潰退，按驛前位廣昌寧都之間，形勢險要，為軍事上必爭之地，匪曾構築堅固工事，據險頑抗。

蕭匪竄桂已越興安

長沙一日電，據道縣三十日電稱：頃據探報，蕭匪已竄至藍山·嘉禾·寧遠·新田之間。企圖有二：㈠竄向道縣，由蔣家嶺入桂境灌陽縣，㈡由江華永明出龍虎關，湘桂軍正聯絡堵截中。長沙三日電，據報：蕭克匪部現已由寧遠道縣竄抵桂境全縣之文市。桂軍周祖晃師·湘軍王東原章亮基各師，刻已切取聯絡，督同民團大舉進剿。廣州五日電，赤匪蕭克部經粵桂軍堵截，已肅清一部。否蕭匪因缺糧竄湘，在永州被擊退。欲渡湘江，又為桂軍攔截。乃竄新田，又為粵軍截擊。近欲回老巢，而郴州宜章又有粵軍防堵。現匪實力不過數千，槍枝僅二千。長沙五日電，據報：蕭克匪部因湘桂軍進堵，三日已由廣西興安縣境渡河西竄。大部竄抵羊角山蓮花塘一帶，仍在湘桂軍堵剿中。香港五日電，劉建緒四日電告，蕭克·

李宗保殘匪二日擬向東南竄，不得逞。三日午又圖西竄，我第五師向匪左翼猛攻，，李宗保任匪右翼，受牽制，即潰退。李漢魂五日由韶返省，報告粵北防務及剿匪近狀，謂粵邊安謐。

湘桂兩軍協力堵擊

廣州三日電，赤匪蕭克殘部竄湘南，經粵軍獨立第三師協同桂湘軍圍剿後，殘部潰竄，現一集團爲澈底肅清計，除派隊搜索外，並調第一飛機隊每日到宜章·藍山等處轟炸。又長沙三日電，劉建緒電告：蕭匪克向江華永明竄逃，湘桂兩軍首尾截擊，即可殲滅 。 香港四日電，王遂志談：周祖晃師張秦兩團，二日到達湘邊道縣之蔣家嶺，遇蕭匪五千餘，戰數小時，匪不支，向河田潰竄。覃連芳尚在途中，向全縣灌縣推進。又南京四日電，何鍵三日亥刻電京稱：蕭匪因我軍不斷追擊，渡江不成，退入陽明山，復迂迴於臨山·嘉禾·江華·道縣·永明之間。但從未進犯縣城，現其主力竄至桂邊之黃沙河文市一帶。十五十六兩師連日在零東之水汾坳·皇泥坳·桐子坪·瀬江嶺·白果市·石家洞等與匪接觸，頗有所獲。劉正協同桂軍於全州·東安·新寧一帶堵剿中。又三日未刻電稱，蕭匪有企圖竄擾黔川邊區之模樣，劉正令各部分途追剿，並電桂軍派隊協同堵截中。八月二十七日岳州通信，自蕭克匪部突出贛西，竄入湘南後，贛西剿匪工作，不無影響。西路軍包圍蕭匪於永新遂寧之間，原採穩紮穩打，步步爲營，以碉堡作堅壁清野之策略，乃蕭匪突圍而出，前線第十六師彭位仁部被迫後退，致匪得以沿湘南十數縣據封而過。蔣委員長聞報，已來電處罰西路軍官，對某要人有記過之處分。第十六師師長彭位仁撤職，以該師四十六旅旅長章亮基調升師長。彭撤職後，調充西路總部高級參謀。在此應負責任之環境下；西路軍調兵堵截較難日更爲緊張，全省保安團隊，大部集中寶慶·武岡，軍隊則集中衡·郴，採大包圍形勢，向蕭部攻擊；惟蕭匪此次突出，乃避城市大道，而專走荒山小徑以避戰，故軍隊截剿頗感困難。長沙近郊，戰壕碉堡林立，電網每夜已上電流，調四路軍教導隊全部把守，警備異常，決無他虞。長沙三十一日電，湘省保安第五區司令部三十日電省略稱：頃據湘南報告，(甲)蕭匪竄零陵，企圖西渡，不逞，敗走陽明山，嘯集山谷中，我軍擊斃匪衆數十。(乙)二十九日該匪復化整爲零，有一股圖向嘉禾·藍山·臨武方面竄擾，我軍正跟踪追剿 ， 沿途斃匪甚衆。(丙)粵軍大部已分兩路出動，向臨武進發，匪已進退維谷。(丁)我軍布滿於零陵·祁陽·新田·郴縣·道縣·常寧·永興各縣，已成包圍之勢，不難一鼓剿滅等語。

匪陷慶元旋即收復

福州一日電，共匪羅炳輝部在福安壽甯一帶被圍剿後，已向慶元政和邊境逃竄，將由政和松溪逃回閩贛邊境老巢。現浙保安團及劉和鼎等部已奉令合圍，惟福安之溪柄柏柱，壽寧之斜灘等地，災後損失極巨，餘匪尚在肅清中。福州二日電，羅炳輝，方志敏股殘匪被我軍緊迫，竄浙屬慶元，我駐浦城部隊及□□師已紛紛出動，□□師特進駐壽寧督剿，屏南政和殘匪已由劉和鼎抽調勁旅，協同古田之李默庵部兜擊，浙保安處亦派隊堵截。福州二日電，衛立煌電省報告，陷慶元之方匪 ， 以閩軍戒備甚嚴，知難得逞，不敢西竄，仍滯留慶元。我四十九師伍誠仁部已變更前進方向，一日奉令進□□□□□等處，嚴密布置，一面兼程開往□□，與浙保安隊聯絡進剿。又電，羅炳輝方志敏殘匪逃竄慶元縣城，我剿匪軍除與浙隊夾擊，先後已到□□外，即開始進剿，一面並加緊分調勁旅，分駐松溪政和防匪。福州二日電，第某某師前鋒抵慶元，浙保安團第某支隊亦由某地開回慶元，會同浙各軍夾擊竄據慶元之羅匪。福州三日電，閩東殘匪因我軍層層包圍，圖謀竄回老巢。我軍知匪詭計，進追愈急，□□師及浙□□隊均在慶元與匪激戰，閩淸尤溪交界之桃坪黃峯等處零匪，亦經某旅游擊，匪雖欲苟延殘喘，亦屬不易。又蔣鼎文以閩省濱海境內，水道甚便，對通匪區之河流津卡及扼要市鎮，決逐漸構築碉堡，並加緊檢查，以免燒料及生活必需品漏入匪區。福州四日電，盧興榮由永安電省報告：赤匪主力竄淸流後，有向瑞金移動模樣，安砂附近殘匪正在追剿中。方志敏，羅炳輝殘匪在龍泉小梅與浙保安隊方志英部在激戰中，匪有向北潰竄勢。福安滿溪柏柱溪北等處之匪，經新十師搜剿後，紛紛竄浙寧德之赤溪，企圖未明。又第二區行政專員徐虎侯電省報告：在某某匪巢搜獲方志敏，羅炳輝二匪與土匪馬烈風任鐵峯等來往信札多件。任馬邀羅方入閩東，羅答尚有其他任務，暫不能來，並贈馬任兩匪洋一千元，快槍二十枝，受傷匪卒百餘，俟痊愈即留閩東協助任馬云云。我駐軍已加緊搜剿，以清匪孽。霞浦石門坑之匪七百餘人，經八十七師鄧團猛剿，斃匪甚多。餘匪狼狽向閩

洋潰退。杭州四日電，赤匪方志敏部因受閩軍壓迫，潰竄浙邊，慶元曾爲所陷，同時龍泉吃緊。四日上午民廳接雲和縣長趙了和電告：赤匪自經浙保安隊與閩軍夾擊，於三日晚退出慶元，龍泉八都地方亦已無匪蹤。匪向浦城方面分兩路竄逃。雲和龍泉均安謐。續悉：該匪三日由浙保安隊坐鎭浦城之蔣部督隊堵剿外，剿匪總指揮衛立煌亦派八十五師向該匪堵剿，援浙之匪爲僞第七，第九軍團，由閩東轉竄閩北一帶，一股由慶元經小梅八都於三日竄抵浦城忠信街，我軍正在追剿中。杭州四日電，浙南慶元縣日前突爲贛閩共匪竄入，嗣經國軍四十九師追剿 ，現省府已得麗水縣長電告：匪於二日下午五時退出縣城，國軍仍在追剿，該縣長亦已由贛邊返縣整理，省府已令該區專員何浩然杳明匪災損失情形具報。同時又得某方消息云：四十九師二日午後在慶元與匪共發生接觸，匪稍後退，我軍乘勢追擊，進佔距慶元縣城五十里地方之高坡。浙保安隊同時繞出匪之背後，雙方夾擊，其時空軍亦飛往轟炸匪傷亡極衆，不支，乃退出縣城，向西北方面竄去。與慶元毗連之閩省松溪政和兩縣極安謐。又省府秘書長魯岱談：慶元赤共已經我軍痛擊，向西北方面逃逸，慶元已克復，龍泉麗水離慶元尙遠，更無問題，地方安謐，防務鞏固。又據另一方面消息：某某尙有一小部散匪四出竄擾，滯留慶元境內者，浙保安隊在追擊中。據聞赤匪此次擾浙，因匪區各物封鎖多時，勢將待斃 ，且近來旱災，匪區糧盡，更形恐慌，故不得不出而覓食 。現我軍於各要隘均有重兵扼守，斷絕匪共出沒。浙保安處已於前日派出大隊乘浙贛路車至金華 ，轉赴麗水，出動協剿。公路局已將奉化至新昌公路內駛行之車輛，集中海門應用。 又福州四日電， 伍誠仁師及浙保安團第二支隊，二日完全克復慶元縣城後，羅炳輝殘部竄往龍泉縣之小梅鎭，向松溪北境侵擾，劉和鼎部已開抵松溪防堵。

皖南殘匪退竄祈門

杭州一日電，浙保安隊在屯溪協剿股匪，甚順利，休寧之匪已退婺源段莘。浙軍轉趨桃林子鴉左溪，與遂安邊境某村駐軍取得聯絡。婺源陳司令亦派兵會剿，竄段莘股匪已被四面包圍，即可消滅。據閩擾黃尖股匪在大龍山被挫後，欲至悟田嶺，途經靑山牛田嶺，被壯丁隊截擊，即由嶺南向婺源境竄去，意欲取道婺源大畈，回竄贛省老巢，適大畈有軍隊駐守，難以通過，即繞道折回休寧南境之黃茅，擾二小時 ， 向龍池方面竄去。該處又係小村落，於是乃竄婺境。自浙軍協剿，直撲覺嶺追擊，匪有改竄祈門勢。一說將竄五龍山，陳調元部已派隊駐官亭，將抵黃茅，祁門西南有重兵守禦。杭州二日電，祁門海地，程家山之匪，已向山中逃竄。祁南剿匪軍進展至浮邊與田村，盤踞該村之股匪已竄他處。竄擾婺源段莘之股匪，經五十七師王營追剿，加之休寧保安隊節節堵截，四面受困，已由婺源北竄，至休寧西南境大連地方。有由休寧西境之汪村竄往祁門南境說，汪村距上溪口約七十里，上溪口距屯水約七十里，刻劉專員續派大隊前往防堵。休寧屯溪安謐。又匪衆五百餘名由嶺南竄黃茅，沿途被國軍堵截，故匪不敢向婺源東境肆擾，而退祁門，浙開化縣長陳芝範電保安縱隊指揮部稱：匪前竄玉枝，係開化遂安休寧三縣交界處，匪計五百餘名，槍二百十枝，餘均竹槓担架。當派呂營追擊，並聯絡堵截。又據保衞團訓練班教育長電省報告：前竄股匪，已派隊向指定地點酌情游擊，最近紫湖口附近已無匪蹤。

匪派婦女刺探軍情

福州二日電，第九師在連城俘獲共匪婦運工作人員胡英，據供共匪設婦女訓練班 ，假裝難民，逃我軍地區求夫，作煽惑士兵運動，並刺探軍情。呈由行營通令禁止各官兵在匪區聯婚，並禁士兵與婦女接談。蔣鼎文電省，謂匪偵探我軍方法：㈠假裝落伍兵病兵，流落沿途，或居住破廟古刹，並拾佩我軍士兵遺失證章，及摘掛我軍被俘士兵符號 ，冀圖混騙。㈡化裝落伍挑夫，沿途行乞，並拾佩各機關各良民遺失證章，如遇有化裝此項嫌疑，應嚴行調查，並飭各軍隊士兵及機關職員，對於証章符號應妥爲保存 。 又新十師陳齊煊電，該師顧團長親率兩營，向溪柄進攻，匪徒頑强抵抗，經激戰四小時，匪勢不支，紛向柏柱逃竄，顧團長乘勝追擊，進入柏柱，據俘匪供稱：㈠方匪竄到寧德時，任鐵峯匪確曾與其勾結擾福安。㈡方匪病傷員兵五百餘人，要求任匪照料，愈後即在閩東工作。㈢方匪給任匪欵一千元，並槍二十枝，彈一千發，並告任匪決竄回贛邊老巢。

劉湘表示僅願襄助

南京一日電，劉湘代表傅其吾今日謁汪，報告川省情形，中央及汪意，希望劉能早日打消辭意，負責督剿殘匪，傅定二日返川，轉陳中央意旨。南京三日電，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參謀長郭昌明三日有電到京，報告劉湘辭職事：謂劉初雖持之甚堅，現以大義所迫，決定以私人資格輔助剿匪事宜，在赤匪未徹底消滅前，暫不離川他往。又萬縣航信云，自劉湘於八月二十三日在省發出辭職通電，二十四日返抵渝城以後，一時全川各縣，均有羣龍無首之恐慌。經林汪蔣等先後來電慰留，及川中各將領迭電挽勸，劉始允暫不離渝，仍以私人資格，輔助剿匪軍事。連日劉在渝，除參觀電力廠，造幣廠，銅元局外，並籌措相當經費，以作剿匪之用。頃據軍方傳出可靠消息：劉現仍在辭職期中，並未到部辦公，對各方挽留文電，亦未置復，窺其意，非中央方面有最懇切之表示，尚不願即行復職也。剿前方軍事，已由萬源背進至宣漢境內，五路總指揮部現移南壩場。唐式遵曾在宣漢召集范紹增，劉邦俊及各高級將領，會商反攻辦法。通江方面，自五六兩路失利後，恐受麒龍山後方匪部之威脅，亦已放棄縣城，扼守通河沿岸。三四兩路，刻以烏木坎爲第一防線，得勝山爲第二防線。潘文華在江口，楊森在蘭草渡，李家鈺羅澤洲均在巴中，指揮一切。一二兩路，無甚變化，鄧錫侯在旺蒼 ，田頌堯在南部。有主張請中央軍入川剿匪之通電發表，但各方應者寥寥，目前剿匪重心，仍在綏宣方面，而綏宣部隊，多爲劉湘所直屬，故劉雖不復職，亦不能作壁上之觀。聞劉已決於日內離渝，親赴前線視察防務，並向官兵說明辭職原因，及以私人資格補助剿匪之意義，希望將士照常負責，完成使命。

川軍前線情況一斑

萬縣航信云，萬源方面剿匪軍事，自六路軍汪鑄龍旅自動放棄青龍觀陣線，致匪突破一點。猛攻五路之劉光瑜，楊國楨，許紹宗各旅後方，因劉等素無準備，故不能不向南撤退。現軍匪相持地段，已移在宣漢東南境，惟匪尚未入城，刻前方情形，爲五路軍大部，在七里溝固軍壩至普光寺一線。板橋埡一地，有三團人防守，以固宣漢。許紹宗在胡家場，有兵兩旅，圖接通左翼。范紹增陳蘭亭兩部，現守馬渡關，邱家堡，斯灘河，巴陵寨，元山場一線，四路軍各部仍守烏木坎得勝山之線；三路軍守瞿哥嘴草池壩之線；一二兩路，尚無變遷， 五路軍總指揮部現駐七里峽（在宜開接壤處）附近，五路軍兵站總監部則移駐開縣。目前兩開情勢，較去年尤爲吃緊，萬縣距開甚近，故亦人心惶惶。

川人電請派員協剿

成都各紳耆有挽王陵基出山之說，王現已出嘉定返省，如能得劉湘諒解，再起或亦可能，同時又電請中央責成劉湘復職，並以實力協助剿匪。其原電云，國急，南昌蔣委員長．南京林主席．汪院長鈞鑒，昨上梗電，計邀鈞覽，四川者國土也，川人者國人也，剿匪爲中央整個計畫，似不能置四川而不顧，川省獨力撐拄，又將一年，人民既澤竭林焚，當軸亦智盡能索，竊念往承發款賑濟災區，仰見中央不忘四川之心，曷深感泣，近者總司令劉湘因各路步調不齊，川中餉彈莫繼，辭去本兼各職，川軍主持無人，立見魚爛瓦解，赤匪動作甚速，爲一竄據夔巫，下窺武漢，既莫拯全川赤化之浩刦，又將貽全國震動之殷憂，斯時即勞中央大舉興師，而蜀亂既成，蜀山又險，欲加戡定，須歷歲年，外患乘之，中國亡矣，竊查川軍現狀， 一由於兵疲，一由於彈缺， 而餉糈太絀，尤爲不能力戰之總因，至劉總司令所部之二十一軍，從前力量較強，因與該匪主力周旋，損失較大，更因補充各軍之故，已竭庫儲，目前餉彈俱窮，非辭實無辦法，當此萬分危迫之際，惟望中央急定有效辦法，義同善舉，拯救川人，並望迅查前電，簡派知兵大員，飛率善戰而有紀律之師，來川協剿，對於劉總司令迅予慰留，更爲補充大批餉彈，責其督飭各路川軍，指定任務，一心併力，同濟艱危，毋再此進彼退，否則赤匪坐大，必至神州陸沉，上下軍民，同歸於盡矣，臨電懸遲，並盼立覆，曾鑑．方旭．徐炯．劉咸榮．尹昌齡．徐孝剛．周道剛．蔡文鉌．陳國棟．洪鑿．胡茂生．林啓愚．洪寅．李昶．馮元勛．劉德馨．郭彥謙．文澄．廖大辭．彭芬．裴剛．同叩（九月一日發）重慶二日電，王陵基等抵渝，促劉湘復職。綏定．宣漢陣線尚穩，三四兩路軍正向右移動，謀取聯絡。

蔣電川將嚴守陣地

漢口五日電，劉湘駐京滬代表均過漢赴渝，調和反神擁神之爭。劉從雲現在威縣原籍，劉湘部下仍多擁劉從雲出任機要職。同時請王陵基出任前敵職務，五路軍後方部隊均抽調前綫堵剿。漢口五日電，蔣電川省

各將領，嚴守原陣地。將所派駐川之軍事特派員程澤潤五日由蓉過漢飛渝，面授劉相進剿機宜。聞劉辭意已打銷，特調鄧和鄧國璋彭誠孚三部赴前方，并將起用王陵基為前敵軍事委員長，布置定後，即反攻。劉從雲被扣留說非確。

黃郛到滬即將北來

南京六日電，黃郛六日晨三時乘永綏艦過京，因事前無人知，且在深夜，故未有人往晤，四時許永綏艦仍東駛，當晚可抵滬，聞黃日內將携眷來京，謁汪後，即北上，須磨六日午至外部訪晤唐有壬。上海六日電，黃郛六日晚七時四十分乘永綏艦抵滬，泊高昌廟海軍碼頭，登岸後，即乘自備汽車返宅。南京六日電，黃郛於八月九日下莫干山，過京赴牯，訪謁蔣汪，商談一切，並在海會寺軍官訓練團講演，早擬下山北上，嗣因候晤顏顧兩使，並應蔣委員長約，向第三期軍官訓練團再作一次講演，故又留居數日，據聞黃氏因各事已畢，五日晨七時下牯嶺赴潯，旋於十時搭乘停泊該處之永綏軍艦東下，六日晨三時到京，因時方深夜，不便登岸，並因黃氏行前未通知各方，故亦無人到江邊迎送，該艦抵京時，僅在草鞋峽江面稍停，即繼續東駛，計於六日晚抵滬。

五全代會着手籌備

南京通信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十一月十二日在京舉行，距今不過兩月有餘，中央業在籌備一切。海外華僑黨部代表且有已到京者，會議之必可順利進行，當無待論。

中委名額頗費周章

問目前較費周章者，厥為中委名額問題。蓋依據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必須由代表大會選舉。若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所採之恢復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均為中央委員，則係基於特殊情形之需要，決非可以常理論者。一部份之中央當局，亦深感辦法之不善。思於第五次全代會時，恢復舊觀，減少名額。仍為三十六名執委，重行改進。惟聞粵方主張，則擬保留現在狀況，對中委不主重選。但依照黨章，應該重行選舉。若歷屆不更，將有同於世襲職，故認為選舉手續，決不可省。但亦有一部分主張，以為歷次全代會，被擯不得入選者甚多。尤其許多重要將領，均不免向隅，而各省平日亦有不少努力黨務工作之人，均有使之入選以為酬庸之必要。故主張將中委名額重行增加，將總章所定名額，再加修改。以上中委改選問題之三種主張。將來究採何種，尚難斷言，惟信未來之趨向，將不出以上三種辦法之範圍也。又聞五全代會軍隊黨部代表業經中央圈定二十人。

海外代表陸續歸國

南京三十一日電，海外各級黨部出席五全代會代表現到京者，計有郭衡(日)，郭恨刦(安南)，謝喜溪(暹邏)，朱景光(雪蘭莪)，伍澱海(北波羅洲)等電告啓程，約旬日內均到齊，計有梁士俊陳寄虛李顯庭周受來(暹邏)，黃壬戌(緬甸)，張國基(印度)，黃魂醒陳孟餘何麟溪(古巴)，康士品(德)等。牯嶺六日電，記者詢問蔣委員長對五全大會意見，蔣答云，此事僅照黨章辦理，開與不開，早開遲開，本人毫無成見，歷來均容納各方面之決定，開會提案亦然，本人對於任何提案，均無堅持通過之意云。

日逐華僑我提抗議

上海四日電，在日被逐華僑五十一名，四日晨到滬，由公安局派員照料登陸，多數係浙籍小商。尚有三十二名另船來滬，據言所有財產，

到滬僑胞籲請救濟

悉被扣留，雖請領館交涉無效。又電，到滬被逐華僑中有所娶日婦四人，未來之三十二名，係在門司被日警截留，迫令分批來滬，被截時有數名被日警毆傷。上海五日電，四日到滬之由日被逐華僑，今晨推代表分到市府黨部請願，報告被逐經過，要求救濟及援救被留門司之僑民。南京五日電，外部某要員談稱，日逐僑胞事，已電蔣作賓向日外務省抗議，並要求

改善待遇。頃據蔣使報告，已向日外務省提出抗議，外部俟接日方正式答復後，再作處置。

日俄撤兵商談之謎

本週日俄間局勢，仍在繼續僵持中。東鐵五家屯站又發生重大刦車案一起，行刦者已被日僞軍包圍。又橫道河子站附近，亦有列車爲匪顚覆。情勢仍甚紛擾。至蘇俄抗議東鐵路員被逮事，日外相廣田已於四日提出答覆。最引人注意者，爲本週哈瓦斯社傳稱駐俄日大使太田曾兩度非正式向蘇俄外次商談撤兵之建議，惟此訊已經路透社東京電否認，究竟眞相如何，頗耐人尋味也。

五家屯站盜匪刦車

哈爾濱三十一日日本新聯電，三十日午後五時，行至五家站之混合列車，被百餘名匪賊襲擊，齊用機關槍步槍向列車猛擊。車上之日本警衛兵，立即應戰，前後交戰三十分鐘，匪始退去。聞車上，乘有璦琿縣敎育視察團及鐵路總局野球部等日人八十餘名，日方極爲懸念。至三十一日午前所辨明者，日人被害即死十名，重傷九名，日本兵輕傷三名，日俄人重傷三名，路員重傷三名，華人一名，其中有「滿洲國」資源局官吏內母．藤澤兩氏，另有四人被匪綁走。又哈爾濱三十一日電，頃有開往長春客車一列，因匪徒拆毀路軌遇險，並遭匪開排槍轟擊。損失之嚴重，爲歷年來所未有，計死日人十三名，傷八名，大半均係遊歷旅客。另有華人七名，俄人一名受傷，又有西人三名，日人七名失踪，恐係被綁。查失踪之外人，均係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雇員，計有該公司大阪經理丹麥人約翰森．東京推銷經理羅森爾．及駐滿代表斐雷，後二人均係美籍，匪徒將路軌拆去一段，以致列車出軌。匪徒與日本衛兵交戰約二小時之久，各車均未傾倒，惟有四節車撞甚猛，將旅客自車頂抛出。其他數節，有撞損至不成形者。匪徒搜刦頭二等車，並綁去旅客多人。續電，頃悉米高梅雇員斐雷與約翰森均已被綁，羅森爾無恙，彼與其夫人嚴扃在包房內，匪徒以槍柄擊門，未能擊開，頃悉計死日人九名，華人五名，傷旅客二十一名。

哈爾濱二日路透電，今日此間接得箭電稱，上星期四夜，中東路覆車被架之米高梅公司職員約翰森及魯里兩人，業已出險，並未受傷，其他詳情尚未悉，現被架未出險者共有六人，全爲日本人。

日僞軍隊包圍匪衆

哈爾濱一日電，一般對東鐵匪徒刦車事件或將引起之影響，仍感嚴重考慮。頃間確息，日前列車顚覆，死二十一人，傷二十五人。日僞軍隊跟踪追襲，已於昨夜將「匪徒」完全包圍，該匪現困於沿松花江之低窪中。本日有正式軍隊乘飛機前往，散放傳單，稱匪徒等如不釋肉票，並立時投誠，即將一概轟斃。駐哈日軍總司令，已請長春方面增派軍隊，俾作護路之用。僞警方面稱，匪徒係蘇俄雇用之東鐵人員。報紙稱：哈埠日警研訊之結果，在政治上將具有重大意義云。哈爾濱一日路透電，中東鐵路，今日又有匪衆攻擊火車，但不用拆軌之故技。此次乃在阿什河東十八哩，用霧號止西行之火車一列，車止後，匪衆開槍猛轟，傷俄司機人與華火夫各一，司機人雖受傷，仍開車向二田塘子東進，卒安抵該處。

救出一部被擄肉票

哈爾濱二日新聯電，二日午前十時半由江寧號飛機之偵察，發現匪賊匿藏於牛衛子川中島柳林內。陸戰隊立即上陸，開始攻擊，匪方損失，計四十名中，射殺者二十五名，頭目一名，其他向密林中逃走。因濕地難行，搜查已不可見，救出肉票日人七名，外人二名，俘虜一名。二日午後五時二十分，由江寧號載返濱江。

列車又被盜匪顚覆

哈爾濱三日路透電，今日午後此間接電，據稱開往綏芬河之火車，行至距橫道河子七哩處，因軌道被毀，致機車與客車數輛出軌損毀，潛伏道旁之義勇軍，開槍射擊後，即登車搜查，稍有價值之物，悉被取去，幸未傷人，僅俄國路員二人被架去云。哈爾濱四日電通社電，由當地開行之貨物列車，復於昨日在中東路東部線之高嶺子橫道河子間，因被「匪」卸去路軌一段，以致顚覆，而遭襲擊。當局方面因鑒於此類事件，邇來層出不窮情形，刻正講求方策中。

廣田答覆蘇俄抗議

東京四日新聯電，日外務省四日發表，關於東鐵路員逮捕事件。駐日俄大使在八月二十二日以書面提出抗議，因而廣田外相本日特以書面

答覆如下：「逕啓者，八月二十二日接准華翰，以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及十六日，關於東鐵東部線路員檢舉之照會。閱悉，查過去數月間與頻發之東部線軍用列車顚覆陰謀事件相關聯，而發生之檢舉路員，係根據「滿洲國」司法權之發動。再關於前記列車顚覆事件，帝國陸軍省方面並無有如來示所云之任何聲明。至於其他各方，如本邦新聞所揭載之各種消息，非帝國政府所能負其責任，故無詳述之必要。俄方主張列車顚覆，純係匪賊所爲，且尤有甚者，尙有謂此係日「滿」一方之怠慢，或故意之行動。夫使「滿洲國」防衛責任之日「滿」兩國，其何樂而企圖破壞東鐵路線之軍用列車乎。他方在匪賊襲擊列車時，並無搶奪貨物之行爲，故不能以此而與普通匪賊同一視之事實証明也。（中略）軍用列車顚覆事件，以及在北滿類似之突發事件相關聯。自今春以來，隨時皆有檢舉多數之俄人，此爲俄政府素所深知者。特以最近之檢舉，謂與東鐵交涉停頓有關係，因而有破壞鐵路工作，侵害俄國條約上之權利之責國政府之見解，完全爲無根之揑造事實，故不能不加以指摘。但以鐵路運轉之確實，及沿線治安之維持上，絕對必要之此種司法事件，縱使東鐵交涉不停頓，自亦必起之。（中略）且本件陰謀，究係何方指揮，帝國政府實有重大關心。至本件之列車顚覆事件，其事故之發生僅限於東鐵東部線。且被害列車之大部分，係軍用貨物列車，並無貨物之掠奪。被害者又係日「滿」人，而俄人則無一人被害，與普通列車被害，完全不同。且檢舉之東部線路員，幾全部爲企圖攪亂「滿洲國」治安，而參加於非合法之結社者。對於匪賊之爆炸指令，及使用之炸藥，均由該鐵路路員供給等消息，時有所聞，並徵諸諸般事態，認爲俄人之一部，定與此次事件有關之見解者，頗不乏人，此或爲當然之事也。

太田訪俄外次商談

莫斯科二日哈瓦斯電，日駐俄大使太田與蘇俄外次斯托莫渟科夫會進行談話 。日本大使聲明，渠係表示個人意見，未奉政府訓令，此次談話應認爲交換意見，而無正式談話之性質。惟太田表示之意見，所認爲與日本當局之見地相符。太田謂遠東形勢甚爲緊張。斯托莫渟科夫答稱，形勢緊張，日本應負其責。太田又謂蘇俄中央政府志在和平，日本固不置疑，惟遠東方面之蘇俄地方當局，則對日本人不斷挑釁云。兩外交家旋又考慮採用如何切於實用之方法，始能緩和空氣。日本大使乃謂欲使空氣緩和，不獨應於可能時，立即將出賣中東路問題予以解決，並應採取更爲勇敢之方法，易言之，即邊東若干地帶，日本及蘇俄均有軍隊者，最易因邊界事件引起衝突，此等地點之兩國軍隊，均應予以撤退是也。斯托莫渟科夫聆取日本大使個人意見之後，答稱：將轉達渠之長官云。斯氏如此作答，可見不久將有下文。此次談話關係重大，日本大使之行動，雖僅係試探意見，其談話雖無正式性質，然其努力於時局之緩和，則爲吾人所可承認者。說者謂日本大使之談話，或係一種手段，欲使蘇俄爲難。惟究竟如何，在最近將來，必知分曉，目下尙不能遽下斷語也。


俄外次　　太田

又巴黎四日哈瓦斯電，日本駐俄大使太田，曾於八月三十一日訪問蘇聯外次斯托莫渟科夫，說明其個人意見。謂欲使遠東時局緩和，應即撤退駐在遠東邊境之日俄兩國軍隊。該大使又於昨日再度往訪斯托莫渟科夫，並建議拆毁防禦工事。茲據小巴黎人報續稱：太田以私人資格向蘇俄政府提出之建議，極爲駐莫斯科外國人士所關心，蓋一般人以爲太田訪問，當係初步之試探，而爲正式外交交涉之預備，無可置疑，此種提議，實屬敏活異常，蓋俄國倘拒絕此種提議，則日本有所藉口，謂俄國拒絕圖謀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倘俄國接受此種提議，則眞正獲得便宜者，係屬日本，因日本撤退駐在滿洲之軍隊輕而易舉。反之，海參崴及濱海省各處之防禦工事爲俄國紅軍之所憑依，斷難輕於撤廢也。又巴黎人報以爲太田提議能否爲莫斯科所接受，在此際殊難加以斷定云。

塔斯社二日莫斯科電，日本各報聲稱：「滿洲政府」已決定停止中東路運送蘇聯軍火之舉。塔斯社今受命聲明，上項報告係中傷性質之造謠，蓋中東鐵路絕不運送屬於蘇聯之軍火也，反之僅有日本軍官與滿洲當局乃用中東路運送軍火，此事爲衆所共知云。

東京五日路透電，前「巴黎時報」登載一消息，謂駐俄日大使太田曾往晤蘇俄外交副委員長斯托莫渟科夫，提出解決俄「滿」邊界爭執之辦法，今

日外務省已正式否認此說。

日方發覺蘇俄偵探

哈爾濱四日路透電，此間官場，今日聲稱發覺蘇俄偵探機關一所，該日憲兵曾在松花江佳木斯某華人藥房，查獲無線電收發機一具，各機件皆蘇俄製造。未幾又捕獲「滿洲國」無線電報員四人，彼等代爲探訪日軍行動消息，電告黑龍江米布洛塞米諾夫斯克第四通訊股。彼等乃奉伯力遠東軍參謀處第四科之命令行事云。

英國報紙觀察一斑

倫敦四日路透電，泰晤士報今日論日俄關係謂：若東方兩政府以此種態度及新聞方法互陳述其危怨，則歐洲和平定將遭明顯而即將爆發之危險。中立諸國，見日俄雙方由意見之不一，而變爲眞正之忿怒，誠不能不爲之憂慮。但日本在滿洲境內荊棘猶多，未必願有明年作征服東西伯利之嘗試，致增其行政負責者之財政擔負。而俄國寡頭政治家方救荒之不暇，何堪大規模徵集農民作戰，故亦未必願對于距其工廠與兵工廠相距三千餘里之海陸軍强國，加以攻擊也云。





日正商討應付海會

大角說明海會方針

東京三十日路透電，首相岡田，外相廣田，海相大角所商妥擬在十月間倫敦海軍談話會提出之建議，將交九月四日閣議核准。開在閣議之前，首相・外相・海相・將與陸相・藏相・開一關於此項建議之會議云。東京三十一日新聯社電，海軍軍縮會議預備交涉之日本方針，在九月四日或七日提出閣議，再由閣堂會議決定。大角海相在三十一日閣議席上，對於閣員之質問，說明根本方針大要如左，以求諒解。㈠廢棄華府條約之理由，因該條約締結當時之國際情勢，此條約滿可維持，然其後國際情勢，大有變化，造艦術亦甚進步，故有廢棄條約之必要。㈡軍備縮少，爲會議之根本精神，故主張貫澈，不作無邊際之海軍擴張爲主旨。㈢不受他國威脅，亦不威脅他國，此爲日本不變之方針，故以防禦有餘攻擊不足之方針進行之。㈣最好能使攻擊武器廢棄防備武器完備。㈤倫敦會議實依比率主義決定裁軍而收會議之成功者，我國向來反對比率主義，在當時出席倫敦會議之全權，曾已聲明此旨表明日本之態度。

廣田外相態度慎重

東京一日電通社電，關於華府海約之廢棄。負有全部責任之廣田外相，刻正持慎重態度，進行此項準備工作。其廢棄通告發出時期，依次述之見地，多認爲當在十一月中旬左右。在軍縮預備會議中，若無成立新協定之望，則將採取諮詢樞府手續，而發出廢約通告。反是各國若能承認日方提案之妥協性，而頗有成立協定之望，則華府海約自可得行合理的廢棄。故認爲十一月中旬，即屬適於作此項斷定之時期。

裁軍對策意見一致

東京四日新聯電，裁軍對策，四日大角海相向藤井藏相說明內容，求其諒解，結果關係各閣僚意見，已完全一致。大角海相在四日閣議後與廣田外相會見，報告林・藤井兩相之諒解經過，並協議今後辦法之結果，遂立刻與岡田首相會見。三人討論結論如下：㈠裁軍對策之根本方針，極爲重大，故在閣議前由大角海相參內宮中，拜謁天皇奏請。㈡在七日之閣議席上決定華府條約之廢棄通告，及十月裁軍交涉之訓令案，移付廟堂會議決定。㈢關於華府條約廢棄通告一項，應在相當之時期，奏請樞密院實行諮詢。又東京三日路透電，聞海相大角與陸相林氏今晨會談後對於日本海軍政策已完全妥協。海相請陸相贊同八月二十八日閣議所通過由日代表山本携致駐英日大使松平之訓令，及日本擬在倫敦海軍談話會所提出之建議云。

岡田上奏裁軍對策

東京六日新聯電，日本政府裁軍根本方針，自岡田首相以下，林陸相・廣田外相・藤井藏相等關係閣僚，意見已趨一致。因而岡田首相將於

事件之重大性，在七日開議決定前，於六日午後五時參內拜謁日皇，上奏裁軍會議之方針，日皇並有種種下問。

高唱廢棄航空母艦

東京三日新聯電，日本政府對於次期裁軍會議，將提案主張名符其實作澈底的量的質的縮減，以達裁軍之實。並特別主張航空母艦之全部廢棄。主力艦之一大縮減，即日本政府在前次日內瓦會議席上提議者，(一)縮減華府條約規定之主力艦單艦噸數三萬五千噸備砲十六吋者為二萬五千噸備砲十四吋。(二)廢止航空母艦。(三)縮減倫敦條約所規定之甲級巡洋艦，一萬噸備砲八吋者，為八千噸。但下次會議，日本政府將更進一步主張縮減。

蘇俄加入國聯問題

各國續商蘇俄入盟

倫敦三十日路透電，據消息靈通方面宣稱：關於蘇俄加入國聯問題，各國政府，正在繼續接洽。英國不過援助法國之主張，故其行動只有次要性質。英國之贊成，將於日內瓦明白表示之。就一般形勢而論，蘇俄之加入國聯，不獨可使國聯之威望增加，並可使蘇俄與其他會員國之關係，臻於穩固，此於歐洲實多有裨益。

比國贊成蘇聯加入

巴黎一日哈瓦斯電，比利時外長雅斯巴與法外長巴多，商長拉摩勒會晤，曾討論及蘇俄入盟問題。蘇俄迄今尚未為比國所正式承認，但加入聯盟，為英法所贊成，而英法又為比國之兩大友邦，即以此層而論，比國對於蘇俄入盟，即不能堅決反對。至於維持和平之企圖，能為比政府所贊成，乃確定無疑之事。因此東歐互助公約，在原則上必能為比國所立即贊成。

國聯勢力益趨穩固

日內瓦三十日路透電，國聯秘書處今日草定邀請非會員國一律加入國聯之計劃。俟蘇俄實行加入後，即將發出。此次請書預料巴西．愛瓜多．阿富汗三國，均將接受請書。哥斯太利加與愛[illegible]或亦加入，果爾，則在一九三五年日德兩國實行退出國聯以前，所未加入國聯者唯美國而已。

俄反宗教一重障礙

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蘇俄加入國聯顯未能如預料之易易。瑞士深慮共產活動之增，定將起而反對。瑞士數報現主張如國聯容蘇俄加入，則瑞士即當退出。波蘭因見蘇俄行將於國聯行政院佔一永久理事席，此為波蘭曾經要求所未得者，因此殊為不平。此外如荷比與加拿大愛爾蘭及南美數國，對於蘇俄之加入國聯，均不贊同，惟大約表決時將不投票，此可免影響決議需要票數，不作反對論也。蘇俄之反宗教政策，實為各國反對之主要原因。天主教各國反對尤力，刻在[illegible]國法[illegible]舉行之普世基督教會議，通過決議案，希望通告蘇俄，凡國聯之會員，應有實施信教充分自由之實，此事殊可注意。拒絕蘇俄加入國聯，雖未必實現，但蘇俄殷切欲於德日兩國之間求自固之道，倘國聯會員國稍呈反對之態度，則必將憤然遠引，是將使國聯孱弱如故。凡擁護國聯者，今均惴惴以此為慮云。中央社海牙三十一日哈瓦斯電，蘇俄加入國聯問題，若提出國聯大會，則荷蘭將取如何態度，此事政府正在考慮，現在即可斷定者，為荷蘭對於蘇俄加入國聯一層，決不反對，惟究將投票贊成，抑係棄權，則目下尚不得而知耳。

瑞士恐懼共產活動

瑞士京城三日路透電，瑞士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與國聯瑞士代表團今日開會，決議申請議會投票反對蘇俄加入國聯，其理由則為深恐共產活動因此加甚云。波蘭聞亦反對蘇俄加入國聯，但衆信不致實行拒絕蘇俄加入之提案。

英法各報見解相同

巴黎三十一日哈瓦斯電，晚間出版之巴黎報紙，對於蘇俄加入國聯均有評論。時報社論謂蘇俄加入國聯有種種利益，乃有人加以反對，不審蘇俄不入國聯究於國際有何利益。據時報所見，蘇俄入盟之後，其外交方法，將求與西方諸國之外交相適應，而放棄其亞洲政策。蘇俄入盟為國際合作所必要，即使反對者，亦不能阻止蘇俄使不加入也。強顧報以為

蘇俄參加國際機關，於國際時局有重大關係，蓋蘇俄人口一萬八千萬，實為維持世界均勢必不可少之因素，吾人未可忽視之也。以理而論，日內瓦不可無蘇俄。巴黎四日哈瓦斯電，蘇聯加入國聯一舉，保守黨與急進黨之報紙均表示贊成。斐卡羅報謂蘇俄入盟有三種利益：(一)蘇俄有人口一萬萬六千萬人，其軍隊甚為精良，其空軍已成為歐洲最優良者之一，其入盟為國聯增加力量不小。(二)德國退出日內瓦時，自以為可制國聯之死命，今見蘇俄之加入，將追悔其行為之孟浪。(三)蘇俄入盟係恢復其以前在歐洲外交上所佔之地位，歐洲各國允宜與蘇俄同席討論，而不當聽其立於幕後。新世紀報謂加入國聯之國，必係對於國際一般法則樂於遵守，凡此思想並願共同遵守道德規則之國家在國聯中能多一個，則和平即能鞏固一分，而各民族之主權與獨立亦即愈見尊重矣。巴黎一日哈瓦斯電，各報咸視蘇聯加入國聯為此次國聯會期中最為重大之問題。蘇俄之入盟，雖遭遇種種嚴重困難，但其必能通過，已屬無疑。所不可知者，惟能否得到行政院一致之贊成，俾蘇俄在行政院中任一常任會員席而已。倫敦三十日哈瓦斯電，工黨機關報每日民聲報評論蘇聯加入國聯問題，略謂國聯大會下月開會對於允許蘇聯加入國聯一節，大約不至有何問題。以大會中僅須三分之二之多數贊成，即可通過故也。至於以行政院永久理事一席界予蘇聯，則非行政院全體同意不可。倫敦一日路透電，據今日倫敦非官場表示：蘇俄加入國聯之舉，因英法義三國協同努力之結果，蘇俄在日內瓦平順償願之機會，確已較前為佳，蓋各國現有良好之答復也。墨西哥京城三十一日哈瓦斯電，蘇俄加入國聯問題，行將在國聯大會提出，屆時墨西哥代表，將主張以行政院常任委員席界予蘇俄。柏林一日哈瓦斯電，政治外交通信報評論蘇俄之加入國聯，略謂蘇俄入盟，又使國聯成為國際討論之資料，而有以振作世界之輿論。國聯本奄奄一息，現有蘇俄之入盟，則此機關可以暫告復蘇。

薩爾問題德法相持

干涉薩爾被人指摘

日內瓦一日哈瓦斯電，國聯發表在薩爾區域所獲關於薩爾志願工作團之文件，外附薩爾行政委員會主席諾克斯公函一件。內稱所獲文件証明若干公務人員與德國陣線團勾結，德國當局干涉薩爾區域內政證據確鑿。查該志願工作團文件內載明德政府徵集薩爾青年一萬六千餘人入營，受薩爾戰鬥之特殊訓練。薩爾政府委員在此種威脅之下，特行決定為維持公共秩序起見，凡屬志願工作團員，與前衛鋒隊隊員相同，一律由警察監視其行動。薩爾政府委員會並主張國聯行政院應依照本年六月四日行政院決議案中所開列之條件，立即徵募國際憲警隊以維持薩爾區域之秩序。

法致國聯之備忘錄

巴黎三日路透電，法外長巴多以備忘錄送交國聯，主張明年薩爾區域舉行公民投票大會時，如投票結果將薩爾歸還德國，則應設立混合國籍之公斷法庭。法政府有此主張，蓋以為保險投票者安全及保護居民於財產與銀錢契約之權利起見，不可不採行更為周密之辦法也。巴黎四日哈瓦斯電，法國為薩爾問題致國聯行政院之備忘錄，業已公布，其內容係研究薩爾公民投票後應行採取之各種辦法。按凡爾賽條約規定薩爾歸國聯行政委員會管理，十五年之後，可維持原狀，繼續由國聯受理，否則劃歸法國，或歸還德國，統由公民投票表決之。此次法國備忘錄對三種情形，分別考慮：(一)公民投票如係維持現狀，則法政府以為薩爾地方未來制度如何組織，應由薩爾人民參加討論之。(二)投票結果如係劃歸法國，則法政府準備宣布在法國統治之下，薩爾人民將與法國人民享受同等權利，不因種族宗教言語而有歧待。(三)如決定歸還德國，則應由國聯採取必要辦法，以法律上及行政上取得社會保險及養老金之所得權。其在薩爾流通之佛郎，德政府僅能備價收回，作為償還外債之用，而不能視作德國之財產。法政府在薩爾經營之礦產，如薩爾歸還德國時，應由德國備價向法國收回。如係維持現狀，則在法理上不生問題。第法政府深知礦產為薩爾全部經濟之所繫，如繼續由法國經營，恐與薩爾投票後之新組織不能相容，故準備在公平條件之下，以礦產之大部份讓渡與薩爾地方。

法國備忘錄之影響

巴黎五日路透電，法外長巴多所致國聯關於薩爾公民投票事之備忘錄，不啻聲明如明年一月間公民投票來決定日後以薩爾交還德國，法國殊願於日後交還之。此種重要之建議，或將影響一月間之投票。今者薩爾反國社黨領袖數人發表文告，宣稱彼等目下願仍處國聯管轄之下，而希望日後將薩爾還德云。備忘錄之發表已引起對於投票之種種猜測，此間人士現承認投票主張薩爾屬法之機會絕少。按兩年之前，大多數人民已主張將薩爾還德。今料社會黨共產黨將投票主張維持現局，而天主教則仍猶豫不決。惟法國今切欲銷釋渠現圖鼓勵薩爾反國社黨份子有所舉動之妄見。柏林五日路透電，據官方宣稱法國之備忘錄並未引起德人之驚詫。今頗多主張早日解決關於薩爾之技術問題者。惟德國主張對於薩爾公民投票，不得有所企圖，以使受有影響。德國除依此條件外，不欲正式與法復開談判。

投票期近增加警察

日內瓦三日路透電，八月十四日薩爾管理委員會主席諾克斯致文國聯，謂公民投票之期漸近，薩爾警察應自一千人增至三千人，請許由各國招募。今日國聯已通告各會員請對此舉予以輔助，俾於薩爾舉行公民投票時，得維持地方秩序。

德國社黨大會

國社黨會前釋政敵

柏林一日哈瓦斯電，據國社黨情報處主任第脫利區向德意志總彙報宣稱：國社黨大會在牛蘭堡城開會時，國防軍亦有代表參加。國社黨在國內根深蒂固不可動搖，黨國之間，關係密切，不可分離。表示此種狀態，最有力之證據，其惟陸軍參加國社黨大會一舉乎。柏林一日路透電，普邦總理高林今日諭令將收容所中所拘留之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黨員七百四十二人釋放自由，故普邦收容所之監犯，現已釋放半數。聞此後僅在國家多事緊急之時，始將政治犯拘入收容所。

希氏演說革命成功

牛倫堡四日路透電，國社黨第六屆全體大會定日在此開幕。德國各處衣制服之黨員今日紛紛集此，其數約五十萬人，公私各屋，皆懸大卍旗，豫設營帳數千及其他臨時建築以供黨員居宿。大會進行更將以無線電播送演說，德元首希忒拉已於今日午後乘飛機抵此。旋於晚間正式蒞止於中古時代之市政廳時，教堂叩鐘，軍隊鳴鼓，樂隊奏樂，廳前廣場數萬觀衆，歡聲歡呼，諸臂齊舉，耳爲之聾。明日除希忒拉外，演說者尚有宣傳部長高貝爾與副元首希斯。牛倫堡五日路透電，國社黨大會今日在此開幕。希忒拉宣讀一文，謂去年已使國社黨勢力臻於切實穩固之地位，今年則爲國社黨大建設工作之時期，國社黨之革命已完全實現。

繼續排斥猶太運動

柏林三十一日路透電，國社黨領袖希斯氏，今日下令通告國社黨員，實施抵制猶太人之新運動。凡訟案被告如屬國社黨，則國社黨員不得爲猶太人任辯護士，且不得爲猶太人向一切法庭呈遞請願文，或爲猶太人發證明書，或爲財產事故受猶太人金錢。以後國社黨員概不得與猶太人作社會交際，凡爲猶太人辦理事務時，概不得公然佩黑徽。並謂猶太人之精神，現破壞國家，黨員必須作重大之犧牲，暫不爲曾加重累於德國人民之猶太人工作，因爲有損彼等之尊嚴。

美國百萬工人罷工

紡織業總罷工開始

紐約一日路透電，紡織業總罷工之通告已於今夜十一時發出。工人之直接或間接受影響者，至少當有一百萬人。絲廠與人造絲廠之工人二十萬人，今日亦接到加入罷工之通知。全國勞工調解局主任昨日午後聯聲

稱工潮尚有挽回之可能，但至昨夜則所有之調解希望，完全消滅。美國紡織工聯合會幹事會集議後，罷工委員長聲稱局勢未有變化，罷工決定實行。現預料加入罷工者，將有紐遮賽，彭薛文尼亞與新英倫呢絨業工人一萬五千名。全國一千二百棉廠，工人五十萬名，絲業與人造絲業工人二十萬名。此外尚有棉服業工人二十五萬名，亦將加入。罷工工會領袖自信可强迫紡織業僱主接受其要求。査美國紡織工聯合會之要求，爲㈠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六小時，各處工資一律。㈡現有之每週工資，不得減少。㈢終止對於工會工人之歧視。㈣減少按件給資之工作。㈤承認工會爲工人交涉之機關。㈥設立公斷會，㈦增加國家復興處在地方勞工局之參加權。僱主方面則聲稱工時縮減則出產成本增加，難以擔負。工人罷工無異鼓勵以武力與暴動爲製造法律修正復興處業規之工具。自僱主言之，此爲不可忍受之事。

共黨靡入工潮險惡

紐約二日路透電，明日爲全國勞工節，故紡織業罷工之影響，暫不顯著，但局勢極爲可慮。此次罷工牽涉一百萬人。罷工者雜有共產份子，最可慮者在此次共產黨決不願放過利用不甯時局，煽惑工人暴動之機會也。羅總統雖與工潮有密切接觸，但迄未宣布其調解計畫。衆信如羅總統決計干涉，則在星期二以前未必有何舉動，因總罷工之第一次眞正試驗，須至星期二始能了然，僱主方面稱罷工者將佔百分之十五，而工會領袖則謂紡織業工人將全數加入罷工。國家復興處地方辦事員斐立，今日電致美國總工會會長格林，聲稱：此次罷工全無理智。而紡織學會會長史樂恩發出廣播演詞，請紡織工人勿盲從罷工。並謂渠已接全國各處紡織工人來電，反對罷工。羅特島鮑索厰地方多數厰主主張照常開厰，而工人領袖則謂厰家不停工者，必受嚴重糾察，强令其閉門。麻州福爾河超然工黨，今日票決反對罷工。新英倫雖有數厰今日聲稱閉幕，但多數廠商則佈告星期一開工如常。芝加哥國際女服工會今日揚言限僱主於十月一日以前接受其關於工時工資之要求。否則罷工。

兩方領袖各具見解

紐約三日路透電，勞資雙方現對於紡織業罷工之效力，各異其說。紡織協會會長史樂恩今日聲稱，據南方諸州之報告，南方諸州之未參加勞工節紀念者，其棉廠工人百分之九十，現照常工作。但罷工委員長戈爾曼則謂南方有十餘處棉廠工人全體罷工。預料九月八日前後，罷工人數當可由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加羅里那州來電：謂紡織工人現賦閒者達六萬人，已有二百棉廠閉門停業；但其他二百棉廠雇用工人七萬五千人者，現猶工作。其他二十四州之棉廠，共用工人五十萬名者，今日因勞工節停工。據北加羅里那州士山地方傳來之消息，該處三棉廠所集之工人九百名，今日被汽車工會會員强迫驅散。按汽車工人爲表同情於紡織之起見，已宣佈罷工，刻正侵入其他棉廠，欲使該處棉廠十一家全數停閉。北加羅里那州邱柴拉地方之最大棉廠，今晨換班時，由特別軍警持械保護預防暴動。美國干薩斯州威貴達城三日哈瓦斯電，本日爲美國勞工節。全國總工會，主席格林在此間發表演說，謂冬令將屆，勞工狀況將趨入最劣階級。據余所見，失業問題補救之法，惟有(一)普通採用每週三十小時工作制度，(二)提高工資，(三)推進公共工程計劃之進行(四)直接津貼失業人士。格林又指斥各業雇主，謂其不利用經濟復興局所畀予之權利，自身成立工會，而阻止工人組織工會。格氏嘗謂對於經濟復興局之成績，惟有前抱希望者現始感覺失望若渠個人則始終信仰。至於共產主義及任何擾亂性質之運動，則固渠所痛恨者也。

罷工情勢繼續蔓延

紐約四日路透電，紡織業罷工牽涉一百二十五萬人，但其中照常工作者，實繁有徒，故已罷工者頗爲憤懣，恐將發生暴動流血情事。雖據今日報告，罷工人數大增，惟估計尚不及全數之半。新英倫及南方棉業區域今日有糾察隊出現，但尚和平，聞罷工者與廠警等曾有小衝突數起。紐

約州賑務長官郝浦金今日聲稱政府不能對於現不工作之人予以救濟，及關於救濟之請求，皆須分別研究。罷工者聞此言爲之氣沮，約計新英倫現罷工者五萬人，未罷工者七萬五千人。南北加羅里那兩州罷工者與未罷工者共數相埒，各爲八萬人。聖路易棉服業工人一萬名，及干薩斯城五千名，皆已接到罷工通告。罷工委員長戈爾曼今日聲稱：紡織工服從命令踴躍罷工，極可欣慰。紐約四日路透電，棉業區域有數處已發生暴動。尤以南加羅里那州爲甚。該州軍警現乘車總赴格利爾韋，因接糾察隊與國防軍爲難之報告也。紡織業協會會長史樂恩今日聲稱：據最近之報告，棉紡織工人照常工作者至少有二十五萬人，尚有數萬人亦極願上工，但受威脅而不敢耳。美國絲業工會稱紡織業部分之罷工已完全成功。

工人衛兵大起衝突

紐約五日路透電，喬治亞，格特里節地方，紡織業罷工者與棉廠防衛兵今日大起衝突。互用槍械，死一人，重傷二人，輕傷十餘人。奧古斯大亦有同樣衝突，傷三人。北加羅里那州，斯平台爾，局勢嚴重。該處市長今日請派中央軍援助，以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據華盛頓路透社訪電，羅總統依據全國勞工調處局之請求，已決定指派委員，調處紡織業工潮，大約將以三人組織調處委員會。但聞羅總統不欲採行任何其他干涉方法，俟接到罷工調處委員會之報告，方決定此後之行動，調處會之人物，現尚未決定。惟據可恃方面之意見，此委員會之工作在査明事實，並在報告書中判定咎在何方，庶此工潮可以輿論解決之。預料此委員會之行動尚屬命令性質，俾可直接强迫息爭。同時罷工委員會已答稱吾人定就可能範圍內，迎合總統之志願。而紡織會會長史樂恩亦聲稱羅總統所指派之任何委員會，定可得雇主間之尊重，亦可爲使國人明瞭眞相之媒介云。據第三者在罷工區域之調査，罷工人數現達三十萬一千人。査昨晚爲二十萬七千人，最近加入罷工者有紐遮西州巴脫遜地方人造絲工人二萬一千人。紐約五日路透電，羅總統所指派調査紡織工潮之委員三人，一係紐罕什爾州長威蘭特，一爲江特蘭太州史密斯，一爲白羅克林自治區域會長殷格索爾。此委員會至遲在十月一日以前繕具報告書，並有權邀雙方之請求從事公斷。據最近消息，罷工者已達三十二萬五千人，紡織協會會長史樂恩承認工潮逐漸擴大，謂昨日閉會之若干廠，今日已閉門停業，尚有多廠未被逼關閉，因罷工者威嚇故也。

倫敦對美國之觀察

倫敦四日路透電，倫敦財政界與商界現密切注意美國紡織工罷工之進行。美國現處於其歷史上最大潛伏的危機之邊際，此間人士對此無一懷疑念者。日來有人紛傳美元，物品市場趨勢殊不穩定，此可反映一般人士之驚惶。各界意見以爲如罷工完全獲勝，則將有重大之影響及於國家實業增進産額之低落。且失業數字既已甚高，今更遭此工潮，將使財政益見竭蹶，而各市場亦均將感受反響。數方面現信美政府爲勢所迫，必以强力解決工潮，因工潮之延長，將使選舉運動受可能的不利影響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起
至二十三年九月六日止

（東雷）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蔣鼎文在閩自漳州赴龍巖督師。

△唐有壬，王世杰，劉維熾，由潯返京。

△比專使薛生夫婦由洛陽抵北平。

△楊虎城在滬與宋子文等談開發西北事。

△商震，龐炳勳由潯到漢，即乘車分返順德南陽防次。

△德荷政府簽訂條約，規定德國匯付私債利息與荷方之辦法。

九月一日　星期六

△唐有壬由京到滬。

△楊虎城在滬招待報界，報告陝省政情。

△交通部令東北郵務總局辦理結束。

△今日爲記者節，北平，杭州各地新聞界分別慶祝。

△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偕民政廳長秦德純，總參議湯玉麟由張垣抵平。

△隴海鐵路潼關至渭南段正式通車，由滬至西安可減行程一日。

△海外各級黨部推舉回國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已絡續到京。

△全國律師公會第六屆代表會在廣州行開幕禮。

△日在朝鮮頒布華僑入境條例，自今日起，入境華僑須繳納進口稅日金百元。

△美國紡織工人四十二萬五千名罷工，牽涉及一百二十五萬人，要求增加工資，限制工時，尊重工會會員及允許工人有開會交涉權等提議。

九月二日　星期日

△林主席由牯嶺下山過潯回京。

△蔣委員長嚴令各路將領在五全會前肅清赤匪。

△班禪抵三公旗。

△孔祥熙由牯嶺下山返京。

△曾仲鳴由京到滬。

△楊杰劉文島由歐歸國，舟過香港。

九月三日　星期一

△林主席由潯到京。

△皖省政府實行合署辦公。

△駐英公使郭泰祺啓程赴日內瓦，預備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

九月四日　星期二

△張學良由牯嶺下山。

△顧維鈞由滬乘機飛青島。

△顏惠慶由潯過京謁汪，旋即乘平浦車赴濟轉青島。

△楊杰劉文島由歐歸國抵滬，楊即將飛贛謁蔣復命，劉日內入京。

△全國實政會議在交通部禮堂開幕。

△在日被逐華僑五十一名到滬，公安局派員照料登陸，多數係浙籍小商；據云，尚有三十二名另船來滬，但在日財產悉被扣留，雖請領事館交涉無效。

△蘇俄與滿州偽國雙方委員，在黑河俱樂部簽訂滿州國哈爾濱航政局及蘇聯邦國立亞姆爾航船局間之航路狀態改善協定。

九月五日　星期三

△張學良由潯啓輪返漢。

△宋子文楊虎城由滬乘汽車到杭州。

△日本東京市政局之電車與街車僱員一萬一千人以爭執工資開始罷工，但未發生騷擾事端。

△德國社黨第六屆全體大會在牛倫堡開幕，到黨員約五十萬人，元首希忒拉乘飛機抵達，大受歡迎。

九月六日　星期四

△顏惠慶抵青島。

△甘乃光返京。

△上海郵工怠工，原因恐交通部召開之郵政會議對郵工本身有何不利。

△劉文島抵京。

論評選輯

川局何以善後？

四川軍事，自八月二十三日劉湘突然離省出走，各處莫明眞相，謠言大起，甚至疑慮成都已有變化。吾人則自始認爲川軍剿匪無功，並非匪軍特強，實由川軍內部過於複雜所致。連日續得報告，證明前說之不誣，而軍情變化，亦確不如最初所傳之甚。中央應付川局，殆仍責成劉湘收拾，此在今日，自爲正當辦法；蓋劉湘在川將中以視鄧錫侯田頌堯楊森輩，實力究爲最強，舍彼無可總攬全局者，一也。劉湘防區概爲富庶之地，其人不殖私財，自奉儉約，個人聲望較佳，對商界頗顧信用，過去所負商欵，據聞已達三千萬元之鉅，政府此際經營四川，無論人力無暇及此，財力更所不逮，則舍利用劉湘外，殊無資格更佳之人，二也。川中將領向來急則相合，緩則相鬬，以利爲鵠，罔識大體。湘之失敗，原於袍澤觀望，互看笑話者爲多。現在形勢迫切，各軍羣龍無首，亦在惶恐，前途歸宿，非爲赤匪所制，即受各軍宰割，二者皆非川軍所能堪，故此際慰留劉湘而爲之解除困難，以策後效，或爲川省各軍所贊同，較之整個拆散，另起爐灶，自爲易辦，三也。本此三點，吾人原則上贊成中央慰留劉湘之處置；惟認爲下述各端，應當注意，勿專以倚畀劉湘爲惟一政策：

一，軍人性質，大抵過信本身實力。川赤之起，本在二劉火併之前，當時省內外對於劉湘之解決劉文輝，多持異議， 主張先除赤禍， 再清內部，湘獨不然，其視川北之匪蔑如也。文輝既敗走，湘意含驕，更認赤匪爲不足平。迨田楊劉（存厚）等部，相繼敗挫，失地折兵，實力大耗，羣懷怨望，而湘猶以爲獨自可以解決匪衆，不甚措意。最近數月，各軍徘徊前線，迄少硬戰，致成五路軍獨支大廈之局，再衰三竭，至於今日，殆爲劉湘過信自力所致。今雖前方尙可相持，而進展須賴羣力，諸將雖不利於劉湘之遽去，却未必甘與共犧牲，故中央縱倚畀劉湘，而劉湘與諸將相互間能否誠意合作，共同生死，實是絕大疑問。

二，軍閥勢力，膨脹過度，必起分化作用，性則然也。劉湘非有過人之才，兼人之度，本身生活，雖尙簡單，而其御下，則一以私利爲羈縻。重要將領，各兼優差，貪賄縱欲，視他軍初無以異。平日已有裂痕，而所謂『軍師』劉從雲者，更從而挑撥利用之，以是內部更多不安。今春藉失機之咎，罷免宿將王陵基，前月更畀從雲以全軍指揮之重任，皆爲部將間明爭暗鬥之表現，世人目爲擁神派反神派之內訌實則內容之深刻複雜，僅此猶不足以盡之。現在如令劉湘親自督師，則後方無適當之人，可充留守，如仍以劉湘當籌餉接濟之衝，則前方總領三軍，又無資深望重涵蓋一切之合格人物， 是則劉湘縱令復職， 不特與第五路以外諸軍之合作，終成問題，即湘部本身之意志，亦殊不易齊一，而號令指揮更不易有效也。

三，川民苦軍政久矣，赤禍坐大，實人心怨憤不平有以致之。劉湘初入成都，衆庶驩欣，渴望善政，結果則誅求之酷，無異他軍，事勢所迫，劉氏誠亦無如之何。而軍事愈延長，後方愈苦痛，則又勢所必至也。餉項且不必言，彼麕集前線之軍隊，殆不下十數萬人，因交通不便，從事運輸

之人夫，數亦相若，此三十萬人之口糧，以月計之，數已可觀，長久相持，必更難支。夫亦匪本不可以速剿，而各軍合作，復非易易，則持久之計，非中央在財政上有實際援助，夫豈劉湘之力，所能負荷？是則縱令劉氏勉竭駑鈍，要其前途不能無惴惴之念也。

以上三端，僅舉大要，如欲縷陳，難題尚多。更自另一方面言之，如果中央負起全責，命將出師，入川剿匪，姑無論，閩湘鄂贛正待肅淸，後方交通，尚需規畫，而以川軍人數之多，地方之廣，用之不堪驅策，遣之窮於善後，且恐引起土著軍隊之誤會，轉爲匪方利用，是又不可以不慮也。爲今之計，中央一面責成劉湘奮發圖功，並爲之勸導諸將，勗以和衷共濟，而政府更當勉爲其難，於無可設法之中，予以財政軍實之協濟，使其了解中央德意，盡力補贖前愆。同時宜以精兵兩師開入川省，坐鎮後方，激勵諸將，免川軍後顧之憂，保內外聯絡之線，軍隊無多，即可泯主軍之猜嫌，士皆宿練，更可示新軍之模範，有裨軍事，造福地方，爲計甚善，竊望中央軍事當軸從速籌劃實行。此外更應速造川陝川鄂川湘川甘變界各公路，利便交通，以爲軍事變化萬一之準備，此又今日所應積極進行，勿再怠忽者也。　(錄九月二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闢迷信

因最近劉湘崇信劉從雲致軍事挫衂一事，反證中國一部分執軍政樞者之思想志趣，卑弱至何程度！尤其在此迫切救亡之時，猶見如此奇怪不經之現象，眞令人感覺奇恥巨痛，不勝覆亡之懼者也。

中國歷史上，每値亂世，迷信必行。蓋世變劇烈，人感恐慌，慾望又極大，把持富貴之念極堅，而不信正義，亦不能自信，故只有求諸不可思議之呵護，以冀僥倖之利益。是以凡迷信盛行之時，皆民族精神最墮落卑下之時也。然同一迷信，其罪惡之程度，又因人而異。鄉曲貧民，本無學問知識，一旦遇非常之亂，生命危殆，室廬不保，當窮極無告之時，而乞靈迷信焉，其事雖非，其心猶可諒也。獨至居高位握重權之人，其才智，非鄉農比，而身負重責，一切自有應循之正道，乃不以忠誠盡職爲慰安，而求庇迷信，苟保富貴，此在任何時代皆爲文明之玷辱，況今日科學昌明之世乎？中國近代歷史之最大恥辱，爲庚子倚賴義和團以抗帝國主義者之聯軍。然義和團之發動，猶始於民間，而非倡於在位。如四川近事，劉從雲多年受一部軍界要人之信奉，此次乃竟以之指揮大軍，欲憑所謂占卜符咒之術，以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之共匪，是其智更在庚子拳民以下矣。抑吾人不僅反對劉從雲，亦不單指責劉湘。嘗聞四川近年，最多迷信，重慶去年有詐財鍊飛劍之笑談，各界要人受害者頗不少。又聞湖南亦爲迷信薈萃之地，長沙市中方士術客，其多如鯽。夫最可痛者，凡此怪劇，皆演於所謂國民革命進行之中，尤盛於九一八國難之後。軍政要人不能精勤盡職，爲人民表率，乃不信科學而信方術，不論責任而論吉兇。一面痛詆共黨禍國反動，而一面自信奉中國絕不見經傳之莫須有的奇技異術，聊以自娛。此眞亡國衰世之徵，可爲痛歎者也。抑此等迷信不可與宗教混同。夫宗教在今後是否需要，本已爲一大疑問，質直言之，與其信神明，毋寧愛人類。中國思想，天人合一，爲政治家者，果無負於民，即獲佑於天！此本中國民族之傳統精神，可以亘萬世而不易。即讓一步言，縱不廢宗教，亦須排斥迷信，各大教之所以維繫較久者，皆因其事只關個人精神修養，甚少迷信成分。以軍人論，出入生死之間，原易有宗教仰信，然藉宗教以修養身心，鍛鍊意志，加增救世濟人之勇氣，斯有益無害矣，若夫迷信荒謬之方術，聊以問吉凶，定趨避，此乃精神狀態絕對愚弱之徵，與宗教且背道而馳，衡以中國民族之道德倫理觀念，更爲懸絕。至於口革命而心迷信，打共產而賴「法術」，則眞二十世紀之笑談耳。今因劉從雲之事，首勸全國軍人中之帶迷信意味者，乘此絕對覺悟，自今以往排

序一切迷信，令妖人邪說，一概絕跡！夫求福畏禍，人類常情，然中國本有求福之至道，曰爲善而已。握軍政權者之爲善，愛民而已。夫挽救國難之惟一方法，即是團結人民，若行善政以團結人民，則國家必有救，國家安則個人幸福，自在其中，此種信仰，至簡至效，願軍政要人俱信之勿疑者也。不然，如四川一歲徵數歲或十數歲之民糧，四野呻吟，形成怨毒，此則雖釋迦牟尼耶穌復生，亦無從爲此輩要人謀其利益，況劉從雲之輩乎？諸公記取！行虐政而崇迷信，此乃帝國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所絕對歡迎之現象也，安內攘外適成其反矣！

（錄九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新疆現狀漸不可耐

自南疆勘定之後，國人方甚爲新省前途慶，殊料經時月餘，依然未覩光明氣象。依常理言，軍事一停，交通立復，商業隨之。新省戰亂兩年，財政紊亂，物資缺乏，人民之望恢復關內外交通，自極迫切；關內全國人民，尤其與新疆鄰近之省，及商業關係素密之省，其盼望新省交通與商業之恢復，亦當然殷懇。且以理言之，交通商業之障碍既除，則不應再有障礙也，而孰料事實上竟不如是。

關於交通者，有三個問題。其一：甘新大道。此本爲多年通商要道，而受阻於前年之戰亂，肅州商人，渴望平和者久矣。乃近聞此路之不能暢通如故，甘省貨不能入，新省貨不能來。其二：綏新汽車。此自第一次車回綏後，又成停頓狀態。新省府雖有繼續通車之表示，而迄今未開議辦法，且汽車止於哈密，禁往迪化，是雖通車，不便仍甚，況通車渺不可期耶。汽車之外，駝隊交通，亦復不暢，新綏商業之蕭條，與戰亂之時無異。其三。滬新航空問題。航空中止，由於戰事，戰事已停，不通如故。目前障礙，顯然在於新省府之反對，反對緣何，亦殊不解。觀上述三點，足知新省交通，依然在封鎖狀態，此種封鎖，人民所不願，事實所不需，而何以不能打破現狀？原因何在？責任胡歸？乃今日斷難漠視之一大問題也。

去年以來，政府對新省之事，實際未能指導，吾人亦嘗爲文以勸勉政府之努力。惟就現狀言之，南疆勘定以前，不能厚責新省地方當局，南疆既定，障礙解除，則盛世才對政府對國民自有迅速恢復各路交通促進新省與全國密切團結之重大責任。此乃國民對於盛氏年來行動是非善惡之最後標準。誠能善盡此重大責任，則過去種種，因在戰亂時期之故，當勉可得國民之諒。假令長此混沌，勢等封鎖，則成爲國家全局上之嚴重問題，政府職責上，有不容旁觀放任者矣。

吾人於此，首勸告盛世才氏，應覺悟全國注意新疆者，對彼之施政，本多不滿與懷疑，而近時尤甚，行將達於不可忍耐之程度。此無他，當馬仲英之未平，南疆之未復，戰時也，非常之時也，既曰非常，自不盡可以常理論。今則全省敉平，已爲常時狀態，是一切經常軌道，必須儘速恢復。不然，則爲封鎖，爲割據矣。國家雖多故，又安能容西陲大省，全國人所視爲復興中國重要根據地之一者，而常在不可知不可解之狀態乎？次則要求政府，儘速定治理新疆之計劃。現在之地方執政者，而能奉行政令，自宜優加信任，倘其不能，則政府亦宜自籌恢復交通之有效方法，固不容長此曖昧，不聞不問也。

治理新疆之關鍵，一在中央地方之密切合作，一在對蘇聯外交之得宜。此義也，稍悉邊情者，類能言之，不待詳論。惟就形勢觀之，外交關係之重要，或者更在內政以上，政府當局，度亦早注意及之。茲所望者，政府宜迅速有所進行，睦鄰安邊，愈速愈妙。默察大勢，新省尚未陷於不治之症，最危者，爲時間延擱，積日久而病愈增，最後漸成絕症，則雖國手名醫，亦無如之何矣。及時疏通而治理之，猶大有可爲也，愈晚則愈可

慮矣！

◇　◇　◇　◇　◇

經濟復興與美國工潮

（錄九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美國自一九三三年三月金融恐慌爆發，所謂不知有不景氣之美國經濟，立呈異常狀態，而在國際金融中代鎊地位以臨世界之美元，亦漸失其世界的權威而贈其榮冠與法郎。當此之時，羅斯福爲救美國之經濟殘局，爲副美國人民所付與克服經濟恐慌之使命，於是始則命財政部勒令退藏民間金貨，盡數存諸銀行，繼則停止金之自由輸出，以杜美國國內黃金之外流，迨至一九三三年六月，則又發布產業復興法，期以自下而上之方針，根本消解美國之不景氣。

按美國產業復興法之內容，係由第一部之產業統制計劃及第二部之公共土木及建築規定相合而成。兩部規定，條分縷析，吾人自其條文之表面觀之，似覺無懈可擊，至一種增加社會購買力以復興產業，納生產於其基礎堅實消費上之精神，亦覺栩栩如生，活躍紙上。

然則此增加社會購買力，納生產於其基礎堅實消費上之產業復興法，夫何爲於行之經年之後，竟不能保工潮於不發乎？吾人欲明此點，必須就世界經濟之現狀，羅斯福所執行之政策，以及產業復興法法規之不備諸點言之。

目下世界各國之經濟現狀，生產方面，雖不無向上趨勢，然率多爲軍事工業生產之增加，至於消費，則雖間有增加生產者，然苟非以低減匯兌之手段，作社會的傾銷，斷無獲勝於國際商品市場爭奪戰之理。且正唯低減匯兌，社會傾銷爲保持現階段中各國經濟運行以至轉嫁恐慌於他國之唯一手段，故金本位國家除法國集團外，其餘國家，殆無不低減匯兌，賤賣國內勞力，以作最後掙扎。唯對外匯兌苟愈低減，則國內勞力之賤賣亦愈甚，結果所至，勞動者所得之報償，在國際水準上亦愈低下，勞動者至此，安得而不以罷工之手段，要求最低生活之保障乎？

復次，美國政府所採行之政策，爲一貫的統制澎漲政策，在美國政府之意，固以爲財政上之澎漲，可以救濟失業，而貨幣上澎漲，足以提高國內物價。其實財政澎漲，自有一定限度，而目前經濟恐慌中所生之失業者，則日有增加，以澎漲有限度之財政，夫何能救濟頻出不斷之失業？再則物價提高，定額收入者工人之收入，即相對減少，工人因有其家庭，因有其妻孥，嗷嗷待哺，今茲生活既遭逢奇昂，收入又復逐漸減少，勞動者處茲逆境，又安能不以罷工爲武器，要求增加工資乎？

產業復興法勞動條項第七條A項中，雖曾規定勞動者有團結權，並有公共交涉權與勞動者自由加入團體權，但對勞動者代表如何選出，勞動者代表代表勞動者提出要求時，雇主方面應如何處理，以及一工場中如有兩勞動團體存在，而兩團體意見相左時，究依多數決與否，均無明文規定。因產業復興法無明文規定也，故勞動者與雇主兩方，得就其有利於己者以爲解釋，雙方既各就其有利者以爲解釋，則堅持不讓之結果，自爲勞資雙方之破裂與罷工之頻發。

總之，當今之世界經濟恐慌，已非一國所能單獨克服，尤非彌縫所能奏效，N．R．A．原爲克服美國經濟恐慌而產生，而其結果不唯未能增加社會購買力，納美國生產於堅實消費之上，反促成罷工頻發者，一則因世界經濟不能不迫美國採用社會傾銷，而維持資方利潤又不能不採用統制的澎漲政策；故社會傾銷行之愈急，勞動者之國際的報償自愈低下，澎漲政策行之愈久，勞動者之生活亦愈艱難，值茲勞動者生活艱難之秋，復益以勞動者公共交涉權之規定不明，因之舊金山大罷工之後，百萬人之棉業呢絨業工潮又復繼之而起，是美國工潮之頻發，基於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者大半，而基於N．R．A．規定之不備亦半也。（錄九月三日北平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雪橋師日知薈說講義成書謹題　拔可

微生。野。哉。由。未敢。文。勝。質。欲爲。游。夏。贊。竊見。等。邱。垤。吾師。經。世。儒。薄海。仰。編。述。晚蒙。金。馬。召。燭淚。迸。造。膝。蒼生。果。何。有。感遇。自。宣。室。初無。門。戶。見。滿紙。憂。民。疾。元熙。且。勿。問。執兩。衷。於。一。何當。詔。天。下。以此。著。爲。律。同朝。輕。講。章。隱痛。已。至。骨。人猶。知。龜。山。我乃。擯。君。實。端居。養。龍。性。語默。涵。萬。物。口誅。殊。未。遑。讜論。利。用。筆。出頭。負。期。許。進退。猶。昨。日。禮義。揭。中。天。河清。詎。難。必。殘暑。更。伏。竄。心移。境。自。易。此理。喻。者。罕。眼中。雪。匡。廬。未肯。與。君。換。

初涼得衆異牯嶺書郤寄　次貢

炎方。客。兩。載。耐熱。我。已。慣。不謂。居。石。城。毛骨。厄。煎。煆。飲漿。未。到。膈。倍出。償。以。汗。方晨。盼。日。落。既昏。慮。明。旦。餘威。能。幾。時。出伏。役。推。算。呼燈。披。來。書。清涼。忽。滿。案。頗疑。君。邊。雲。伴。兩。久。未。散。廬游。若。舊。讀。失溫。忘。强。半。因君。動。回。記。行軸。重。展。看。萬峰。冰。鎪。成。品瑩。插。霄。漢。枕上。發。此。秘。

立秋前一日自都城餐廳歸作苦熱行　映庵

廣堂。冷。氣。收。炎。暑。坐久。吾。忘。日。方。午。出門。一。步。類。庖。廚安得。長。居。茲。洞。府。我家。園。地。日。尤。烈。偃息。閉。窗。抑。何。補。今年。熱。勢。一。再。厲。梅黃。時。已。旱。無。雨。明朝。白。帝。受。代。來。赤帝。啾。啾。猶。莫。許。人生。苦。熱。甚。苦。寒。物力。奢。豪。利。非。溥。貧家。對。竈。或。回。溫。富家。始。得。盤。冰。貯。人爲。巧。思。搆。冰。室。試問。幾。家。能。辦。取。街頭。入。夜。萬。人。夢。惟盼。一。涼。天。賜。與。

自長沙赴南嶽道中作　纕蘅

平生。五。嶽。記。初。程。小試。沅。湘。道。上。行。風物。渾。疑。鄉。縣。近。沿途村落頗似吾蜀羽書。不。改。閭。里。清。時有湘南盜警徵兵在途連山。叢。篠。知。秋。美。薇隴。新。秔。見。政。成。我向。衡。雲。揮。涕。語。可能。爲。雨。遍。

寰。瀛。今年世界指苦亢旱

龍潭道中作　翼謀

喜見。龍。潭。早。稻。登。侏。儒。囊。粟。飽。猶。能。炎。歊。天。日。威。方。熾。
浩蕩。江。湖。興。已。騰。迎。道。萬。荷。來。曄。曄。先。秋。一。雨。儻。繩。繩。
窮年。腸。熱。知。何。補。愧。覩。焦。巖。汲。水。僧。

晚步小天池望鄱湖　曉湘

萬山。垂。帔。水。雲。鋪。肯。付。荊。關。入。畫。圖。別。浦。烟。波。鷗。鷺。穩。
南溟。風。味。鶚。鵬。殊。支。筇。此。地。懷。眞。宰。脫。屣。何。年。有。大。孤。
乞與。山。靈。護。腰。脚。夕。陽。最。好。不。須。租。

深秋游玄武湖同疚齋纕蘅仲騫公渚釋堪諸公　彥和

巖穴。幽。棲。隔。徃。還。重。來。倦。眼。認。鍾。山。封。移。雉。堞。依。天。穩。
歌動。漁。舟。照。水。閒。仲騫高唱崑曲漁人輟網傾聽掠。岸。秋。聲。蘆。自。老。壓
籬。人。影。菊。偷。孱。相。逢。能。蹁。南。朝。勝。不。負。風。流。袖。手。間。

鑑園夜坐　釋堪

樹密。招。涼。小。夢。覓。受。月。多。名。園。從。寂。寞。畫。舫。自。笙。歌。舊
憶。生。清。夜。孤。歡。挽。逝。波。倚。闌。人。影。盡。不。去。待。如。何。

前溪追暑海濱小詩代柬　什公

蓮峯。夢。裏。勞。相。待。況。接。高。談。勝。看。山。書。到。故。人。如。對。語。
渾疑。黛。色。湧。行。閒。
野人。何。事。慕。前。賢。一。枕。松。風。午。夢。圓。天。下。興。亡。誰。管。得。
能消。清。福。是。眞。仙。

次答什公　前溪

未曾。塡。海。來。浮。海。倦。到。入。山。不。見。山。有。負。平。生。朋。輩。意。
幾回。青。鎖。兩。眉。閒。
老去。如。容。待。後。賢。與。君。琢。句。到。珠。圓。什。公。長。有。詩。千。卷。
不是。天。人。亦。地。仙。

江行絕句　楚僧

江行。山。好。與。逶。迤。柳。漸。搖。春。花。較。遲。恰。似。佳。人。臨。曉。鏡。
已描。雙。黛。未。調。脂。

木蘭花慢　敬題彊邨丈手書詞稿後　公渚

禮霜。埋。影。地。隊。歡。渺。付。沈。泉。念。拜。宇。滄。江。盟。鷗。汐。社。晞
髮。年。年。投。閒。九。秋。肺。腑。迸。哀。音。凄。入。十。三。絃。展。卷。碎。金。
零。璧。溫。尋。神。理。緜。緜。　翩翩。劉。雲。鶴。逝。詞。仙。遺。恨。枉。箋。天。
但浮。名。贏。取。危。言。折。檻。孤。抱。紉。蘭。應。憐。夜。臺。簫。寂。黯。關。
山。舊。月。不。成。圓。一。掬。交。期。涕。淚。馬。塍。花。爲。誰。妍。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海東諸國紀跋

此書不分卷。朝鮮人申叔舟撰。前有明成化七年自序。其官位爲議政府領議。政禮曹判書。封高靈君。蓋亦彼國之樞廷大臣也。活字本印行。半葉十行。行二十八字。首有圖六幅。次日本國紀。次琉球國紀。次朝聘應接紀。後附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一通。琉球政俗雜紀十五條。（末條爲語音翻譯、用朝鮮文、）此書世所罕覯。祗見曝書亭集跋語中。聞日本友人言。彼國惟帝室圖書寮有之。私家不恒見也。余得活字本於廠肆。舊藏潘文勤家。後爲友人易去。此帙則自活字本摹寫存之者也。

按此書名記諸國。實則祗列日本琉球二國耳。二國之中。於日本事。敘錄特詳。緣其地壤相接。人使往來。歲月久遠。情事所關。較鉅且切也。朱竹垞跋。稱其於君長授受改元。由周以至明初。珠聯繩貫。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於前。山川在目。比於張洪薛俊諸人所述。尤瞭如指掌。今觀其書。紀天皇代序。自神武天皇起。迄於彥仁文明三年。國王代序。自源賴至於義政。次述國俗、道路里數。其各道州。皆載其某年遣使。其朝聘應接紀。則載其使船夫額。送迎宴享。禮節賜給。皆定爲事例。細而至於留浦期限。修船給料。船釘體式。亦纖悉備著。蓋於交隣之中。亦隱寓防維之意焉。明代朝鮮。臣事中朝。執節頗恭。徒以與日本爲隣。勢逼患生。邊衅時作。是以歷年信使往還。商賈漁農。交錯於境。申以盟約。示以禁條。藉爲睦隣保國之圖。自正統癸亥以來。頻年肆擾。至萬歷時。平秀吉興師內犯。一舉而襲破國都。明

廷遣經略督撫規度援勦疲於奔命幸平秀吉死子幼國亂清正等焚營退兵而明人乃報捷獻俘告廟肆賞以張大其功宜不値敵人之一哂乃兵事粗定贊畫主事丁應泰劾經略邢玠賂倭賣國又劾朝鮮國李昖陰結日本自取禍敗其言即引此書爲証謂臣從役以布數尺換鮮民舊書包裹食物書名海東紀略乃朝鮮與倭交好事實也事聞國王李昖憤慨不已下教政院謂應泰此疏實因我國力救經理爲此洩憤之擧因閉閤待勘傳政於世子並稱疾出都至平山溫泉養病領議政柳成龍等率百官再三啓請乃視事遂遣李恒福爲陳奏使馳疏抗辨謂此書乃正統間遣內臣申叔舟通諭彼國得倭人所記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館待事例作爲一册名爲海東諸國記以爲異國之奇聞今乃以覆甑之斷簡作爲陷人之奇貨掎摭流聞揑造虛詞亦已甚矣由是中朝集議言朝鮮世篤忠貞無背國通倭之理乞免查勘丁應泰擧劾乖謬令回籍聽勘卒至廢棄夫以萬歷援朝鮮之役興師十萬歷時七年僅得僥倖藏事乃緣此海東紀載忽掀大獄務黨爭而忘國事當時朝士之風氣可見一斑矣余觀編中所述國政風土殊爲簡要而於接待市易諸事特加詳焉其序中所言如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時失其道則肆行剽竊前朝國亂政紊遂爲邊患又言彼猾於尋常欺誑眞僞處處稽留動經時月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小拂其意則便發憤言地絕海隔不可究其端倪審其情僞則彼國之隣日本早視爲腹心之隱患故其所定國策惟取禮聘往來情聯誼洽差免於攘奪憑陵之虐而已而此編所紀亦微示其臣民以備邊攘外之要策亦可見其調停維護之深心矣應泰乃不揣情勢妄肆抨彈徒取快於一時而不顧國家之大計嗚呼歷觀古來藩服邊疆其叛變擾攘之禍往往一發而不可收皆此貪功喜事之臣階之厲也可不戒哉可不痛哉茲取丁應泰原疏及朝鮮王陳辨疏撮其大要著之左方庶柄國者知所取鑑焉甲戌七月下旬藏園記

丁應泰疏

臣行次夾江中洲見豆黍豐茂詢之遼人在途者曰此膏腴地收穫數倍內土先年朝鮮與遼民爭訟之都司屢經斷案鮮人不平萬歷二十年遂令彼國世居倭戶往招諸島倭奴起兵同犯天朝奪取遼河以東恢復高麗舊土等語臣不勝駭異臣行次定州而臣從役以布數尺換鮮民舊書包裹食物書名海東紀略乃朝鮮與倭交好事實也自丙戌

年。遣壽藺賚書禮答日本薩摩諸洲。又對馬島諸郡諸浦。或受圖書約。歲通倭船互市。或受朝鮮米豆。至納紬布千匹。米五百石、於伊勢守。轉達日本。皆獻、納、互、市、之實、跡、也。且國王諸酋。使船有定數。接待諸使有定例。倭館使船大小。船夫有定額。給圖書有職掌。迎候供宴有定儀。復詳其天皇世系。國王世系。與夫政令風俗。歷歷指掌。且假日本之使。而通給琉球。又按其圖說。而熊川東萊蔚山。其恒居倭戶二千有奇。島山殿副官書契中。明言國王和親。送是覲之。紬、米、之說有據。而招倭復地之說。非虛語也。不謂關白雄酋。乃因其招而乘其敝。遂一擧而襲破其國。其鮮、君、臣、之、自、貽、戚、也。朝鮮應科。人習三經。則既知春秋大義。當謹奉天朝正朔。何爲又從日本康正寬正文明等年號。而大書之。且小字分書永樂宣德景泰成化紀年于日本紀年之下。則是尊奉日本。加於天朝甚遠。而書又僭稱太祖世祖列祖聖上。敢與天朝之稱祖尊上等。彼二百年恭順之義謂何。而皇上試以此責問朝鮮。彼君臣將何說之辭。況其舞父訾辱中國先代帝王。即其一序。已可概見。朝鮮君臣輕藐中國。已非一日。招倭搆釁。自啓禍戎。而剛愎求援。動稱死節。我皇上恩勤字小。發帑遣師。已復還全土界矣。乃又固爭禮文。再勤皇上東顧之憂。且自偷安逸。移遣天朝。不知何所底極。夫邦君無道。六師移之。三代不易之大法也。今朝鮮國王李昖。暴虐臣民。沈湎酒色。乃敢誘倭入犯。愚弄天朝。復與楊鎬結黨。朋欺天子。即我皇上寬仁。不忍遽加誅討。而天鑒祖靈。必奪其魄而斬其後矣。督臣邢玠。按臣陳效。與提督麻貴。以及自道將領等官。何乃未勘之先。令自商計一疏。扶同欺罔。明白令人保留。循私曲庇。既陰誘李昖。差陪臣李元翼上疏。保留鎬功德。大猾許國威。承望風旨。恣逞刀筆。强寫諸將連名奏疏。稱訟楊鎬。乞敕鎮撫。自將黨賊許國威彭友德及陪臣李元翼等。依律鞠問。窮究來歷明白。則萋姦不得倒持國柄矣。臣今居鮮。發奸欺。恐諸奸又將惑鮮君臣。爲登山入海之語。駭人耳目。然後彼有爵土。忍棄世守之國。蹈亡命之流。則將奚往。此智者所不能惑也。伏望皇上將臣所奏。併進是海東紀略。勅下廷臣。秉公評議。朝鮮君臣。是否絕倭愚弄中國。是否絕倭愚弄天朝。邢玠陳效麻貴等。是否循情扶同欺罔。是否循私曲庇。而諸黨奸謀。自不能掩衆目而逃公論也。

朝鮮國王自辨疏 節錄

至於東海紀略。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一册。名

爲海東諸國記。蓋小邦與日本聲迹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略爲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迹。因騰出一篇。以爲異國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爲陷人之奇貨。摭拾流聞。揑造虛詞。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尤不了解。蓋此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注。故其僭稱年號之下。分注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爲天朝建元之幾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之者是也。大書者、本紀也。分書者、添注也。加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周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下分注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意乎。況其國王關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來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揭天朝成化紀元乎。且序文則申叔舟第因其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瑣甚矣。而今欲執此而爲罪案。因之以輕藐中國。豈不寃乎。況其書中所謂欺誑眞僞。變化百端。溪壑之慾無窮。小咈其意。便發憤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僞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概見。至於稱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儀名號。效慕中朝。多有作擬。至我先臣康獻王。凡有干紀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爲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歷用大統。服色禮儀。無不恭尙。而天使之來。有迎詔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聖節。有望闕之禮。率皆虔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對越天威。以至各樣文書公私簡牘。皆奉年號。習爲恒式。此蓋常經通義。撑柱宇宙。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愚智而皆知者也。豈敢以區區一號。自蹈於僭上之憲哉。況茲者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跡。斑斑可見。

凌霄一士隨筆

李慈銘同治己巳五月初十日日記云：『閱宋人何博士「備論」。何名去非，字正通，浦城人，由特奏名除右班，官武學博士，換文資，出為徐州教授。所論自六國至五代，共二十六篇；元祐中蘇文忠所奏進者。其文大率言兵，文忠亟稱之。……其「霍去病論」言：「用兵非古法所能盡。歸師勿追，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賈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銳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可謂扼要之論。』曾國藩之論「越寨攻敵」，可與去非所論合看。國藩云：『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日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

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又其「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有云：『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顓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亦可參閱。國藩閱歷深而學識卓，故言之尤警策也。

又，國藩之論「成敗無定」，謂：『漢晁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成。明齊泰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黃而事以敗。我朝米思翰等建議削藩，厥後吳耿三叛並起，聖祖不誅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其

義亦可相發明。

牛劍秋君自蘭州來函，以兩事相告（關於本報本卷第二十七期拙稿所述者），足益舊聞。函略云：

（一）大著大理院設立後某案述旨片誤斬爲絞，提犯時法部司員察知其誤，拒之，並請堂官定奪。此司員者，以不佞所知，則敝鄉人王友曾也。友曾甘肅秦安人，以丁酉拔貢刑部小京官陞主事，改陝西知縣，昨歲卒於家。天水任承允君爲撰墓銘中敘此事：『……癸卯晉京銷假，派四川司管股，秋審處核對，並幫審案。……甲辰起復到部。某案已定斬決，大理院述旨誤斬爲絞。君查出呈堂，曰：「此明係大理院筆誤，似可無須奏請，宜咨該院自行檢舉更正。」堂官嘉其心細而得體。』任君爾時官戶部祿米倉監督，與友曾同鄉世好，所言宜若可信，且友曾生前亦曾爲不佞言之。

（二）關於試題錯誤者，宣統己酉各直省舉行拔萃科。吾甘主試者爲提學使蘄水陳曾佑。頭場第一題「張詠拔茶種桑論」，誤張詠爲諸葛亮。題下諸生詳然。嗣經詰問，曾佑始悟而更正焉。此事檢舉與否，後不可知，蓋科舉弩末，亦無人注意及之也。曾佑鄂中世族，學問淵博，書法尤古雅絕倫，亦清季翰林中之卓有聲譽者。試題致誤，殊不可解。是科家叔芮青公膺選，揭曉後曾爲不佞言之。

甘肅此次拔貢考試，試題有誤，蓋一時不經意之失，此在通人亦偶或不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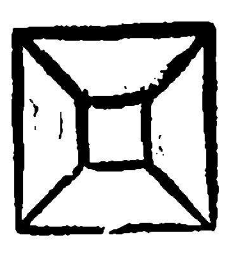
光緒壬午順天鄉試，考官四人以第三場策題錯誤自行檢舉，交部議處。（正考官爲禮部尚書徐桐，副考官爲左都御史烏拉喜崇阿，畢道遠，工部左侍郎孫家鼐。）李慈銘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云：『今年順天策題，經問一道，有曰淮南王安所集有爽九家易解。蓋誤讀坊間策本，以九師易爲九家易也。史問一道，有曰唐代雜史見於開元著錄幾家。開元時乃有唐代雜史，開元著錄亦不知何書，尤怪談矣。』是亦晚清試題錯誤之一舊事。

今日爲古文者，章炳麟蔚然大師，實可俯視

流涕。頃見其近作「淸故寧陽縣知縣張君墓表」如下：

君諱楚林，字翹軒，陝西榆林人。榆林於漢爲五原，關中諸郡獨此爲高寒，及明猶列九邊，故其人材武，詩書非其尙也。君先世皆處軍職。祖錫紱，考廷揚，以力行稱。君少獨好學有慮憲，家貧無書，嘗假得論語半冊，甚寶重之。弱冠以騎射應童子試，三發中二，馬驚墮傷臂。自是始壹意儒學。同治初，總兵劉厚基，知府蔡兆槐，勸學愛士，得君甚重焉。自乾隆訖同治，百餘年中，榆林成進士者纔一人。及君起，學風始振。回部亂作，以諸生從劉蔡二公守城。支拄三歲，城賴以全。君平生恥受人惠，而於兩公知遇深，又同禦賊，爲設位於家，令子孫世祀之。俄舉庚午陝西鄉試，光緒三年丁丑會試成進士，以知縣分山東。到數歲，未嘗事干謁。性善折獄，以主發審爲上官所知。尋代理汶上縣平度州事各數月，署曲阜縣事一年。巡撫張曜奇其材，特奏授鄒平縣知縣。在官四歲，聲聞宣著，坐公事去。逾五年，再授寧陽縣知縣，未半歲又解職去。君處山東二十四年，在官無過六七歲。旣以循廉明決聞，率被委治疑獄，終不得大用。或以降志事上官勸者，必力拒之。二十六年十二月終於濟南。君終身儒素，不苟取與，與人厚，自治嚴。工文辭書法，未嘗自詡。敎子孫專志經史，勿徇舉業。其風操如此。元配同縣王夫人，先君卒。繼配王夫人。丈夫子四，煥章炳章燦章皆前卒，熾章。女子子四，長適方，次殤，次殤，次適李。君歿後，去家遠，篋中纔餘數百金。後夫人力將子扶柩返榆林，旣至，貧甚，幾不能舉火。後四歲亦卒，合葬榆林南山。今去君歿三十餘年矣，熾章述其事以屬余。余以爲無所待而興者，文武不足限也，故爲之表。

望若平平寫去，而格老勢勁，骨重神淸，此境不易到。學有本源，文有眞氣，固是翁本色也。



愛與仇

宕沙

一

天呀！有這樣想不到的事情！好像……唉，好像什麼呢？做夢吧？我不會做這樣的噩夢！就算做夢，對於我的感情也算是夠殘酷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恍恍惚惚，腦子裏不能想一件事情；心頭壓得緊緊地，在喉管裏湧，窒息着幾乎使我喘不過氣來！

琴不放心，他說我病了，其實是怕我瘋了！我自己也耽心着，我寧願死，不願瘋；我在這時需要的是靜，可是他總在一旁把我纏着，使得我更加發慌。

「琴，你還是到政治部去好不好？你讓我靜一會兒。」好容易提起一點精神來乞求他。

「不要緊，有什麼事會來電話叫我的。」他總算替我想得到，立刻就從床沿上站了起，「我不來擾你，你靜靜地睡好了。」

我知道琴，他對於這件事，還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可是，他還來勸我，完全站在我的心理來勸我。假如他還是同從前一樣，一味地在感情上來壓迫我，那也許會把我逼到另一種境地，即使同他脫離，是一條死路，我都願意。可是，從他的感傷的情調中，表現着萬分的懊悔，使我不但想起子魚的慘狀難受，我反而不能不盡量地壓抑着自己的悲傷，以免使得琴的良心上太下不去；在舊的創痕上再加上新的隱痛；感情這東西眞是太奇妙了，不能受壓迫，然而又不能太放任，唉，我是如何地易於接受刺激啊！

琴祇在屋裏打了兩個掉身，又來站在我的床前，靜靜的眼光望着我，臉上不自然的笑紋中潛藏着悲傷的情調。

「霞，你看你這一臉的汗，」他說着又坐了下來，用手絹兒來替我揩汗，「我給扇，好不好？」

正在充滿了悲哀的心境裏，每每因了別人的愛撫而勃發出來。這時，我不知道是答應他，或是拒絕他，我不能說出一個字來，祇忍不着一股股的淚水往眼眶外湧；可是，我實在沒有力量來痛哭了。

「霞，你不要這樣吧……」

他勸慰我的話已經說完了，他知道再重覆起來是不會有什麼效力的。他一支手壓在我的肩頭，一支手握着手絹兒在我的臉上揩。

「事情已經過去，就不用再去想它，現在我們祇是設法怎樣送回去，祇求在良心上過得去就是了。」

「送回去？你對你的姑姑怎麼說？你想想，你對得住她嗎？她這樣大的年紀，勁得起這種刺激嗎？苦守了這麼幾十年節，她還靠誰？」

我的心忽然硬起來，我存心要打擊他。

「這……已經是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總之，這錯誤就是由於我太愛你，我現在完全明白了，我對不起所有的人，甚而至於對不起你；就是因爲愛你，所以對不起你！琴，我現在想起來，實在的，無論那一方面我都比不上子魚！我現在失悔，可是於實際有什麼補益呢？即使你覺得我實在不值得愛，我的良心也不許再勉強你了

！我祇希望你不要為了過去的事太…………太感情了！」

琴的頸項上一條條的脈管冒起來，臉上脹得透紅，眼珠上濛着一泡淸水快要滴下來。

「你那些話我都聽够了！現在是對於子魚的母親，怎樣應付她？」

「那末，我們……就暫時停在這兒，不忙還回去，等我給他家裏寫信，說是子魚在我這兒工作。」

「以後呢？」

「以後？……以後就再說吧。」

「她不奇怪嗎？為什麼子魚到你這兒來不給她一封信？」

「那……我們可以把子魚寫的信找出來，仿照他的筆跡和口吻造些假信出來隨時寄些回去，就行了。」

提到子魚的信，我立刻在床上翻身起來，推開床沿上坐着的琴，駭得他一跳。

「你……怎麼？瘋了嗎？」

我想起在上海時子魚給我的那封信——最後給我的信，我耽心着它的遺失，比耽心任何寶貴的東西還急！我把所有的勁兒都用來搬箱子，一口口地打開，又一口口地關着。

「你找什麼？你說呀！」

我的心跳得慌，沒有空隙來答覆他。額上湧出來的汗，如雨點似地滴下來，一雙手却忙得來不及伸去揩一吓。最後，終於把那封信找出來了。

我任那剛搬下的箱子亂翻翻地堆在樓板上，我想不到在這時還有什麼顧忌；琴坐在那兒默默地凝視着那一堆箱子，我退到床沿上去坐着看那封信，那些詞句，湧起了一切的回憶，我發現了第一次沒有看出的情調。那封信，給與我的刺激愈深，我就愈不忍放手，我就怎樣掙扎着也要重複讀下去！

二

子魚同琴是親戚關係——子魚的母親是琴的姑母——我同他認識的時間，可以說同認識琴一樣長久——五六年的光景，並且差不多都是朝夕相處的。我們的情感，跟着時日的增進而逐漸地加深，然而，最終仍然不能不走到隔離的境地！詳細的情節我不忍心再去追述，簡單說來，第一是因為我們是異性，第二是環境的逼迫呀！

假如不是異性，彼此的結婚，在友誼上有什麼關係呢？假如不是顧忌到各人的環境，我是不能犧牲眞正的愛情的。唉，我究竟是一個柔懦無能的女性，子魚自來就很淸楚地知道我的弱點的。

其實，我們的認識以及那樣親密地往還，完全是為了琴的關係，他們自小就在一處長大的，離開家鄉以後又同學；在一塊兒玩的時候，固然是寸步不離，就是對於一切事情，常常都是採取一致的行動。在我剛到北平的時候，琴就毫不憚煩地說明了子魚是怎樣一個人，同他的感情是如何地好。

我同琴，僅僅因為家庭給我們訂的婚姻關係，曾經交換過像片，並且通了不少的信，可是，正式的會面，却在我到北平以後才開始的。記得那時是暑熱天的晚上，在公園裏森嚴的柏樹林下，同着兩個陌生的男性圍坐在茶桌旁，談論家鄉的情形及將來的計畫，充滿了我的感覺的是新奇，興奮。他們在那兒談論，我漸漸地陷在雜亂的沉思裏；我靜靜地觀察他們，我深切地感着他們在形質上顯着根本的差異——琴說話的時候，每每把眼睛閉上，好像很用心地在思索；子

魚却每一句話都是衝口而出，睜睜的眼望着對方，好像抱着滿腔的熱望期待着答覆。琴的態度是沉靜，子魚却是熱烈。在他們的比較之下，子魚的性格完全吸取了我的同情，他的聲音笑貌，立刻占據了我整個的心。

有時，我也想制止感情的奔放，然而，我太懦弱，一點兒效力也沒有！子魚却對我始終如一，他不知道我受了他的熱情的刺激而痛苦着，他對我的好感並不因琴對他的態度促漸冷淡而減低。他同琴的友誼，完全是爲了我而破裂的！

今年春天，我們在上海結婚，想不到子魚也來到上海，更想不到的是不來同我們見一面，僅僅交了一封信來！那封信，使我對於自己的身世湧起無限的感傷，我幾乎忍不着在琴的面前哭出來了。琴的心，我也是了解的；他是在發狂地愛我，因了愛我而不能不同很好的朋友斷絕，因爲看出了我對子魚的感情，所以常常來向我說子魚的壞話！有時我也聽得厭煩，免不了同他生起氣來；但是，當他默默的退走以後，却又使我爲琴難受！

「琴，你不必老是說別人的壞話，你的心，我是知道的，不管子魚對我的感情怎樣，並沒有存心來從你的手中把我抓過去；你看這封信吧！……況且我們現在已經結婚了，你未必還不放心嗎？就拿過去的友誼來說，子魚是對得住我們的。」

這就是子魚的那封來信——」——

「霞姊：

「別後，不覺半年就過去了！常常都在想給你寫信，但又恐怕更引起琴兄的誤會；其實，說起來太笑話，想起來太痛心！別的我都不願提，祇想把我的心理狀態告訴你，減輕我精神上的痛苦，消滅我感情上的壓迫。但是，每當提起筆來，滿肚子的話，又不知從何說起！

「在北平的時候就接到你們的結婚通知單，那時正準備起身，所以沒有來祝賀你們；算起來你們結婚的時候，我正在途中，現在我已經到此兩天了，我不能來看你們，（恕我不能說出原因：）祇暗暗地慶祝你們的幸福生活，並且趁此機會把半年壓在我底心頭的這一筆舊賬償淸——給你這一封信。

「在這種灰色的社會當中，言談，舉動，感情，都受極不自然的限制，內心的一切，不能痛痛快快地發揮出來，眞是令人悶死！我對你，最初是因爲琴兄的關係，所以沒有想到什麼顧忌；過後，我也不過是愛慕你的性情的溫雅活潑，尊仰你的人格的純潔無疵，你誠然是我的認識當中最難得的女性，然而，一想到琴兄，一想到我自己，不但良心上不允許我對你存着什麼希冀，我的理智也不容我發生一點兒妄想來自討苦受！値不値得愛是一回事，能不能愛又是一回事，這件事實上我也想得到而且辦得到的。雖是如此，我却沒有辦法來免除別人的誤會，我沒有能力來消滅別人的懷疑；然而，祇要你能够了解我這種心理，就使我心滿意足了！

「在一般人看來，異性間絕不能發生深摯的感情，不然，就是戀愛，戀愛就是獨占。我沒有看見過眞正的愛，見着的祇是惡魔的爭鬥！我想把男女間的隔膜根本消滅，我想把社會上不良的習俗完全鏟除，那末，眞正的愛才能實現，戀愛才沒有惡意的痕跡！

「我對你的感情，假如要說是愛的話，那末，是純潔的愛，是沒有什麼希冀的愛，

我一向就把你作爲自已的親姊妹一樣地愛着！然而，這仍然得不到別人的諒解，使我們的友誼不能維持下去，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啊！

「現在好了，你們的幸福生活開始了，我用盡我的聲力來爲你們歡呼！假如能夠得到琴兒的諒解，我仍然妄想着我們的友誼能夠恢復！

祇要有一點兒辦法，我不願意回家去，我怕那些窮鄉小輩的冷眼，我不忍使我的母親爲我受了一生的苦，看到我一事無成地跑回去，她要感着很大的失望！但是，我現在又不能同你在一塊兒，我的事情，以後再來信告訴你好了。

敬祝

新婚快樂！

子魚上。二月四日。」

結果呢？這封信不但沒有如子魚的「妄想」而得到琴的諒解，反而誤會更深。假如不給他看呢？他就要疑神疑鬼，不知道要猜想到那兒去；給他看了，更增加了他對子魚的惡感。我看到他坐在一旁不發一言，（正因爲他不說話呀！）我看到他的眉頭上湧現着很濃厚的怒氣，我知道他祇是怕太使我難過才不便發作。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給子魚回答一個字（我是不知道他的住址，假如要回他的信，也可間接地託朋友轉到。）在我的感情上遺留着深深的傷痕忍受下去！

三

假如你還有一點人性，你一到軍隊中去，即使在很短的時期中，你就會覺着那是怎樣地殘酷啊！可是，我雖是女性，（因爲一般人都認爲女性的意志比較薄弱。）我並不是反對一切的殘酷手段，譬如報仇，譬如革命，那是要殘酷的。然而，事實上却有一部人在那兒僅僅爲了滿足個人的私慾，爲了錢財，爲了地位，甚而至於爲了女人，幹那些絕滅人道的勾當，如像那些消遙法外的土匪，如像那些賣國害民的軍閥，他們就是一切殘酷的事實底製造者！尤其是軍隊，那一般丘八們同誰有什麼仇恨？他們爲什麼？他們祇是爲了要生活，被少數的野心家驅使着互相殘殺！我到軍隊裏來，就在琴的政治處（他是處長）幹宣傳的工作，可是，我實際上感到的是這些，我怎麼去宣傳呢？

四

好在行軍的途程中並不需要我去怎樣認真工作，祇是在每天駐定了以後出去貼標語，發宣言，因爲口音的關係我不能担任講演。同我一塊兒的還有一位「女同志，」她是本省人，她的精神很好，我完全受她的領導，無論到什麼地方，她連氣都不歇地就拖着我到處跑；我一面怕別人說我們是「擺設」，一方面却又爲這種工作感着極大的苦痛！

「喂，你對這樣生活覺得怎樣？有沒有興趣？」

就在出發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們駐在一個車站上，大家就在露天下舖起毯子睡覺。因爲在這隊伍裏祇有我們兩個女性，所以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在一塊兒。她很活潑，年紀也很輕，一對靈動的眼珠總是帶着很奇異的光影望着我。可是，使我不大滿意的是她的行動太隨便，誰都要來同她開玩笑。我也能夠爲她想到，這是因爲太少閱歷，還不知道人們的陰險可怕；所以無論同誰，一碰頭就好像很熟識似的，即如對於我，在昨天出發以後才認識，（其實我還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她就會口口聲聲地叫我的名字，我一點兒都不覺得她怎樣地冒昧，我祇感到她的天眞可愛。

在幽暗的電燈光下，在噪雜的人聲當中，我對於她的問題沒有立刻答覆，祇是望着她的有趣的小臉忍不住發笑。

「你怎麼叫得我這樣熟？你在那兒知道我的名字？」

「我還不知道！我聽到有人這樣叫你，剛才還有人跑過來叫你，我又不是聾子，你怕我不知道！」

那樣大的聲音，吸引起週圍的眼光射在我們的身上，我緊緊地握着她的手：

「小聲點兒，你看大家都在望我們。」

「還怕什麼！怕別人望還不躲進閨閣裏繡花去！」

我立刻感到了自己的弱點，週圍的笑聲刺得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她却沒有注意到我侷侷的情形，翻轉身去在別人的舖上倒了一大盂茶過來，很快地喝了幾口就遞給我。

「喂，小妹妹，我到要問你，你到底姓甚名誰？」

「我嗎？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姓劉單名一個英字。」

「好漢！」

不知道從那裏傳過來一聲「道白，」馬上就接上一陣狂笑。

不一會兒，無數的酣聲代替了噪雜，我望着熟睡在一旁的那位「好漢」，我的心頭湧起羨慕的情緒，我羨慕她不知道人間有苦悶，而我是祇感到又沒有能力來解除的人！

我的週身被疲乏束縛着，腦海裏却湧起無數的雜念，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我想起在家裏的一切情形，在每次的戰爭中，看到開進家裏來的駐的軍隊，把所有的門板都下了，一個個躺在那兒好像死屍一樣；想不到我現在也來過這裏的生活，想不到我已會來躺在這一批死屍當中！

不知到什麼時候才睡着，好像剛才迷迷糊糊地閉上眼，噪雜聲又把我驚醒了。我看着大家都忙着在收拾行裝，不得不翻身起來；勤務兵來把毯子拿去以後，跟着洋鐵桶盛的飯和菜也送來了。不一會兒，琴跑過來告訴我，說是命令已經來了，我們這部分隊伍不能上火車，要渡河，今天是徒步行軍。

飯後，同琴一塊兒走進站長室，（這時是師長住在那兒。）在站長室的門口，師部的勤務兵齊嶄嶄地排在那兒，張副官長（是我們的老鄉，所以同我們很熟識。）正在大聲高氣地訓話。我們從他的身旁經過，他向我們笑了笑，又繼續着他的訓話：

「你們要是現在拿出來，還沒有什麼，假如查到是誰偷的，那……師長說過的，查出來就要槍斃！你們聽到沒有？」

「聽到了。」

「是誰呀？快些拿出來吧！不然就要槍斃的！」

這是師長的勤務兵最後的警告；那個大滿子，雖是才兩天，我却把他認得很清楚；聽說他是師長的老鄉，所以他在師部裏，不說一般與他同階級的勤務兵，除了師長，誰都不在他的眼裏。

我們走進站長室，張副官長也跟着走了進來，他用着很嚴重的態度向琴說：

「你說奇怪嗎？師長剛才把手錶取下來放在這桌上，」他的手敲着那張餐桌，「掉過身去洗臉，不一會兒的工夫，那個錶就不見了！」

「是誰幹的，我的心裏明白，」師長正用一支腳踏在靠壁的椅子上扎皮綁腿，忽然回轉頭來面向着張副官長，「你猜猜看，知不知道？」

「我猜嗎？」張副官長的眼珠往上翻，祇現出白眼油；暫時的遲疑，忽然回頭來向着門口一望，「……我看……不是別人，別人不會有這種膽量，我看……就是師長那個……」他的兩眼一擠，把最後的名詞吞下肚裏去了。

師長沒有談話，琴在一旁接過去：

「我看也是他，剛才誰都不說話，祇有他還來上幾句，其實是欲蓋彌彰。」

不久以後，師長的勤務兵走了進來，站在桌旁等候出發。

「我來問問你，」副官長同勤務兵品排在一塊兒，經過片刻的沉默以後，這幕劇忽然被揭開了，「你看到師長的錢沒有？」

「我沒有！我沒有！」口氣很堅决，然而那樣驚惶的眼光，那種慌張的舉動，完全把眞實的行為招供出來了。

「等我看看，」副官長很迅速地在他的身上摸索，「我看你的手裏是什麼？」

祇伸出右手來，然而，副官長却很固執：

「我看看你那支手！」

那支左手捏着一條手巾，輕輕地放在餐桌上，然後伸了出來。副官長不看那支手，一吓就把那條手巾提起來，晄地一聲掉出一個東西，靜靜地躺在餐桌上。

勤務兵的臉色立刻變得死白，副官長的手掌拍地一吓打在他的臉上，正在一旁扣衣扣的師長好像瘋狂了似的抽出皮製的馬鞭倏倏地亂揮。

「師長！師長！饒了我吧，以後我不敢了！」

「好混帳的東西！叫特務連押起來！」

四

聽說是出去不遠就要參加火線，說不定就在今晚或明天。說是我們的實力超過敵方幾倍，並且前線已經完全勝利，把敵人截成了幾部份，所以我們現在採取是大包圍的形勢。

幾支渡船在河中來回地運，從早晨到正午，全部的隊伍才渡了過去。我同琴，等到人們快渡完了才上船去，碰巧，特務連押來的那個勤務兵也同我們一船。

「處長」他的態度和聲音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求你在師長那兒說幾句好話吧！救了我這條命，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你的恩典的！」

「你放心吧，沒有什麼的！這一點兒事情，那裏就要你的命，况且，師長又是你的老鄉，不會的。」

「唉，師長的脾氣我是知道的，求求你怕吧，處長！你替我說句好話吧！」

「不會的！」

渡到河對岸，爬上很高的岸上才望着寬敞的大坝，人們包圍着一個圓週形站在那兒，師長騎在馬背上在人叢中訓話。宏亮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很機械地吐出來：

「……就是這兩件事，馬上辦了就出發。聽到沒有？」

「聽到了！」

好像一聲大砲爆發出來，駭得我一跳。

我站在一個小土堆上，等到師長的訓話完了以後，人叢中忽然鑽出了我那個小侶伴，望着飛快地跑了過來，拉着我的手，而望着一邊。

「你看，還有兩個逃兵。」

離我們祇有一兩丈遠近，我看着押在那兒一共是三個人。

驚人的事實出現得太迅速，我的眼光和感覺不能完全接受了！

一羣人，帶着那兩個逃兵，擁的擁，拖的拖，很快地跑到了山坡下，立刻就是駭人的響聲

爆發出來，那兩條生命就消逝到幾股鄰烟裏。正在這時，我的當前發生了同樣的事件，那個勤務兵的叫聲——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怪叫——壓倒了師長的怒吼，正拖到我站在的土堆當前，就倒下去，幾個人無論怎樣也拖不動了。

「就在這兒，就在這兒！」

我想跑，但是兩支脚那樣沉重，我想不看，然而，眼皮却不聽我指揮，閉不上來。我的小侶伴伸出手來死死地把我拖着，我們的心亂跳。

這時，倒在土堆下的勤務兵縮着一團，沒有呼聲也沒有動靜；兩支手背捆着，頭觝向土堆裏鑽，好像要鑽進什麼罅隙去。忽然一支槍桿從我身旁伸出來，吸取了我的注意，我看那個兵的手在發抖，震耳的響音驚得我的眼一閉，等到睜開眼來看着那個勤務兵一翻身，撲在地下。

「看你這個樣兒，怎麼上火線！」兩個耳光打在那個兵的臉上，軍帽打了幾個觔斗落在草地上。副官長推開那個兵，抽出手槍來連着就響了幾下，這才看着那一股股鮮血冒出來，四肢微微地抖了幾下，不動了。

在緊張的情緒束縛之下，我也鬆了一口氣；我覺得一個人要死，就讓他迅速地死去；既沒有生望，還要他延長一點兒活罪，我也爲那個兵的膽怯而生氣。

一直走了半天，我沒有說一句話，就是我那個小侶件也默默地祗顧走。

那晚上，我們到了一個小村莊，聽說前去不遠就是敵人。可是，遠遠地望去，天上是密雜的星兒，到處是狗的狂吠，此外就是黑暗籠罩着一切，什麼動靜也沒有。

飯後，師部的命令發下來，就以這個村莊作爲本師的後方，政治處同軍醫處組織救護隊，就在當晚十二點鐘隨軍出發。行軍程序和每營的到達地，完全按照軍用地圖規定出來了。行軍的號碼，也完全改變了。然而 ，這對於我却毫無用處，在幾天的行軍當中，我是除了吃飯號還勉强聽得懂——仍然聽不出它的番號——而外，我一概都分辨不出來。

在這樣短促的休息中大家需要的是睡覺，我的精神和肉體疲乏得幾乎不能動顫了；當我倒身下去的時候，那位小侶件忽然睜開眼來，好像想起什麼似的問：

「霞，你看軍隊上的人命好不值錢！」

「人命本來就不是錢買得來的東西，怎麼會值錢呢？」

「我怕！我怕明天還要看到更慘酷的事情！」

五

還沒有等到我們的隊伍參加上去，在第二天的早晨剛爬上一個山頂，就得到報告說是前方的戰事已經停頓了，我們的隊伍也奉令停止前進。

「這是他媽的什麼運氣？又是徒勞無功！」

師長對於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失望，一桿槍都沒有弄到手，就解決了；白跑這一趟，現在就要打掉身！

我那個小侶件却高興得跳起來。

「霞，我們轉去看俘虜去，聽說那邊也有女同志！」

「敵人還是你的同志？」

「……俘擄到我們這邊來就算是同志了。」

「不對，你那稱稱呼不對，我給你改一個字，應該說是同胞，我們大家都是同胞啊！」

「…………。」又是奇異的眼光望着我，不作聲。

（未完）

戀愛與戰爭

Konstantin Fedin原作
陳希然譯

本文作者康斯坦丁·費丁一八九二年誕生於伏爾加他曾在商科學校及莫斯科商科學院受教育。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他被拘囚於德國巴威，直至一九一八始得釋放。回俄後在蘇俄軍隊及其他政治機關服務。他的文學生涯實自一九二一年得高爾基推薦加入「沙拉比安兄弟會」後開始。費丁以柴霍甫文體寫過幾篇小說（如奧柴亞得）後於一九二五年出版一冊小說城市與歲年，在這書裏面他描寫戰前的德國，他的被囚，以及俄國革命的第一年，這小說使他立享盛名。此後又寫如老人等篇，尚有次要作品如弟兄們（一九二八）是以俄國革命爲背景來敘述俄國知識階級的艱苦，因而聲名益彰。一九三三年費丁又出版歐洲的掠奪一冊小說。討論到西歐的生活與難題。爲着健康的緣故，他常常到西歐去，因而被稱爲蘇聯文學的西方派。他是屬於列寧格勒派的作家。

莫斯科委員兼內河艦隊司令雪林委任洛地恩爲旗艦委員，這事沒有人覺得奇怪：洛地恩是一個領港師，是一個黨員，是一個很好的人，誰說他不應該當個委員呢？在長指揮分隊，郵差管理財政，金屬匠同裁縫公布法律，此外軍隊，銀行以法官全是很奇特的，但是結果並不壞——大革命就推着他們，進行得滿意，他們漸漸的克服了重重的雜亂。

這旗艦原是一個簡單的拖重汽船，由沙摩夫的努力把它改造成森嚴的活動堡壘，裝着長了綠銹的砲身，笨樣兒的砲塔，既不便運用又不舒適。這活動堡壘沿着突出的加馬兩岸慢慢進行，在它的前頭同後面的船跡上，許多同樣的拖重汽船也在進行。這些船的甲板上張的航海用的亞蔴布篷下面堆着許多鎗枝。前導船向東折回了，雪林的艦隊向着東方進行。

洛地恩在艦尾當着各船員面前會見雪林，當他從小筏子鑿登上活梯的時候，雪林當然也從甲板上下來來迎接這位新委員。雪林大踏步走到船旁，彎出半截身子，伸出他的手，洛地恩爬上活梯，立刻緊握着雪林的手。一跳就上了大船。雪林不放開他的手，把他往旁邊帶一步，很親熱地釘着他的臉，說：

「你還沒有變樣兒。你好麼？」

他說着把洛地恩拉近些，用膀子摟着他，他們互相摟着，走上甲板去。

洛地恩的確是沒有變：一個大圓腦袋，按插在兩肩之間，像碼頭上繫船的樁；豐厚的唇角邊兩個深深的凹窩；微突的濃眉下一對清亮的眼睛。雖然他從前在船上工作的時候學過一切複雜的事情，可仍然顯着新來者不自在的，稚氣，笨手笨脚的樣兒。洛地恩同雪林在甲板上並排走着，他要合雪林的步伐，可是步距總不能像他同伴那樣整齊，只好勉強並肩走着。當要走進甲板面艙房的時候，在門口他只好緊緊拉着雪林免得落後。在這一剎那間他惶惑起來了，他驀然覺得他那生笨的步法同一切粗硬的舉動全是他那不能抑制的單純的心同青年活氣的表現。像有什麼在驅使他這樣動作似的。

「不是胡說，我實在着急，急着會見你。因

為你是領袖，我是你的助手呢！」他匆促地說。

他那天藍色的雙眼閃爍着愉快的狂喜。雪林親密地微笑着，打開門要把他先擁進船房去，但是洛地恩退後一步，隨着雪林後面進去。……

洛地恩常常做兩個夢。

第一：他夢着緊登某種木樁，木板，梯子，到一個奇緊的船上。他聽到鐵同鐵相撞的鏗鏘聲響，他好像被關在汽鍋裏，一個聾子在旁邊用力捶掉一個螺絲釘。他緊登的鐵梯不好走得很，他抓住細小的欄杆柱子，柱子斷了，他跌下去，但又想法抓着什麼東西，再爬上去。驀然，鋼梯消失了，把他浮留在空中，他只好飛着，撲撲地扇着兩膀子，他很舒適的，輕飄飄的翱翔起來了。他俯視下面大船上麕集着無數的人，四面奔走，像螞蟻似的。

他能感覺到空氣的密度，他覺到狂掃兩臂前面的爽快。他從上面看到幾十個船塢，每一個船塢裏有許許多多船隻。下面的人們漸漸瞧不清了。隨後船隻消失了，船塢也不見了，空氣變成白茫茫的一片，一個人瘦弱的手從腰部抱住了洛地恩。他很愜意的說：

「這得趕快修理了，」同時耳朵邊又聽到一種奇怪，不耐煩而冷淡的聲。

「時候不早了，快點趕罷！」雪林這樣說。

但是，這已經是第二個夢了，銜接在頭一個夢裏，繼續下去，如同晚間銜接着黃昏一樣。

洛地恩盡力把馬趕得飛快，蓋滿了雪的漫漫原野呈現着灰暗的淡紫色。雪林用勁扼住他的胸脯，洛地恩覺得換不過氣來，他冰冷的，在雪車上失掉了知覺。

「是時候了，再會。」雪林很從容地說着把洛地恩從雪車上推到雪裏。

洛地恩躺在冰天雪地的淡紫色的曠野上，勉强微笑着，但是嘴唇硬了，牙床像鉗子似的合着。一羣人圍着他，惡意地注視他的眼。憤怒而又恐懼地大聲說道：

「雪林在那兒？快說！你同雪林幹什麼來着？」

洛地恩不願意地慢慢從牙縫裏透出聲音：

「我有看守雪林的責任麼？」

「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麼？」一個紅鬍子神父喃喃地說，指着他胸前掛的紅十字架。

但是，不的，這並不是一個夢！這事實的確發生過，在十年前當雪林從西比利亞逃到美洲去找他父親的時候。那時當問到洛地恩時，他同其他的政治流犯一個樣，聳聳肩，抑制住苦裏的戰慄，很不樂意地說：

「我有看守雪林的責任麼？」

就在這時候他記起他學校的紅鬍子神父吟誦着舊約全書裏千篇一律的安慰人的意旨：

「基督對加因說道：你的兄弟亞伯在那裏？加因回答說：我爲什麼必須知道？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麼？」

洛地恩這樣說同加因的動機絕不相類，他偶然想起這事情覺得愚蠢可笑，他微笑了，輕微得幾乎看不出的，不自然的微笑，就爲着這微笑使他在雪林逃脫事件調查期中受年把的監禁，使他由流犯的草屋中移住到罪囚的石穴中，但是洛地恩從不曾後悔過。他很敬服雪林的本領，他欽佩雪林比別人會逃奔，因此當偵探問他時，他很快活地保守緘默。

這是一個極其光榮的逃亡，全流犯殖民地的人都這樣說。雪林屢次證明他不但能讀書，能著書，同樣也能實際行動。洛地恩在雪林一次最偉烈而光榮的事績中給他一個大幫助。他能發希望

到任何的報答麼？如果因雪林的逃亡而使他凍死，如洛地恩在夢中所遇，如果追捕雪林逃亡的人沒有來，或者只要晚來一個鐘頭。洛地恩能不在感覺最後一次的快慰中犧牲了性命麼？

啊！是的，爲着雪林——是的！兩條命，十條命！他準備死而再生，生而再死，只爲着保全唯一的無可代替的雪林的一條命。爲雪林這一位不列斯那暴動的領袖，這一位謀反的發起人，爲雪林這一位革命領袖，這一位學者，這一位煽動家，這末一個勇敢的，無所不好無所不能的雪林。啊！多少模範的本質天性全都歸附到這一個名字，這一個人身上了。

而且，你看，從最後一次握別的十年後，洛地恩又同雪林面對面的坐在甲板艙裏了。

雪林坦白地拍着洛地恩壯直寬大的膝蓋，毫無遲疑地把他計畫以繼續襲取自軍後路並衝破敵人防線的戰略作一個簡明的敘述。

洛地恩爲着要切實了解雪林的敘述，不能不運用他全副的智力；不能不避免看着他；不能不避免對於雪林這一張窄小淡黃，瘦削，生着一個會動的彎勾鼻子的臉表示贊嘆欽佩，爲着要避免同想起從前所做同雪林會面時 的情景的 種種虛構，不能不避免瞧他，這位雪林，他的手現在很親熱地輕輕地放在洛地恩的膝蓋上。

因此洛地恩被逼得不能不斜視着地板。額頭上兩塊肉疙疸隆起像兩顆栗子，在皮底下溜來溜去。

「你聽懂我的意思麼？」雪林解說完，問着。

「我明白了。」洛地恩回答。

「你覺得疲倦麼？或者你不贊成我的意見？」

「我完全贊同。我是要注意聽着不使遺漏一點。」

雪林按着檯鈴的鈕，又笑了笑。洛地恩感覺十分安適 。他看到雪林正如同他意想中所希望的，如他在回憶中或夢寐中所見到的。

一個女人走進了艙房。她穿的黑衣裳是很少見的——這一種衣服已經老早沒有人穿了——小小的領口，長長的袖筒 。但是這衣服都十分合式，好像這種老式樣一直到現在還很入時似的。這女人掃洛地恩一眼，從容地端端正正坐在桌子邊，把打字機往面前一拉，很快地說：

「洛地恩同志，您好。」

「我看他們都已經認識我了。」洛地恩不遲疑地說。

「把這個打下來，」雪林鎮靜地說，接着開始口述。

這個女人坐直身軀，她的臉表現着一貫的注意，她很從容地打着，她的豐壯指頭毫不思索地找着適當的打字鈕，她照着雪林已經擬好腹稿的單調口述一行一行打上去。

在片刻停止的瞬間，她的眼睛忽然抬起向洛地恩的眼睛瞥一下。她是很沉默很自如地看他，可是洛地恩却很不自在，以爲她那烏黑的銳利的眼珠正在觀察他，或者爲着某種原因看他呢。他顯然不快活的樣兒把頭扭開一邊，表示不屈服。

「第二個，」雪林說着。

但是，洛地恩當然是弄錯了。這女人把視線從他移開，同其他任何人要把視線從一個地方移開一樣： 她的眼皮閃動幾下， 她的瞳仁飄到眼邊，有意無意地浮動着，立刻又垂下來，被她眉毛的淺藍色影子混和住，看不清了。

這不說也能想到這女人的眼光，現在還在張開着的，是照耀着她全部的面龐，洛地恩可以在她注意力集中在打字機上時辨別她那瀟灑迷人的美麗。他還不斷地注視着那一張臉，似乎眼瘋的

鬥爭還在繼續進行。

「完了」，雪林口述完畢後，聲音略爲提高些，立刻又接着問：

「你記得今天早晨讓你做什麼來着？」

她已經站在艙門口，回過頭來對着雪林，但是眼睛却不斷落到洛地恩身上。

「我只要再校對一下就完工了，半點鐘內帶來給您。」她回答。

不，她又無意地看一眼 ，並不是注意洛地恩。牙齒那末一閃露幫助她的眼光照耀了她的面頰。她在門口一彎腰就出了去。

洛地恩在她邁出門檻的時候瞧她一眼。她的身體很壯實，她的兩個肥滿的圓肩同背部都是柔軟的，她的衣服更顯出她身體的優美。

「你覺得我每一件都做得對麼？你應當在這上頭簽字。」雪林說着遞給洛地恩一張紙。

洛地恩臉紅起來，眉毛皺着，爲着一個女人的原故，他幾乎沒有聽到雪林的話。這眞是一個極好的發端！

「我得再看一遍，」他喃喃地說着，而且不安地把向着門的頭擺一擺。

「這個人是誰？」

「你看到她是一個打字員了，隨便，說是書記也好，說是會計員也好。」

「她跟你很長久了吧？」

「大約四個月。一個很能幹的人員。」

洛地恩不作聲。

「你認識她麼？」雪林問。

「你呢？」洛地恩反問雪林，抬起他的濃眉。

「她在莫斯科跟我工作，我把她帶來的。我想，她是從商人家庭出身的。梵娃拉，這個名字你很熟麼？」

「一個出身商人家庭的女人在司令部當書記！」洛地恩閃着眼。

雪林並不立時回答。他很注意地看着他的同伴，好像他正將現在眼前的洛地恩同許多年以前所認識的洛地恩作一個比較。

「你還要知道，這船上還有察布列克甫這個人，他是一個兵工廠總監，你就要看見他的。當我激梵娃拉跟我辦事的時候，她堅請也叫察布列克甫一道兒工作。我記得很清楚，就是這一位察布列克甫，會經在我組織的聯隊裏當過義勇兵。梵娃拉是由他介紹到司令部來的。所以他們之間成了一個連環保。」雪林微笑地說着，又笑笑接着說：「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的目的。」

洛地恩仍然不作聲。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就是我對於你能完全了解麼？不過，你要知道，在水上用腿是跑不了的，生命在這條船上就像是在掌握之中。就爲着我抱這種見解，就爲着這種原故，我覺得非常安穩，而梵娃拉也就成了一個有用的工作人員。」雪林說着把手放在洛地恩膝蓋上。

雪林從艙場上站起來走到台邊，又肯定地加一句：

「一定的， 你自己一定就能發相信我的話。你同她共同工作下去好了，……但是，我們且不管這個。現在我們看這……」

是的，洛地恩是有機會使得他相信梵娃拉是一個卓越的工作人員……

在江輪上的情形同在海輪上的大大不同。沿着伏爾加，奧加，同加馬有許多簡直同住宅一樣的船飄流着，有的大而寬敞，有的很狹小，各船不同。船員們全家住在船上；尤其是高級人員，如船主，辦事員，機器師，領港師等等，有時老水手們也還樣，帶着妻子，充滿了家居的氣味，襁褓，亞蔴布包，煮茶銅壺，應有盡有。這種家

居生活是從木筏，大游艇，華麗的平底船上移到輪船上來的，沒有一個有效的特殊方法或者一個有策略的船上的一員能夠剷除去這種住家的事實。老水手們不但慣在船上航行而且慣於在船上住家，女人們的衣香裙影就成爲他們的幸福之不可缺少的成分。

在革命戰爭期間，這些軋轢作聲的拖重汽船全改裝成了兵艦，妻子，襁褓中的嬰兒，煮茶的銅壺全被安置到岸上去了。但是水手們並沒有忘掉他們年深日久的積習，在這旗艦上梵娃拉就代表了全部的舊日遺風。

從前舊海軍的水手們，曾共過患難的一般老航行家，他們形成了這艦隊的戰鬥力。他們在革命期間曾過慣陸地生活，現在雖然事變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狀況，發生了一個劇烈的變動，可是他們對於這個也並不感覺什麼新奇。一個江輪對於航海的人實在是不足道的船，是一個可笑的東西。不信你看，當有時船經過淺水時，一個像是要睡覺的水手，拿一根彎了的竿子插在水裏量着，一邊單調地喊：

「六一個半咧！……八一個半唉！……」

二個要有女人來調劑的船！梵娃拉在旗艦尉房的洗皿器邊洗刷蒸鍋的時候，或者當她作爲一個司令部的打字員在甲板上閒蕩的時候，究竟有什麼新鮮不同呢？水手們可以於傍晚在洗皿器邊同梵娃拉互開一個玩笑，而且在她張嘴一笑的時候，可以注意享受看她那潔白牙齒的一閃。

水手們待梵娃拉很好，這洛地恩立刻就感覺到了。她很單純的自處着，很能適應她的環境。

但是，這全是無關重要的瑣事，因爲這船上的人們正準備做更重要的事情，準備着應付這危急存亡的一戰。他們一點鐘一點鐘地等候着，這船變成一部發動機，一個中心的意志，領導着整個的艦隊向東進行。每一件事情都靠他們的戰爭準備，準備行使他們所負的使命。每一件事情都靠他們這部發動機每一個細微部份的精確無誤工作。

在這種情形之下，梵娃拉表現出爲別人所絕不能有的種種才幹。洛地恩看到這個而且承認罷林的反駁是對的。她日夜工作絲毫不覺得疲倦，當工作的時間她很安閒的把做事情當作遊戲。當用心做的時候現得很鄭重而且莊嚴，但是爲着她的康健能夠很容易的克服任何的勞苦，使得她的鄭重同莊嚴顯得一些也不吃力，像遊戲似的。她把船上的命令以及瑣屑的報告與其說是當做工作不如說是用以自娛；當她在劈劈拍拍的打着打字機的時候她的臉呈現快樂的紅艷，就如同她坐在船頭吊牀上，江風吹着她的面頰一般。

結果她這永久保持的安閒樣兒激怒了洛地恩。那是極其顯明的，梵娃拉是在僞裝。她一定也同樣覺到事情的繁重而半夜起來寫雪林或洛地恩所指定的工作；她一定也同樣覺到這不可避免的危險，這預期的戰事就要來臨；一定也會覺到這艦隊或者會陷入敵軍的埋伏中，這埋伏會在一點預料不到的地方發現；而且當雪林低聲而倦乏的說着：「斷句點，另起一節」的時候，在這一瞬間每一種心緒一定都會在她的心中閃動。梵娃拉自然是很清楚的看到危機四伏，但是她要制服自已的疲勞同恐怖去克服洛地恩，表示她是比他還要來得豪壯。那是極其顯明的，她要想法中傷洛地恩，使他明瞭，她在鎮靜，堅忍，同教育上都要比他來得強。當然的，當然的！——特別是在教育上！那是她最使人不快意，討厭而生氣的特質。譬如，爲什麼當洛地恩的口述接不下去的時候，要找一個適當的字的時候，或者不懂得怎樣[illegible]的時候，她是那末一聲不響而冷淡的坐着，用她發亮的眼睛注視着？梵娃拉伸出她的指頭準

備着，很自如地呼吸着，她的眼睛那末逍遙自在。眞是，魔鬼似的，那末逍遙自在！但是，她的嘴唇呢！她的嘴唇呢！她的嘴唇似乎隨時都能彀把洛地恩所要找的字很容易地說出來。但是，不，不，她並不把那個字說出來！那末洛地恩怎樣找出這個字呢？怎樣呢？

「寫！第二段。嗯……」洛地恩斷斷續續地說着。

她預備着打字了，好像就動手；她已經把眉毛都抬起來了，但是洛地恩所要找的字呢？

如果她那豐滿，鮮紅而且在微微動着的嘴唇，只要僅僅吐出一字吻！她只要輕輕的抱怨一聲她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嗬！

她這樣一個能自制而且情感這樣超越的人怎樣來的呢？誰指使她，誰說服她使她來到這裏，來到一個兵艦上呢？她爲什麼在前線上工作？爲什麼在這一方面不在其他方面的前線上工作呢？她爲什麼來的呢？

洛地恩一個旗艦委員後來找到一個機會對這位打字員說到題外的事情。

「嗯——嗯——嗯……你爲什麼來的？……爲着什麼理由？……爲着英雄主義麼？」洛地恩開始問。

梵娃拉動一動他的眉毛，表示覺到她要從工作上分心了，而且已經準備來回答，只要再等一分鐘，等她把兩三行看完之後。

「你沒有想到我們的船隨時都有…… 碰上……觸發水雷的危險，我們這些人都要………你知道……」洛地恩繼續着說。

「是的，洛地恩同志，我們的船碰上水雷是十分可能的，而且我們都要……如你所說的……」梵娃拉很高聲地回答，頭不在意地搖着，驀然抬起眼來直射到洛地恩的眼上。

洛地恩做出毫不在意的樣子，用他伸着的指頭朝上豎指着天花板，他看着好像極強的燈光從上面直射到梵娃拉眼裏。

「嗯——嗯……就是這樣所以……」洛地恩要接着說下去。

但是梵娃拉的話還沒有說完，接着：

「洛地恩同志，就是你都還想到我們的船隨時都會碰上水雷，因此船上這些人……」

「你說你是什麼意思？爲什麼——就是我都還想到？我是什麼——一種人，你說。」洛地恩很粗魯地打斷她的話說。

她仍然釘住他瞧，而且強烈的燈光射在她的臉上，使她表現着永遠增加的尊嚴與強力。……

「是的，我們還得做一個報告，……報告我們的帳目情形……拿半張紙——不，一張，一整張，對摺起來。」洛地恩又撇開這個談話，說到旁的事情了。

當他說到「對摺起來」的時候他的音調很像一個指揮官的口氣。

有時候梵娃拉是有她的特別的。洛地恩感覺到來到船上這些時候從沒有同雪林分開過，他沒有什麼機會來認識梵娃拉，認識她的狡猾技倆。她好像在顯露自己的心，在表示對於洛地恩無所隱瞞而且沒有怕洛地恩的必要，她只是很快活地工作。

洛地恩的大頭腦袋轉來轉去；他額上的兩棵肉疙瘩忽隱忽現；這是當他在一天終了口述着一日間的經過事略的時候。

「從……那叫做什麼？……佛斯克列遜斯基村起候……」

「我也要把「那叫做什麼」照打下來麼？」梵娃拉從容地問。

他看着她，她看着打字機。

「不，不，親愛的同志，像「那叫做什麼」這一類字句是用不着記下來的。」洛地恩慌張地囁嚅地說。

他立刻又轉回來繼續他的口述：

「從佛斯克列遜斯基村起碇，旗艦受岸上敵軍支隊的攻擊……」

梵娃拉停止了她那像驟雨般的打字，微笑着。

「怎麼？」

「洛地恩同志，你不能這樣說。」

「不能說什麼？」

「你不能說從……起碇，旗艦受攻擊。」

「你看怎麼說好就怎麼說。我知道你比我多念書，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來學文字了。」洛地恩大聲說。

他繼續打下去，一聲也不響；她一天天這樣打下去，像一架彩色自動機，不注意洛地恩，一點也不注意他，因此彼此間就像是……站在對敵的形勢。

眞是見鬼，兩天後洛地恩發現他所口述的，在原文被保留原意之下全被改正了。這是忍無可忍；這種難堪實在是不可容忍，因之……

「聽着，…這是怎麼回事？……請你最好不要這樣做。」

「什麼？」

「這些東西你全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做的。」洛地恩勉强說出。

梵娃拉現着非常驚駭。沒有人能想到她會這樣驚駭。

「我那裏做錯了？」

「不的。但是你打下來的全不是我所說的，字句不同，次序也不同……不是照我口述的……」

「是好些還是壞些呢？」

梵娃拉的確是驚駭住了，當然也感覺不痛快。她並沒有做錯事為什要責備她呢？但是洛地恩並不糊塗，他很清楚的見到她的驚駭，他只好笑起來，這一笑使他不得不勉强說：

「或者比較好一些，但是你不嫌自找煩麻嗎？」洛地恩含着諷刺的口氣。

啊！眞是好手！梵娃拉眼見弄花槍被揭破了，立刻變成光明磊落的樣子，把臉移近洛地恩一點點，使洛地恩明瞭，只要他願意他們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而且，坦白地，絲毫無隱藏無狡猾地笑了。

「親愛的洛地恩同志，我一點也不覺得麻煩，我一面記錄你的口述一面就能這樣做。…」

這事就這樣了結了。他很清楚她處處都要賣弄她的天才，以之抑低他而一再顯示她自己的優勝。

「我已經告訴你叫你把自己的學問蘊藏一些！如果你一定要賣弄你的學問，那末……」

洛地恩已經忘其所以了。他十分憤怒，要永遠制服這個年青的女人，因此對她宣佈沒有一事情能瞞得住一個委員的，表示他知道一切事情。他呼吸得很緊張，接着說：

「你可以把文法教給兵工廠副總監察布列克甫。……在天天傍晚……在船頭……」

但是梵娃拉只簡單地發出一聲大笑，把他的話給遮掩過去，他被壓抑了，顯得手足無措。她笑什麼呢？她是在船頭左邊？她以為旗艦委員不樂意她同察布列克甫無聊的聚會麼？如他對於察布列克甫所那樣想像的！其次他還想什麼！雖然到現在他的監視察布列克甫還不會有什麼不好的懷念。但是，他有點過火，過於無謂了。

然而，洛地恩在那裏聽過這發自內心的大

笑？他在那裏這樣眞切地看過那末雪白的一排牙齒的閃耀？天曉得爲什麼在他辦理這千鈞一髮，遼大，驚人的事業的時候，這一向會有這無關緊要的瑣事充滿了他的腦子！

如果沒有油槽船這回事件的話，洛地恩無疑的一定能把這些瑣屑事情從他的腦中驅逐出去。這事件這樣使他吃驚，卒而使他瑣屑的想念成了事實。

他們出乎意料的遇到了這個油槽船。奇怪，這船會沒有被白軍發現，沒有被客軍的巡邏隊燒掉。它停在一個荒僻的地方，而碇錨都安置得好好的，好像油槽船上的水手才離開它一個鐘頭，隨時都可以回來 。他們很小心的用小筏子去探視，發現有許多煤油，就決定來充實他們的藏油。旗艦在最後去添的油。

抽油裝置同器具損壞了，水手們修理了許多時候，身體弄到汚髒的，衣服也撕了，但是，取得了他們所需要的。當吱吱嚘嚘的抽油機吐出黑泉的時候 ，水手們聚集船頭各處來慶祝這個奇遇。有一個水手假裝角鬥作娛樂。他狠命的拖住自己的脖子，學鬥豬的樣子把自己掀得四肢朝天躺地下，把肩膀臂扭到頭下面，用背一滾，跳起來，又掀倒下去。最後一跌，跌到纜繩盤的圓圈裏，頭倒栽着立那中間，兩隻腳朝天竪着，像在澡盆裏一樣。水手們狂笑呼喊起來。

洛地恩同水手們一同站在船頭，注意到水手們的眼睛都抬起向甲板上看，然後像受了鼓勵一般，繼續着笑， 而且更加大聲。 他也向上一瞥眼。

梵娃拉在甲板上站在雪林旁邊，身子倚着欄杆，正向下瞧洛地恩。他看見雲林正在笑，他想一個司令能參預水手們的娛樂是多末好的事情，但是，吸引他的注意而聚集他的全部力量於一點上的并不是雪林的笑。

在日光照耀之下梵娃拉的眼睛同眉毛顯得更黑，而她的一排明晰的牙齒更來得眩耀奪目。她那發自內心的，溫軟的大笑的尖聲，特別高出於一羣男人噪如雷般的狂喊，分別得淸淸楚楚，這時她在船上的丰采，如出現在蔚靑的天上，呈露在洛地恩的頭頂（在她之上洛地恩看見的只有靑天），這立刻引起他隱隱約約的遙遠的回憶。是的，當她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穿着一身白色的船主衣服，在甲板欄杆上俯倚着，在洛地恩的頭頂，同現在的情景一點也不差 。那就是她，——是的，是的，那就是她，她曾經對洛地恩笑過，當洛地恩還是一個蠢孩子的時候，那時他正扔纜繩。那就是她，絕不是另外一個人。

那時就種下了根源，使他痛恨她那高傲的態度，她那風度，同她那雍容自若，冷淡，看不起人的談吐。那就是使他憎惡的原由——啊，他是多末討厭梵娃拉！那時就種下了根源，使他現在討厭她那肥滿的指頭，她的視望，討厭她那使人不能自持的迷魂的嘴，討厭她的背（不，當他想到她的背時並不覺得生氣），當她走出艙房門時肩胛骨老是那末微微的一縮。啊，啊，啊！那就是使洛地恩從許多年以前到現在一直受着莫明其妙的，不能寧靜的痛苦的根源。縱然在現在這千鈞一髮的時期，也使回想起從前這輕佻的女郎曾在馬車上對他點頭，而他只在後面說了一兩個字就此分別。最可惜的是他沒有說得更有氣力些，使她聽得明明白白的 ，使她公然受幾個字的玷辱。那時她是多末大膽的對他笑，而且現在她還是多末大膽，她是多麽大膽！洛地恩老早已經忘掉了那殘酷的片刻的邂逅，已經忘掉了那氣人刺心的痛苦，而現在他的痛苦又開始復燃。啊！洛地恩早已就在期待那一刻的來臨，只有一個根本

的，唯一的，永久的一決，使他可以不再思想一切事情，不再需求任何東西。

這早已期待的一刻立時就要來到。就在這一天的晚上。

艦隊的前導船觸上一個水雷，沈到河底去了。轟炸的響聲傳到旗艦上。

整個艦隊停下來聽候命令。

黎明的時候，一隻小汽艇同着一支陸戰隊前往偵察。

敵人已在全部退却中。敵人開始退却，他們同紅軍之間只有火光的聯繫，因爲他們沿路燒燬一切東西。

潮水冲着燒成黑炭的船骨。這些破碎的骨架就堆積在沙灘上，大風吹過鋼鐵的肋材嗚嗚地響。十幾隻船——三甲板汽船，躉船，樽船等等——飄集一處，火光照耀得如同水上城市。在夜間將領坐的游艇穿來穿去，燦爛輝煌得如同火炬。這些游艇穿插在充滿烏烟的紆迴城市中。各船的鐵肋上點得明明亮，燒燃着的木條像雨點般圍繞着它們。血紅的火花飛旋着，漸漸的破碎了，畢畢剝剝地消失在水中了。

河的下游飄浮着才掉水中的火炬，還在冒烟的木條，還有燒成黑炭的骸骨——成羣成隊燒焦的尸體。在沿岸叢林發出的沈痛音調中靜寂寂地一點聲也不作。

有時潮水把沙灘上燒焦的船隻冲到河心去，飄浮不一會兒撞上一隻水雷，它的骨架捲沒到水中去。在河灣的尖突處船的橫梁同鐵鍊積成了障壁，把水道封鎖起來，攜住了船的破片，障壁漸漸地一層一層加厚起來，把水流堵上了。

這一切的騷亂好像同人們全無關係。火燄自燃自滅，灰屑在空中飛舞，成羣燒燬的船飄流着，渦旋着，障壁形成了又沉下底去，——河流獨自無心地做着這些事。

最後一條極大的火帶從支流中浮現出來，橫斷了整個河，火光耀紅了全河面。水面浮着一層可怕的石油，在白天冒着藍烟，夜間發出紫光。

整個艦隊奉令退却。

旗艦讓其他的船先過去，它跟在後頭走。各船都準備開火，但是它們只能臨水不能當火；犧牲在現在是無目的的，因爲無論如何勝利是必然的，船後面跟着的燃燒的河就是勝利的表徵。

突然，他們所預料到的埋伏出現了：敵軍截斷了他們的後路。這埋伏有十分可能是偶然遇到的：也許是敗北的一支白軍在喪氣之下用他們殘餘的砲彈來攻擊敵人作爲負隅一鬥。但是，這時船上沒有人能測度得到敵人的攻擊能力有多大以及敵軍的計劃。他們只是準備開火，第一個砲火的接觸是迫在眉睫了。

第一砲的響聲是從河灣的堤背後來的，這時船在兩面平岸之間行駛，什麼也看不見。一股一股的青烟從堤背後冒起來，並不很密，而且老在一個地方。烟氣漸漸上升懶洋洋地消散在空中。這只有一尊砲在射擊，目的是要橫斷河流射一道砲火線。砲彈起先都落在右岸，後來落在左岸，最後開始落在水裏了。全部的船，除了旗艦以外全都無恙地通過炮火線。在河灣後列陣開始還擊。

雪林在搭在船的左方的發令台上觀戰。船長立在船的右方，一切都平平常常像每天的秩序一樣。有鬍鬚的領港師皺着眉從船窗裏向外探視；船頭的水手仍然拿竿插入水中，（船走得很慢，喊着水的深度）；梵娃拉像是頭等艙的乘客在大船中走動。這船上的委員洛地恩在檢閱隊伍後，站在離發令台附近。

忽然，滿船來一個很長的猛烈的震動。好像

是開足馬力撞到沙灘上。左方搭的發令台猛然傾倒一邊，震耳地砰的一聲送一個浪頭打到甲板上，滿甲板白色泡沫的水花。

發令台斷掉一半，一個光亮的傳話筒獨自伸突出來，欄杆彎了。雪林已經不在發令台上。

甲板上繼續好一會兒的沉寂。洛地恩拔步離開他站的地方，衝到電話機旁邊。

「停住！」他對着傳音管喊，把嘴貼緊送話口。立刻脫掉短衣。

「開倒車！」

「走慢些！」

他離開電話機，把短衣扔地上。電話筒裏傳出回話的聲音。

「對，你說的。」

洛地恩跨過彎曲的欄杆，立在船沿，兩隻脚穩穩地站在舷上，身子一擲跳進水去，兩手向頭前方伸直。

梵娃拉看到提[illegible]跑到發令台邊。緊緊的抱住欄杆，皺起眉毛，兩隻眼睜大大的看着平靜的河面。她的臉色慘白，嘴唇發抖。她緊抓住歪曲的欄杆，一手捏着拳頭直在欄杆上敲。她强狠狠的望着甲板上。水手們一無所動作。她的臉色漸漸越發顯得慘白了。她臉上耀人的鮮艷消失了，只竭力抑制住沒有哭得出來。

洛地恩的頭浮出水面。她看到他深深的換兩口氣又潛下去看不見了。

「小船，小船，快放小船！」梵娃拉尖嗓子叫喊着，一邊用她的眼四面張望找艦長。

艦長早已有準備了，水手們在船尾把滑輪放得憂憂的響，小船拍的一聲重重打在水面。洛地恩發亮的圓腦袋在附近船尾處現出水面。

洛地恩身子仰着，閉着眼張着大嘴，立刻雪林雪白的面孔出現在他的胸脯上。洛地恩抓住雪林，緊握住雪林的黑頭髮，自己泡在水裏仰在雪林下面，幾乎動也動不了。

當雪林被救到大船上來已經恢復知覺之後，知道他一點也沒有受傷。梵娃拉走向洛地恩。他看着好像瘦了些，水從他身上流下來像是小川。他的樣子顯得更傻氣可笑。

他的臉歪扭着，好像受了意外的創痛，這創痛使得她悲哀沮喪；他自己也不能了解這種創痛。她驚駭憂念地望着洛地恩。洛地恩看到她眼睛，那表情同他自己臉上歪扭的醜像是同樣的奇怪，可怕，立刻轉開向水手堆裏去了。

「這是騙人的，不是眞正打仗，他們已經困守起來，把自己關閉起來了。」洛他恩說。

砲彈打來之後他扭頭向砲彈的發射處望望。

這時一切都寧靜起來了……

這一天當梵娃拉在甲板上閒蕩的時候，聽到一堆一幫的水手在騷亂，她跑下去看看到底什麼事。

水手們團聚在倉庫邊，有一個人很可憐地哀求着；另一個人模模糊糊在罵。水手們交頭接耳的談論，擁擠着都要看門口邊的什麼。他們冷淡而不高興地讓開一條路給梵娃拉。

她看見察布列克甫跪在洛地恩面前，跪在倉庫房的門檻上，在他旁邊有一個小口袋，糖從口袋口流滿地。

「老天知道我喲！這裏沒有別的屋子。你也知道。倉庫堆得滿的；就沒有能放一袋米的屋子，這怎麼辦得到？你想我會破壞公共財產嗎？洛地恩同志！我的手爛掉，如果我……」察布列克甫在說。

洛地恩惡狠狠的望着察布列克甫，搖搖頭好像在思索。手上握住一把連珠手鎗。

「洛地恩同志！雪林同志請您！」梵娃拉忽

然叫出來。

她眼睛垂下來走開了。水手們閃路讓她走過去。她聽着她後面跟着洛地恩沉重的腳聲。上了甲板，洛地恩走近雪林的艙房的時候，梵娃拉說：

「不，不，上我的臥艙裏去。」

洛地恩走進她的臥艙，四面張望一下。

「你騙我？」他很粗暴地問。

「是的。」

他冷靜地瞧着她。她的態度能使人不能認識他了；沒有一點像清晨在船尾那樣引人反感的高傲樣兒。她要開始辯護，要乞求什麼事情了。他笑起來：

「什麼事？」

「我請求你不要對……察布列克甫……不要懲罰他……太重。」

「他是你什麼人？」

「什麼也不是的，不過我替他請求……」

「怎麼樣？」洛地恩催促。

「什麼也不是的，……我自覺得我自己跟在你身邊的人。」

啊！她又開始賣弄她的絕技，她仍然很自信她的誘惑能力，她……

「察布列克甫是——一個賊！」洛地恩肯斷地說。

「他是很可憐的，一個傻傢伙。」

「他並不是那末傻的人。」

「聽着。你如果把察布列克甫關起來……」梵娃拉開始沉重而低聲的說着，走向洛地恩。但是他打斷她的話。

「不要干預我的事情！」

「我求你……」

「你是什麼意思？……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乞求？……你願意替他受罰麼？」

洛地恩一句一句斬釘截鐵地說。他的眼睛合起一條縫瞧着她表示挑戰。

「是的？我願意替他受罰」，她輕巧地說着。

「誰替你受我的懲罰呢？」洛地恩問。顯着勝利地微笑，用譏諷的口氣。

自然，她再沒有什麼可說的！她知道她是得不到另外的援助了。她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只好信賴她常用的獨一無二的武器；把她那烏黑的眼珠的熱火表現給洛地恩看，還表現她那鮮艷健康的面頰，兩瓣分開的嘴唇的閃耀，她那壯實的肩的聳動。自然囉！這時她彎着腰，一直到使頭髮可以觸到洛地恩爲止，使得他可以感覺她臉上迷人心魂的溫暖，因此她更接近洛地恩，幾乎要接觸上他的嘴唇說這樣誕妄，出人意外的好聽的話：

「你，你自己要得替我受懲罰！」

啊！在這一刻間洛地恩是多末討厭她！他恁末能毀滅，搗碎，壓裂她的微笑，因之他永生也不能再看到的這樣的嘴，那樣的眼。啊！啊！

「眞是，什麼魔鬼！」他自語着。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顫動起來。早晨他臉上醜像兒又痛苦地，可怕地重復呈現在他的臉上。

他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的可憐的親愛的。」他又聽到這樣溫軟的音調，他勉强地挽回他的話：

「那是爲什麼？……我說……只能饒恕這一次……」

「親愛的人兒！我的心上人！我們說的半天話全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全不是我們所要求的。……」

「但是，那，那是你說的這些事情！」洛地恩幾乎要喊出來。但是立刻又做了旁的事情；他已經摟住了一個强健的身軀，而且，最後，他那不能安靜的暴燥，他的憎惡，他那極端的兇狠全毫無抵抗地被統治着了。

八月八日轉譯自蘇聯文學

原文献残缺